

國 學
小 叢
書

遼

金

元

文

學

史

著 者 吳 梅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
392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CHINA

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、典藏
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RO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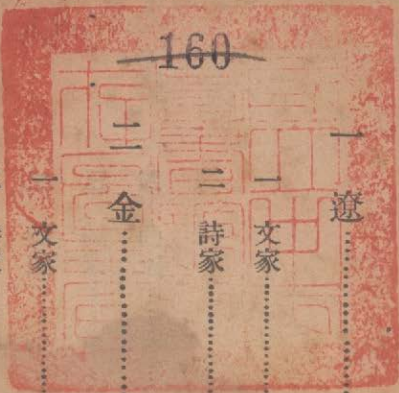
F 656

80

8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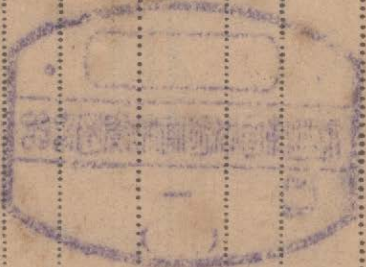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~~160~~



目次	一 遊	一 文家	二 詩家	二 金	一 文家	二 詩家	三 詞家	四 曲家

	一	三	四	二七	二九	五〇	七一	八一



南京 90363 025132

三元……………八五

一 文家……………八六

二 詩家……………九九

三 詞家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四 曲家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LIBRARY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遼金元文學史

一 遼

文字者。所以變鄙塞爲文明之具也。地球文明。以亞洲爲最古。亞洲文明。以中國爲最古。宋明以前。外部藩屬。一與中國交通。無不吸受中國之文明以去。漢則匈奴遣子入學。唐則日本繙譯五經。其盛者固無論矣。卽陵夷至於六朝晉宋之末。五胡金元鷹麟虎視。蹴踏我土地。奴隸我人民。而問其官制詞章。無不楷模於我先代。此何故哉。以鄙塞遇文明。欲不同化而不得也。遼之先本爲契丹。雄於朔方。自太宗建國。始號大遼。造邦本藉於干戈。致治不資於黼黻。五代會要云。後唐天成三年。王晏球等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。明宗命宣示羣臣。莫有識其文字者。契丹本無文記。惟刻木爲信。漢人陷蕃者。以隸書之半。就加增減。撰爲胡文。同光之後。稍稍有之。據此是遼本無文記。在後唐時已然。遼史文學傳序曰。太祖以兵略方內。禮文之事。固所未遑。及太祖入汴。取晉圖書禮器而北。然後制度漸修。至景

聖間。則科目聿興。駸駸崇儒之美。蓋遼雖起塞外。不識漢文。而首立孔子廟。太祖卽親祭孔子。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。其材藝有足稱者。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。故國多文學之士。原其所以能變儻野而爲文明。則始於太宗得石晉之燕雲十六州。盛於聖宗之與宋盟好。使命交通。由是中原文學之士仕於其朝。及奉使至彼者。日見其衆。彼亦自慚其畀鄙。遂漸捨棄其舊俗。而服從我中夏之文教矣。此種情狀。爲遼金元三朝所同。而遼其嚆矢也。

契丹開國。久於完顏。文教之彰。使命之美。亦與金元彷彿。惟據宋沈括夢溪筆談云。遼書禁甚嚴。傳入中國者法皆死。以致當日之記注典章。可裨國史者。求之簿錄家。不少概見。卽家集野乘。亦散佚無傳。今遼人遺書。止存龍龕手鑑焚椒錄星命總括三種。其詩文歷金元明三朝。無有爲之注意收拾者。至清乾隆時。海寧周春始輯遼詩話二卷。後有韓君小亭嘗手輯遼文存。自言大半得於荒原古社。蠶之餘。一刹那間。聞亦散亡。(見趙之謙沈氏論語孔注辨僞跋)至光緒中葉。江陰繆荃孫搜輯詩文六卷。亦名遼文存。吳縣王仁俊以上古至隋唐至明。皆有總集。惟五代及遼闕如。乃發憤先成遼文萃十四卷。繼見繆氏書。遂刪其所已刊者。復發篋陳書。搜闕補遺。刊爲七卷。民國八年。南海黃任恆

又掇拾叢殘。爲遼文最四卷。繼亦以有繆氏書。遂刪存爲遼文補錄一卷。諸君子竭其心力。抉隱扶微。洵爲耶律氏之功臣。今編遼代文學史。捨諸書亦無所取材矣。

(一) 文家

昔王漁洋語汪堯峯云。遼以制科取士。其間躋政府。登臚仕者甚衆。而考之列傳。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。其事迹不少概見。惟文學傳寥寥數人。豈制科之盡不足書耶。堯峯答云。此史臣失於紀載故也。遼金立國。規模不甚相遠。而金元人物文章。得元好問劉祁諸君子。遂能頡頏宋元之間。夫子曰。文獻不足。杞宋無徵。正爲是歟。然經乾嘉後學者。一再蒐羅。未嘗不燦然可觀。今爲整齊而彙列之。亦足爲遼朝人士一雪此言矣。

道宗宣懿皇后蕭氏。幼能誦詩。旁及經子。其行事與詩尤有關係。詳見於後詩家內。然其文亦有非當時諸人所能及者。今錄其諫道宗馳獵疏云。妾聞穆王遠駕。周德用衰。太康佚豫。夏社幾危。此遊畋之往戒。帝王之龜鑑也。頃見駕幸秋山。不閑六御。特以單騎從禽。深入不測。此雖威神所屆。萬靈自爲擁護。倘有絕羣之獸。果如東方所言。則溝中之豕。必敗簡子之駕矣。妾雖愚闇。竊爲社稷憂之。惟陛

下尊老氏馳聘之戒。用漢文吉行之旨。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。文僅百二十餘言。而詞意並茂。有宋人所不及者。謂非山川靈秀之氣。獨鍾於后不可也。

耶律果囉善屬文。聖宗重之。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。將奔女直國。果囉追及奴。殺之。阿古自經。阿古母有寵於太后。太后怒。殺之。人多冤之。在獄著兔賦寤寐歌。爲世所稱。

耶律庶成字喜隱。小字辰祿。幼好學。書過目不忘。善遼漢文字。於詩尤工。重熙初。累遷樞密直學士。與蕭罕嘉努各進四時逸樂賦。帝嗟賞。初。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。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。偕林牙蕭罕嘉努等撰實錄及禮書。有詩文行於世。今已佚。

耶律庶箴字辰富。庶成弟也。善屬文。官都林牙。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。我朝創業以來。法制修明。惟姓氏止分爲二。耶律與蕭而已。始太祖制契丹大字。取諸部鄉里之名。續作一篇。著於卷末。臣請推廣之。使諸部各立姓氏。庶男女婚媾。有合典禮。帝不聽。嘗寄誠諭詩與子富魯。

耶律富魯字努展。庶箴子也。幼聰悟好學。甫七歲。能誦契丹大字。習漢文。未十年。博通經籍。重熙中。舉進士第。尋命爲牌印郎君。應詔賦詩。立成以進。帝嘉賞。顧左右曰。文才如此。必不能武事。富魯奏

曰。臣自蒙義方。兼習騎射。帝未之信。會從獵。三矢中三兔。帝益奇之。是時父庶箴嘗寄誠諭詩。富魯答以賦。衆稱其典雅。清寧初卒。

耶律昭字述寧。博學善屬文。蕭達林爲西北招討使。愛之。禮致門下。問曰。今軍旅甫罷。三邊晏然。惟準布伺隙而動。討之則路遠難至。縱之則邊民被掠。增戍兵則餽餉不給。欲苟一時之安。不能終保無變。計將安出。昭以書答曰。竊聞治得其要。則仇敵爲一家。失其術。則部曲爲行路。夫西北諸部。每當農時。一夫爲偵候。一夫治公田。二夫給紮官之投。大率四丁無一室處。芻牧之事。仰給妻孥。一遭寇掠。貧窮立至。春夏振恤。吏多雜以糠粃。重以掊克。不過數月。又復告困。且畜牧者富國之本。有司防其隱沒。聚之一所。不得各就水草便地。兼以逋亡戍卒。隨時調補。不習風土。故日瘠月損。馴致耗竭。爲今之計。莫若振窮薄賦。給以牛種。使遂耕穫。置游兵以防盜掠。頒俘獲以助伏臘。散畜牧以就便地。期以數年。富強可望。然後簡練精兵。以備行伍。何守之不固。何動而不克哉。然必去其難制者。則餘種自畏。若捨大而謀小。避強而攻弱。非徒虛費財力。亦不足以威服其心。此二者利害之機。不可不察。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。在德不在衆。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。休格以五隊敗曹彬十萬。良由恩結士心。得

其死力也。閣下膺非常之遇。專方面之寄。宜遠師古人。以就勳業。上觀乾象。下盡人謀。察地形之險易。料敵勢之虛實。慮無遺策。利施後世矣。達林然之。此書雅健。有西漢晁賈之風。惜不多見。

耶律孟簡字復易。性穎悟。六歲。父璵嘉努晨出獵。俾賦曉天星日詩。孟簡應聲而成。父大奇之。既長。善屬文。太康初。樞密使耶律伊遜以姦險竊柄。出爲中京留守。孟簡表賀。未幾。伊遜復舊職。銜之。謫巡磁窯關。時雖以讒見逐。不形辭色。遇林泉勝地。終日忘歸。明年流保州。及聞皇太子被害。不勝哀痛。以詩傷之。作放懷詩二十首。自序云。禽獸有哀樂之聲。螻蟻有動靜之形。在物猶然。況於人乎。然賢達哀樂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。易曰。樂天知命。故不憂。是以顏淵箪瓢自得。此知命而樂者也。予雖流放。以道自安。又何疑耶。太康中。始歸鄉里。詣闕上表曰。本朝之興。幾二百年。宜有國史。以垂後世。乃編耶律赫魯烏哲休格^①三人行事以進。上命置局編修。孟簡謂餘官曰。史筆天下之大信。一言當否。百世從之。苟無明識。好惡徇情。則禍不測。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。可不慎歟。孟簡史識既高。文亦雅澹。有法。惜乎其詩之無傳也。

耶律唐古字敵隱於越。屋質之庶子。廉謹善屬文。統和二十四年。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。又

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。太后嘉之。重熙間。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。四年致仕。乞勒其父功於石。卒年七十八。

耶律氏。太師適魯之妹。小字常格。幼爽秀。有成人風。及長。操行修潔。自誓不嫁。能詩文。不苟作。讀通歷。見前人得失。歷能品藻。咸雍間。作文以述時政。其略曰。君以民爲體。民以君爲心。人主當任忠賢。人臣當去比周。則政化平。陰陽順。欲懷遠則崇恩尚德。欲強國則輕徭薄賦。四端五典。爲治教之本。六府三事。實生民之命。淫侈可以爲戒。勤儉可以爲師。錯枉則人不敢詐。顯忠則人不敢欺。勿泥空門。崇飾土木。勿事邊鄙。妄費金帛。滿當思溢。安必慮危。刑罰當罪。則民勸善。不寶遠物。則賢者至。建萬世磐石之業。制諸部強橫之心。欲率下則先正身。欲治遠則始朝廷。上稱善。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愛其才。屢求詩。常格遺以回文。伊遜知其諷己。銜之。太康三年。皇太子坐事。伊遜誣以罪。按無迹。獲免。及太子被害。不勝哀痛。年七十。卒於家。按中國女子能爲麗辭者。代有其人。其能留意於國政者。實鮮。常格此文。納誨陳善。不亞於懿德后之諫獵疏。何遼邦閨閣之多才也。

蕭罕嘉努。字糾堅。納喇部人。中書令安圖之孫。少好學。弱冠入南山讀書。博覽經史。通遼漢文字。

重熙初。同知三司使事。四年。遷天成軍節度使。徙彰愍宮使。與宗興語。才之。命爲詩友。嘗從容問曰。卿居外有異聞乎。對曰。臣惟知炒栗。小者熟則大者必生。大者熟則小者必焦。使大小均熟。始爲盡美。不知其他。蓋嘗掌栗園。故託栗以諷諫。帝大笑。詔作四時逸樂賦。帝稱善。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。罕嘉努對策甚美。文長不錄。擢翰林都林牙。兼修國史。仍詔諭之曰。文章之職。國之光華。非才不用。以卿文學。爲時大儒。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。自是日見親信。每入侍賜坐。遇勝日。帝與飲酒賦詩。以相醕酢。雖諧謔。不忘規諷。詔與耶律庶成錄約尼汗至重熙以來事迹。集爲二十卷。進之。復被詔博考經籍。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。可行於世。不繆於古者。撰成三卷。進之。又詔譯諸書。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敗。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。拜歸德軍節度使。召修國史。卒年七十二。有六義集十二卷。行於世。今佚。

李澣字日新。幼聰敏。慕王楊盧略爲文章。初仕晉。爲中書舍人。晉亡歸遼。授翰林學士。屢遷工部侍郎。時兄濤在汴。爲翰林學士。密遣人召澣。澣易服夜出。至涿。爲微巡者所得。送南京下吏。帝欲殺之。樞密使高勳救止之。屢言於上曰。澣富於文學。方今少有倫比。若留掌詞命。可以增光國體。帝令禁錮於奉國寺。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。高勳曰。非李澣無可秉筆者。詔從之。文成以進。上悅。釋囚。尋加宣政

殿學士卒。陶岳五代史補載其軼事曰：李澣有逸才，每作文，則筆不停輟，而性嗜酒。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，自以才不逮澣，於是召澣飲，俟其酣，使代筆，經宿而成。凡一萬五千字，莫不詞理典贍。凝式歎服。蘇易簡續翰林志亦稱其詞藻特麗，俊秀不羣。卽澣文之價值可知矣。惜其所著丁年集十卷，今已不傳。

王鼎字虛中，涿州人。幼好學，居太寧山數年，博通經史。清寧五年，擢進士第。累遷翰林學士，當代典章多出其手。上書言治道十事，帝以鼎達政體，事多咨訪。坐事下吏，杖黥奪官，流鎮州。居數歲，召還復其職。乾統六年卒。鼎爲焚椒祿，記懿安后被誣事甚悉。後人有疑其不出於鼎手者，然錄中節目多與遼史符合，未可武斷爲僞也。今錄其自序云：鼎於咸太之際，方侍禁近，會有懿德皇后之變。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，互爲證足。遂使懿德蒙被淫醜，不可湔浣。嗟嗟！大墨蔽天，白日不照。其能戶說以相白乎？鼎婦乳媪之女蒙哥，爲耶律乙辛寵婢，知其奸構最詳，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，更有加於媪者。因相與執手，歎其冤誣，至爲涕淫淫下也。觀變以來，忽復數載，頃以待罪可敦城，去鄉數千里，視日如歲。觸景興懷，舊感來集，乃直書其事，用竣後之良史。若夫少海翻波，變爲險陸，則有司徒公之

實錄在。此序作於大安五年春三月。同時又作固安縣固城村謝家莊石橋記云。噫。舊立徒杠。尚有常節。故雨畢除道。水涸成梁。弗可闕已。過是未修。或修之不謹。則其爲害也非細焉。若官司失豫備。則民下得蚤圖。亦救弊之一端也。固安坤隅一舍內有謝家莊。爲近川流。恆苦湫下。每春澤未透。秋潦尙渟。則此河壩。大爲坎窞。使人病涉。馬還溼。雖魏汾沮洳。荆土塗泥。不是過也。並由習慣。止務因循。致茲險阻之深。無有坦夷之望。慢防且久。改作者誰。則我邑主優婆夷實其人也。邑主事張姓。閻氏。自爲女爲婦。爲母以來。孝敬慈柔。鄉□藉甚。固不待言說而後知其美也。及稱未亡。見諒之死。以家二女。選壻同居。感之悅之。俱同和順。故其興利。若一心焉。每自出財。或他與力。前後鑄辦洪鐘一口。起建佛殿三間。疊成□路一十里。總其始終有立。雖勇毅英雄。蔑以加矣。惟茲遠慮。尙未速成。似有待而然也。以爲沛然莫之禦者。水爲大。確乎不可拔者。石爲堅。與其多易而致難。曷若暫勞而享逸。由是一之曰規。斷岸計橫流。二之曰就。它山下文礎。雲隨根至。天與骨來。相繼十霜。才及百兩。猶未畢其願也。會有涿州西七里小馬村成濟聞之。惠然來助。自時緣感。特異往初。老幼相呼。遠近□至。上疊碕岸。旁壓需泥。有同下坂以走丸。並欲挾山而超海。望之玉立。地歛變於寶巖。過□砥平。人咸疑其化出。自非悠久。顯得經

營。則何以發自至誠。形於吉夢。得人爲助。不日告成。若是之速邪。橋旣成。又求文於下走。欲其同會。各錄本名。如過見千佛之比。用齊坤厚。永不墜焉。鼎本生長中原。故其文具有唐代風格。

劉輝好學。善屬文。疏簡有遠略。壽隆二年。上書曰。宋歐陽修編五代史。附我朝於四夷。妄加貶訾。且宋人賴我朝寬大。許通和好。得盡兄弟之禮。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。恬不經意。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迹。詳附國史。上嘉其言。遷禮部郎中。詔以賢良對策。輝言多中時病。擢史館修撰卒。

馬得臣南京人。好學博古。善屬文。累遷政事舍人。翰林學士。聖宗卽位。兼諫議大夫。知宣徽院事。時擊鞠無度。上書諫曰。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。隋季書生。向不遇太宗。安能爲一代名相。臣雖不才。陛下在東宮。幸列侍從。今又得侍聖讀。未有裨補聖明。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。臣請略陳之。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。罷則挽輦至內殿。玄宗與兄弟歡飲。盡家人禮。陛下嗣祖考之祚。躬侍太后。可謂至孝。臣更望定省之餘。睦六親。加愛敬。則陛下親親之道。比隆二帝矣。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。數引公卿講學。至於日昃。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。以隆文治。今陛下游心典籍。分解章句。臣願研究經理。深造而篤行之。二帝之治。不難致矣。臣又聞太宗射豕。唐儉諫之。玄宗臂鷹。韓休言之。二帝莫不樂從。今陛

下以毬馬爲樂。愚臣思之。有不宜者三。故不避斧鉞言之。竊以君臣同戲。不免分爭。君得臣愧。彼負此喜。一不宜。躍馬揮杖。縱橫馳騫。不顧上下之分。爭先取勝。失人臣禮。二不宜。輕萬乘之尊。圖一時之樂。萬一有銜勒之失。其如社稷太后何。三不宜。倘陛下不以臣言爲迂。少賜省覽。天下之福。羣臣之願也。書奏。帝嘉歎良久。未幾卒。贈太子太保。按此書雅健近漢人。故亟錄之。

蕭孝穆小字和爾沁。淳欽皇后弟。廉謹有禮法。官宰相樞密使。封燕秦吳楚齊國王。雖椒房親。位高益畏。所薦拔皆忠直士。時稱爲國寶臣。目所著文曰寶老集。今不傳。

李宣仲官知冀州軍事判官。文林郎。試祕書省校書郎。盤山志載其盤山祐唐寺創建講堂碑銘云。峭壯靈峯。創興華宇。式開講肆。用陳法侶。物置人多。利圓三寶。庶幾乎作善之祥。傳名曠古。又固安縣志載涿州鄉貢進士張希顏重修法華寺募緣碣。有云。時遷歲暮。隳殘蟠竦之梁。雨壤風摧。打碎鶻鶩之瓦。又云。若抽鵝眼之資。必值龍華之會。初唐四傑之遺響也。

韓昉字公美。燕京人。仕遼累世通顯。天慶二年。中進士第一。補右拾遺。後仕於金。在禮部七年。凡朝廷典章制度。或因或革。皆經其擘畫。官至開府儀同三司。昉雖貴。書未嘗去手。善屬文。最長於詔冊。

作太祖睿德神功碑。當世稱之。

僧行均字廣濟。俗姓于氏。著龍龜手鑑四卷。沙門智光字法炬者爲作序云。夫聲明著論。乃印度之宏綱。觀迹成書。實支那之令躅。印度則始標天語。厥號梵文。載彼貫線之花。綴以多羅之葉。開之以字緣字界。分之以男聲女聲。支那則創自軒轅。制於沮誦。代結繩於既往。成進牘以相沿。辨之以會意象形。審之以指事轉注。洎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。程邈變小篆爲隸書。蔡邕刊定於石經。東哲網羅於竹簡。九流競騖。若百谷之朝宗。七略遐分。比衆星之拱極。尋源討本。備載於埤蒼廣蒼。協律諧聲。咸究於韻英韻譜。專門則字統說文。開牖則方言國語。字學於是昭矣。矧復釋氏之教。演於印度。澤布支那。轉梵及唐。雖匪差於性相。披教悟理。而必正於名言。名言不正。則性相之義差。性相之義差。則修斷之路阻矣。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。準的先儒。導引後進。輝以寶燭。啓以隨函。郭彥但顯於人名。香嚴惟標於寺號。流傳歲久。鈔寫時訛。寡聞則莫曉。是非。博古則徒懷惋歎。不逢敏達。孰爲編修。有行均上人字廣濟。俗姓于氏。派演青齊。雲飛燕晉。善於音韻。閑於字書。觀香嚴之不精。寓金河而載緝。九仞功績。五變炎涼。具辨宮商。細分喉齒。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。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。并注總

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。無勞避席。坐奉師資。詎假擔簦。立祛疑滯。沙門智光利非切玉。分忝斷金。辱彼告成。兼命序引。推讓而寧容開筆。俯仰而強爲抽毫。矧以新音。徧於龍龕。猶手持於鸞鏡。形容斯鑿。妍醜是分。故目之曰龍龕手鑑。總四卷。以平上去入爲次。隨部復用列之。又撰五音圖式。附於後。庶力半功倍。垂益於無窮者矣。行均之書。既有功於小學。而智光此序。亦復詳贍雅飭。無慚作者。方外多才。正未可輕視也。

(二) 詩家

唐宋元明詩俱有總集。卽金與遼同起朔方。而金有元遺山之中州集。一代詩人。燦然可觀。遼之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。咸通音律。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。饒歌橫吹樂。侍從諸臣多淹通風雅。特以無人爲之綴緝。以致後世無傳。海寧周春輯遼詩話二卷。極盡搜羅之能事。惟蕪雜亦所不免。今擇而取之。一時朝野彬彬之風。猶可想見焉。

聖宗諱隆緒。小字文殊努。景宗長子。幼喜書翰。十歲能詩。既長。精射法。曉音律。好繪畫。契丹國志云。聖宗好讀唐貞觀事要。至太宗明皇實錄。則欽服。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集。召番臣等讀之。又喜

吟詩。御製曲百餘首。宋仁宗時有使遼者。見其傳國璽詩云。一時製美寶。千載助興王。中原既失鹿。此寶歸北方。子孫宜慎守。世業當永昌。又有樂天詩集是吾師之句。

興宗諱宗真。小字濟古爾。聖宗長子。幼而聰明。長而魁偉。好儒術。通音律。重熙五年四月。幸后弟蕭無曲第。曲水泛觴賦詩。九月獵黃花山。獲熊三十六。十月幸南京。御元和殿。以日射三十六熊。賦幸燕詩。試進士於廷。帝幸禮部貢院。及親試進士。皆張儉發之。進見不名。賜詩褒美。六年六月。賜南院大王耶律和觀袞命。上親爲製詩詞。並賜詩以寵之。七月。以皇太后重元生子。賜詩及寶玩器物。二十四年二月。召宋使釣魚賦詩。北樞密使蕭惠請老。封魏國王。遇生日。輒賜詩。以示尊寵。

道宗諱洪基。字納琳。小字察喇。興宗長子。清寧二年二月。以興宗在時生辰。宴羣臣。命作賦詩。三月。御製放鷹賦。賜羣臣。諭任臣之意。三年八月。帝以君臣同志。華夷同風。詩進皇太后。六年五月。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。仍命白爲序。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大安元年。嘗賜詩褒北院樞密副使耶律幹特刺。相臣李儼嘗作黃菊賦以獻。道宗作詩題其後。以賜之。曰。昨日得卿黃菊賦。碎翦金英填作句。袖中猶覺有餘香。冷落西風吹不去。又釋明河補續高僧傳。載法均族里失詳。清寧中。被徵較定。

諸家章抄歸隱馬鞍山。咸雍間。遼主渴思一見。待以師禮。寵以詩章。有行高峯頂松千尺。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。

道宗宣懿皇后蕭氏。小字觀音。樞密使蕭惠之女。姿容冠絕。工詩。善談論。自製歌詞。尤善琵琶。重熙中。道宗王燕趙。納爲妃。清寧初。立爲懿德皇后。後爲姦臣耶律伊遜張孝傑等誣奏賜死。乾統初。追謚宣懿皇后。遼史拘於體例。載后事甚略。而王鼎焚椒錄則言之頗詳。云清寧二年八月。上獵秋山。后率妃嬪從行在所。至伏虎林。命后賦詩。后應聲曰。威風萬里壓南邦。東去能翻鴨綠江。靈怪大千俱破膽。那教猛虎不投降。上大喜。出示羣臣曰。皇后可謂女中才子。三年。和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。后應制屬和曰。虞廷開盛軌。王會合奇琛。到處承天意。皆同捧日心。文章通各蠡。聲教薄雞林。大字看交泰。應知無古今。上尤長弓馬。常馳入深林。遼谷。后上疏諫。上頗厭遠。咸雍之末。希得幸御。后因作詞曰。回心院。被之管絃。以寓望幸之意。其詞曰。掃深殿。閉久金鋪暗。游絲絡網塵作堆。積歲青苔厚。階面掃深殿。待君宴。拂象牀。憑夢借高唐。敲壞半邊知妾臥。恰當天處少輝光。拂象牀。待君王。換香枕。一半無雲錦。爲是秋來展轉多。更有雙雙淚痕滲。換香枕。待君寢。鋪翠被。羞殺鴛鴦對。猶憶當時叫合歡。而今

獨覆相思塊。鋪翠被。待君睡。裝繡帳。金鉤未敢上。解卻四角夜光珠。不教照見愁模樣。裝繡帳。待君眠。疊錦茵。重重空自陳。只願身當白玉體。不願伊當薄命人。疊錦茵。待君臨。展瑤席。花笑三韓碧。笑妾新鋪玉一牀。從來婦歡不終夕。展瑤席。待君息。剔銀燈。須知一樣明。偏是君來生彩暈。對妾故作青熒熒。剔銀燈。待君行。燕薰爐。能將孤悶蘇。若道妾身多穢賤。自沾御香香徹膚。燕薰爐。待君娛。張鳴箏。恰恰語嬌鶯。一從彈作房中曲。常和窗前風雨聲。張鳴箏。待君聽。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。獨伶官趙惟一能之。耶律伊遜因誣后與惟一通。欲乘此害后。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。陰使宮婢單登乞后手書。給后曰。此宋國忒里蹇所作。更得御書。便稱二絕。后讀而喜之。既爲手書一紙。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絕云。宮中只數趙家妝。敗雨殘雲誤漢王。惟有知情一片月。曾窺飛燕入昭陽。伊遜得書。遂構詞命登等陳首。以十香詞爲證。上大怒。命張孝傑與伊遜窮治其獄。獄既具。上猶未決。指懷古一詩曰。此是皇后罵飛燕也。如何便作十詞。孝傑進曰。此正皇后懷惟一耳。上問曰。何以知之。孝傑曰。宮中只數趙家妝。惟有知情一片月。包趙惟一三字也。上意遂決。勅后自盡。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。不許。乃望帝所而拜。作絕命詞。遂閉宮自經。年三十有六。聞者莫不冤之。清徐鉉詞苑叢談云。蕭后回心院詞。怨而不

怒。深得詞家含蓄之意。斯時柳七之調。尙未行於北國。故蕭詞大有唐人遺意也。

按十香詞世所豔稱。然實爲伊遜命他人所作。今附錄如左。青絲七尺長。挽作內家裝。不知眠枕上。倍覺綠雲香。紅綃一幅強。輕闌白玉光。試開胸探取。尤比顛酥香。芙蓉失新豔。蓮花落故裝。兩般總堪比。可似粉腮香。螭蟻那足並。長須學鳳凰。昨宵歡臂上。應惹領邊香。和羹好滋味。送語出宮商。定知郎口內。含有煖甘香。非關兼酒氣。不是口脂芳。卻疑花解語。風送過來香。旣摘上林蕊。還親御苑桑。歸來便攜手。纖纖春筍香。鳳韉拋合縫。羅襪卸輕霜。誰將煖白玉。雕出軟鈎香。解帶色已戰。觸手心愈忙。那識羅裙內。消魂別有香。咳唾千花釀。肌膚百和裝。元非噉沈水生。得滿身香。

天祚文妃蕭氏。小字色色。國舅大父房之女。幼選入宮。聰慧閑雅。工文墨。善詩歌。天祚卽位。册爲文妃。女直旣強。日見侵迫。帝畋遊不恤。忠臣多被疏斥。妃作歌諷諫。其詞曰。勿嗟塞上兮。暗紅塵。勿傷多難兮。畏強隣。不如塞姦邪之路兮。選取賢臣。直須臥薪嘗膽兮。激壯士之捐身。可以朝清漠北兮。夕枕燕雲。又歌曰。丞相來朝兮。劍佩鳴。千官側目兮。寂無聲。養成外患兮。嗟何及。禍盡忠臣兮。罰不明。親

戚並居兮藩屏位。私門潛畜兮爪牙兵。可憐往代兮秦天子。猶向宮中兮望太平。天祚見而銜之。後爲元妃兄蕭奉先所誣賜死。

東丹王名貝。小字托雲。太祖長子。幼聰明好學。神冊元年春。立爲皇太子。時太祖問侍臣曰。受命之君。常事天敬神。有大功德者。朕欲祀之。何先。皆以佛對。太祖曰。佛非中國教。貝曰。孔子大聖。萬世所尊。宜先。太祖大悅。卽建孔子廟。詔皇太子春秋釋奠。太祖破渤海大誣譏。改其國曰東丹。以貝爲人皇王。主之。仍賜天子冠服。建元甘露。太祖將還。貝作歌以獻。後讓位於太宗。太宗旣立見疑。以東平爲南京。徙貝居之。置衛士陰俟動靜。貝旣歸國。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。起書樓於西宮。作樂田園詩。唐明宗聞之。使人跨海持書密招貝。貝謂左右曰。我以天下讓主上。今反見疑。不如適他國。以成吳太伯之名。立木海上刻詩曰。小山壓大山。大山全無力。羞見故鄉人。從此投外國。攜高美人。載書浮海而去。至汴見明宗。賜姓東名慕華。復賜姓李名贊華。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。貝密報太宗曰。從珂弒君。盍討之。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王。加兵於洛。從珂欲自焚。召貝與俱。貝不從。遂害之。世宗卽位。謚讓國皇帝。初。市書至萬卷。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。通陰陽。知音律。精醫藥。砭熅之術。工遼漢文章。嘗譯陰

符經。善畫本國人物。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。皆入宋祕府。

平王隆先字團隱。東丹王子也。景宗卽位。始封平王。未幾兼政事令。留守東京。數薦賢能之士。爲人聰明。博學能詩。有閬苑集行於世。今不傳。

寧王長沒字和魯。董妃甄氏所生。世宗第三子也。敏給好學。通契丹漢字。能詩。保寧八年。奪爵貶烏古部。賦放鶴詩。徵還。統和九年。應太后命賦移芍藥詩。

耶律學古字伊實揚。穎悟好學。工譯鞮及詩。乾亨元年。宋旣下河東。乘勝侵燕。學古受詔往援。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。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。學古擒其將領。自是與潘美各守邊約。無相侵軼。民獲安業。以功爲特哩袞。是祭彤羊祜之流亞也。

耶律資忠字烏延。小字札拉。博學工詞章。年四十未仕。聖宗知其賢。召補宿衛。數問以古今治亂。資忠對無隱。眷遇日隆。初。高麗內屬。取女直六部地以賜。至是貢獻不時至。詔資忠往問故。高麗無歸地意。由是權貴數短於上。出爲上京副留守。四年。再使高麗。留弗遣。資忠每懷君親。輒有著述。號西亭集。帝與羣臣宴。時一記憶。曰。資忠亦有此樂乎。後以爲林牙。知特哩袞事。終昭德軍節度使。天祚第二

子雅里。每取唐貞觀政要。與資忠所作治國詩。令侍從讀之。其詩之足以感發人可知。惜西亭集今已不傳矣。

耶律韓留字索紐。有明識。篤行義。工爲詩。性不苟合。爲樞密使蕭嘉哩所沮。重熙四年。召爲北面林牙。詔進述懷詩。上嘉歎。方將大用。遽卒。

耶律辰嘉努字綿辛。重熙中。補牌印郎君。會太后生辰。進詩獻馴鹿。太后嘉獎。賜珠三球。雜綵二百段。清寧初。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。王時年九歲。帝悅。辰嘉努應制進詩。帝喜。解衣以賜。官至節度使。年八十卒。

耶律古雲字糾堅。沖澹有禮法。工文章。官至南院大王。興宗命爲詩友。數問治要。多所匡建。奉詔與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迹。及諸帝實錄。未成而卒。

耶律良字錫納。讀書醫巫閭山。學旣博。將入南山肄業。友人止之曰。爾無僕御。馳驅千里。縱聞見過人。年亦垂暮。今若卽仕。已有餘地。良曰。窮通命也。非爾所知。不聽。留數年而歸。重熙中。修起居注。會獵秋山。良進秋遊賦。上嘉之。清寧中。上幸鴨子河。作捕魚賦。由是恩遇稍隆。遷知制誥。奏請編御製詩。

文。目曰清寧集。上命良詩爲慶會集。親製其序。官至知中京留守事。追封遼西郡王。諡忠成。

耶律儼字若思。析津人。本姓李。儀觀秀整。經籍一覽成誦。好學有詩名。登咸雍進士第。歷官至知樞密院事。封越國公。修皇朝實錄七十卷。乾統六年。封漆水郡王。薨諡忠懿。

耶律純於政和二年使高麗。傳其國禪師星命之學。著星命祕訣四卷。自序云。源髓老人得之於元齋。元齋得之於海上異人。有高麗國師賦。其步天警句有云。得富非難得壽難。壽星須把令星看。令星若是逢生旺。壽算巍巍等泰山。且說夫星是尅星。高強必是聘賢人。若居父母并兄弟。端的因親上致親。亦詩之流也。

王鼎仕履見前。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。適上已。與同志祓禊水濱。酌酒賦詩。鼎偶造席。唐俊見鼎樸野。置下坐。欲以詩困之。先出所作索賦。鼎援筆立成。唐俊驚其敏妙。因與定交。流鎮州。居數歲。有赦。鼎獨不免。會守臣召鼎爲賀表。因以詩貽使者。有誰知天雨露。獨不到孤寒之句。上聞而憐之。卽召還復其職。

蕭勞古國舅少父房之族。以善屬文。爲聖宗詩友。

蕭柳字圖們。淳欽皇后弟。多智能文。膂力絕人。嘗伐宋爲先鋒。柳好滑稽。雖君臣燕飲。談諧無所忌。時人比之俳優。耶律觀音努集柳所著詩千篇。目曰歲寒集。今已佚。

劉經（一作京）爲政事舍人。奉使至宋。路中有野韭可食。味絕佳。作詩云。野韭長猶嫩。沙泉淺更清。有集四十卷。今佚。

張儉宛平人。統和十四年。舉進士第一。官至左丞相。太師中書令。封韓陳南國王。開泰五年秋大獵。虎將犯蹕。陳昭袁捉虎兩耳騎之。拔佩刀殺之。上命儉及呂德懋賦詩以美之。

杜防涿州歸義人。擢進士甲科。官至右丞相。加尙父。重熙二十一年秋。祭仁德皇后。詔詞臣賦詩。防爲魁。賜金帶。

楊佶字正叔。南京人。幼穎悟異常。讀書自能成句。弱冠聲名藉甚。統和二十四年。舉進士第一。累遷翰林學士。文章號得體。宋遣梅詢賀千齡節。詔佶迎送。多唱酬。詢每見稱賞。後居相位。致仕卒。有登瀛集五卷行於世。今佚。

蕭鐸盧幹字撒板。幼警悟異常兒。及長。好學善屬文。有才幹。年三十始仕。爲朝野推重。伊遜誣以

罪。謫戍西北部。在戍十餘年。始得還鄉里。屏居謝人事。一日。臨流聞雉鳴。三復孔子時哉語。作古詩三章見志。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。不減古人。卒贈節度使。

劉三澱河間人。慎行子也。第進士。尙主爲駙馬都尉。嘗獻一矢斃雙鹿賦。聖宗嘉其瞻麗。與公主不諧。奔宋歸。殺之。劉燾儒林公議云。三澱攜嬖妾。挈一子。投宋廣信軍。情詞悲切。自言主兇狠。必欲殺其妾與子。故歸。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。復爲詩自陳云。雖慚滂勺赴滄溟。仰訴丹衷不爲名。寅分星辰將降割。兌方疆寓卽交兵。春秋大義惟觀釁。王者雄師但有征。救得燕民歸舊主。免於通問自稱兄。遼屢移文求索。宋恐開邊釁。乃遣人拘送還遼。詩人之不幸如是。

馬堯俊。據文昌雜錄云。元豐三年十二月一日。高麗正徽生辰。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。留仙賓館。俊獻徽詩云。始從鉤裂海東天。世世英雄稟自然。掌上寶符鈐造化。胸中神劍畫山川。太宗莫取龍州道。煬帝難乘鴨綠船。真是金輪長理國。豈論八萬四千年。徽以錦綉八百匹爲謝云。

馬希白。咸雍六年九月。上幸藕絲淀。以希白詩才敏妙。十吏書不能給。召試之。

孟初官中書舍人。東國史略載其軼事云。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。遼遣初來賀生辰。兵部員外郎

金緣爲館伴。初見其年少。頗易之。一日。並轡出郊。雷始霽。初唱云。馬蹄踏雪乾雷動。緣卽對曰。旗尾翻風烈火飛。初愕然曰。眞天才也。由是情好日篤。相唱和。及別。解金帶贈之。

左企弓字君財。薊人。讀書通左氏春秋。天祚時宰相。降金。金人旣定燕。欲從宋割地初約。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。又見劉延慶敗走。企弓因獻詩曰。君王莫聽涓燕議。一寸山河一寸金。金主初不聽。卒昇宋。然陰有敗盟之意矣。

馬賢良不詳其顛末。封氏編年云。宣和四年十月。郭藥師等以常勝軍入燕城。馬賢良者獻詩云。聞說將軍曉入燕。滿城和氣接堯天。油然霽韃三千士。雨洗兵戈二百年。

王樞字子慎。良鄉人。遼日登科。後仕金爲直史館。嘗有三河道中詩云。十載歸來對故山。山光依舊白雲間。不須更讀元通偈。始信人間是夢間。

虞仲文字質夫。武州寧縣人。仕爲遼相。歸金。授樞密使。平章政事。四歲作詩賦煎餅。有魚目蟬聲之句。又賦雪花詩云。瓊英與玉蕊。片片落前池。問著花來處。東君也不知。人以神童目之。

張通古字樂之。易州易縣人。讀書過目不忘。該綜經史。善屬文。天慶二年進士第。後仕金至平章。

政事。正隆初。以司徒致仕卒。其靈壁寺詩云。萬壑千巖裏。林開一徑深。數年勞想望。此日快登臨。勝境情難盡。危塗力不任。樓臺相映抱。松柏自蕭森。花散諸天雨。燈傳古佛心。鶴泉寒漱玉。園地舊鋪金。石磴崎嶇上。桃谿窈窕尋。淵明能止酒。叔夜况攜琴。所恨無長暇。徒勤惜寸陰。清宵誰我伴。乘興待孤斟。

二 金

金與遼同種。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間。卽古肅慎氏之故壤也。其俗無書契。無約束。自函普來自高麗。居完顏部。僕幹水之涯。是爲完顏氏之始祖。其後浸昌。浸熾。三傳而至獻祖。綏可。始教民築室樹藝。四傳而至昭宗不魯。乃欲以條教爲治。幾爲部衆所殺。可見榛狉之俗。施以整齊。畫一之道。已苦扞格。矧施以文教之治乎。故歷景祖。世祖。肅宗。穆宗。太祖。太宗。六世。皆以武力翦滅諸部。亡遼降宋。奄有中夏之半。洎乎武元開國。得遼舊人用之。使介往復。其言已文。文烈繼統。乃行選舉之法。迨伐宋。取汴。經籍圖書。宋士多歸之。文教由是興焉。熙宗在位。詔以經義詞賦取士。款謁先聖。北面如弟子禮。其傾心文學。何異漢武之表章儒術。世宗章宗之世。儒風不變。庠序日興。由科第而位。至宰輔者接踵。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。然而朝廷典策。鄰國書命。粲然可觀矣。宣宗南渡而後。趙秉文。楊雲翼。諸公迭主文盟。文風蒸蒸日上。迨哀宗北遷。元好問以昌明博大之才。鬱然爲一代之宗匠。執文壇牛耳者垂三十年。嗚呼。盛矣。夫金源用武得國。而一代制作。能自樹立於唐宋之後。有非遼之所可及。此其故蓋在

得國之後。以文而不以武也。傳曰。言之無文。行之不遠。文之有裨於國家。不綦重哉。

自來論金代文學者。約有數說。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尙。士大夫之學。少華而多實。明昌以後。朝野無事。侈靡成風。士大夫之學。多華而實少者。楊奐之說也。以爲大定以還。文治旣洽。教育亦至。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。元好問之說也。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。多學奇古者。劉祁之說也。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。黨竹溪次之。閒閒公又次之者。蕭貢之說也。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。而主盟一時者。皇統宇文公。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黨公。貞祐正大禮部趙公。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。徐世隆之說也。之數說者。類能提綱挈領。洞見本源。蒼萃而論列之。亦是非得失之林也。余以爲金自撫有中土以來。投戈息馬。稽古右文。績學之士。後先相望。士大夫之潤色鴻猷者。多產於幽并燕趙齊魯之間。得其山川雄深渾厚之氣。習其北方整齊嚴肅之俗。發爲文章。每能華實並茂。風骨適上。絕勝江南之柔弱。試一讀其遺文。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。

夷攷金有中夏。代歷十紀。享國百二十年。其間文人學士。何虛數百。清錢大昕作金史藝文志。羅列專集。自完顏璫以下。計有七十餘家。唯是存於今者。祇王寂拙軒集。趙秉文滏水集。王若虛滹南集。

李俊民莊靖集元好問遺山集蔡松年明秀集段成己克己二妙集而已。其中拙軒一集。原本久佚。清修四庫書。始從永樂大典中輯出。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。海陵使其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。子聃果第一。而子聃之賦。今不得其一篇。吁。可慨已。元修金史。其纂修者爲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等。皆一代知名之士。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事實。又所錄文字。祇有梁襄諫北幸一書。其餘湮沒不傳者。不知凡幾。推其所由。則以金與元仇。元旣滅金。并其文獻而痛惡之。一任其散佚而蕩盡。明則種族不同。又年遠代湮。無怪其如秦越人之不關痛癢。故終明之世。未有哀集金源一代之文者。所幸元好問之中州集中州樂府尙流播人間。堪爲信史。而清人秀水莊仲方之金文雅。昭文張金吾之金文最。網羅放失。不遺餘力。俾完顏文物絕而復存。其功爲不可沒矣。茲將其一代文學從事採撰。於上列之書。剝膚存液。以求至當。若夫遺文佚事。則劉祁歸潛志。王恽玉堂嘉話。間亦節取。俾得見當日之風尚也。

(一) 文家

金初未興文學之先。詔令奏議。借才異國。文辭卽斐然可觀。其後振興文教。濟濟多士。雲蒸霞蔚。類皆北方之彥。考其著述。往往原本六經。多見道之語。其從事古文者。或宗昌黎。或學廬陵。清剛雋上。

一洗南朝靡靡之習。平心而論。實足繼北宋之正宗。開有元之先路云。

完顏昺字勉道。本名烏野。穆宗第五子。好學問。國人呼爲秀才。宗翰宗望定汴州。受宋帝降。太宗使昺就軍中往勞之。宗翰等問其所欲。曰。惟好書耳。載數車而歸。天會六年。詔求訪祖宗遺事。以備國史。命昺與耶律迪越掌之。昺等採摭遺言舊事。自始祖以下十帝。綜爲三卷。事無隱諱。詳略得宜。皇統中。又成太祖實錄二十卷。金之有實錄。自昺始也。又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。及他文甚衆。大定中。詔以詩文鏤板。今已不傳。

完顏希尹本名谷神。歡都之子也。自太祖舉兵。常在行陣。或從太祖。或從撒改。或從諸將征伐。比有功。金初無文字。國勢日強。與鄰國交好。乃用契丹字。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。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。因契丹字制度。合本國語。製女直字。天輔三年。字書成。太祖大悅。命頒行之。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。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。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。熙宗所撰謂之小字。

完顏璿字子瑜。世宗之孫。越王之長子。封密國公。金百年以來。宗室中第一流人也。文筆委曲。能道所欲言。朝臣自閒閒公楊禮部雷御史而下。皆推重之。資雅重。淡於世味。窮日力於書。讀通鑑至三

十餘過。是非成敗。道之如目前。越王薨後。稍得出游。文士輩亦時至其門。家所藏法書名畫。幾與中祕等。所居有樗軒。故自號樗軒老人。卒年六十有一。

蔡松年字伯堅。以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。官至尚書右丞相。鎮陽別業有蕭閒堂。自號蕭閒老人。薨諡文簡。松年事繼母以孝聞。喜周恤親黨。文筆雅潔。有集行於世。今佚。

蔡珪字正甫。右丞相松年之子。天德三年進士。擢第後。不赴選調。求未見書讀之。其辨博爲天下第一。除澄州軍事判官。三河簿。正隆三年。銅禁行。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。禮部官以珪博物。且識古今奇字。辟爲編類官。後改太常丞。朝廷稽古禮文之事。取其議論爲多。初。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。海陵廣京城。圍墓在東城內。前嘗有盜發其墓。大定九年。詔改葬於城外。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。及啓壙。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。舊古柩字通用。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。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。珪作兩燕王墓辨。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。十九年。出守維州道卒。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六十卷。古器類編三十卷。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。水經補亡四十篇。晉志十二卷。金石遺文跋尾一十卷。燕王墓辨一卷。文集五十五卷。今皆佚。元好問曰。國初文學。如宇文

大學蔡丞相吳深之等。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。然皆宋儒。難以國朝文派論之。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。黨竹溪次之。禮部閒閒公又次之。自蕭戶部真卿倡此論。天下迄今無異議云。

馬定國字子卿。宋荏平人。阜昌初。游歷下亭。以詩撼劉豫。豫薦諸金。官至翰林學士。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。子卿以字畫考之。云是宇文周時所造。作辨餘萬言。出入傳記。引據甚明。學者以比蔡正甫。燕王墓辨。自號齋堂先生。有集傳於世。今佚。

施宜生字明望。浦城人。宣和末。爲潁州教官。仕於齊。不得志。又仕於金。官至翰林學士。正隆中。奉使於宋。坐漏洩國情。烹死。初在潁州日。從趙德麟游。頗得蘇門沾丐。其在金。與蔡松年爲文字交。自號三住老人。有集行於世。今佚。

梁襄字公贊。絳州人。性穎悟。日記千餘言。登大定三年進士第。由耀州同官主簿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。爲薛王府掾。時世宗將幸金蓮川。有司具辨。襄上疏極諫。洋洋千七百餘言。文載金史本傳。世宗納之。遂爲罷行。襄由是以直聲聞。史臣贊之曰。大定間人材輩出。文義蔚然。加以世宗之聽納。人各盡其所能。論議書疏。有可傳者。惜史無全文。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。辭雖過繁。而意亦切至。故備載之。

以見當時君明臣直。不以言爲忌。金之政治。於斯爲盛。嗚呼盛哉。史又言襄長於春秋左氏傳。至於地理氏族。無不該博。又元好問中州集載襄賀章宗卽大位表云。曾天子。祖天子。世嫡相承。舜何人。予何人。自強不息。又自河南府倅移華州防禦使。謝上表云。昔同雒尹。已陪嵩岳之呼。今領華防。願效封人之祝。是其駢儷文亦復可誦。正不徒以直言極諫見長也。

周馳字仲才。濟南人。經學出於醇德先生王廣道。賦學出於泰山李時亨。至於黨趙。又其忘年交也。資性古雅。而以襟量見稱。大定中住太學。屢以策論魁天下。私試亦頻中監元。遼東吳子英嘗從仲才學。能記其所著亞父撞玉斗賦。及他文數篇。

王庭筠字子端。熊岳人。生末期。視書識十七字。七歲學詩。十一歲賦全題。稍長。涿郡王脩一見。期以國士。登大定十六年進士。官至翰林修撰。子端詩文有師法。高出時輩之右。字畫學米元章。其得意處頗能似之。墨竹殆天機所到。文湖州已下不論也。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。居相下十年。自號黃華山主。著有叢辨十卷。文集四十卷。今俱佚。其歿也。章宗悼之曰。玉堂東觀中。無復斯人矣。又李純甫屏山故人外傳云。子端世家子。風流醞藉。冠冕一時。爲人眉目如畫。美談笑。俯仰可觀。外視若簡貴。人初不

敢與接。一見之後。和氣津津。溢於衡宇間。又其折節下士。如恐不及。苟有可取。極口稱道之。故人人恨相見之晚也。

周昂字德卿。真定人。年二十四擢第。釋褐南和簿。歷任監察御史。龍州都軍。權行六部員外郎。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。昂教之曰。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。可以驚四筵。而不可以適獨坐。可以取口稱。而不可以得首肯。又云。文章以意爲主。以言語爲役。主強而役弱。則無令不從。今人往往驕其所役。至跋扈難制。甚者反役其主。雖極辭語之工。而豈文之正哉。昂孝友喜名節。學術醇正。文筆高雅。諸儒皆師尊之。晚從宗室承裕軍。承裕失利。跳走上谷。衆欲還歸。昂獨不從。城陷。與從子嗣明同殉國難。

王競字無競。安陽人。警敏好學。宋末登科。入金任縣令。皇統初。參政韓昉薦之。召權應奉翰林文字。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。競以行狀盡其實。乃請國史刊正之。時人以爲法。二年。試館閣。競文居最。遂卽眞。累遷至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。修國史。競博學而能文。善草隸書。工大字。字或廣長丈餘。而結密如小楷。京都宮殿題榜皆其筆。趙秉文以爲古今第一手。唯黨篆差可配耳。元好問遺山文集有王無競題名記。亦極推服之。

郭長倩字曼卿。文登人。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。仕至祕書少監。兼禮部郎中。修起居注。與施明望。王無競。劉崑老。劉無黨相友善。所撰石決明傳。爲時輩所稱。著有崑崙集。已佚。今所存祇大定十二年所撰文登縣學碑。其文極華貴。而饒有經術氣。

蕭永祺字景純。本名蒲烈。少好學。通契丹大小字。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。辟置門下。因盡傳其業。固卒。作遼史未就。永祺繼之。作記三十卷。志五卷。傳四十卷上之。除太常丞。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同修國史。海陵爲中京留守。永祺特見親禮。海陵嗣位後。尙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。海陵欲以永祺代之。永祺固辭。旣出。或問曰。公遇知人主。進取爵位。以道佐時。何多讓也。永祺曰。執政繫天下休戚。縱欲貪冒榮寵。如蒼生何。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咨訪。獨永祺議論寬厚。時稱長者。是其爲人。不徒以文字見長云。

曹望之字景蕭。其先臨潢人。遼季移家宣德。天會間。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。除西京教授。世宗朝。官至戶部尙書。嘗與紇石烈良弼。張景仁。劉仲淵同修太宗直錄。望之旣貴。益刻苦讀書。爲人之所難能。有集行世。今已佚。

胡礪字元化。磁州武安人。少嗜學。天會間。金兵下河北。爲軍士所掠。行至燕。韓昉見而異之。使賦詩以見志。礪操筆立成。思致清婉。因館置門下。使與其子處。同教育之。自是學業日進。昉嘗謂人曰。胡生才器。一日千里也。他日必將名世。十年舉進士第一。授右拾遺。權翰林修撰。久之。改定州觀察判官。定之學校爲河朔冠。士子聚居者。常以百數。礪督教不倦。經指授者。悉爲場屋上游。稱其程文。謂之元化格。後官至刑部尙書卒。所著文久佚。其正隆三年所作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記尙存。

李晏字致美。高平人。皇統二年。經義進士。釋褐臨汾丞。時張太師浩判平陽。一見愛其才。爲之延譽。後入翰林爲御史。高文大冊。號稱獨步。拜御史中丞。明昌初。爲禮部尙書。分諸道府試。復經義。設童科。皆自晏發之。晏之文。今存者有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一篇。

楊伯仁初名伯英。避太子光英諱。改今名。字安道。眞定藁城人。天性孝友。讀書一過成誦。登皇統九年進士第。天德二年。除應奉翰林文字。海陵嘗夜召賦詩甚亟。未二鼓。奏十詠。海陵喜。解衣賜之。海陵射鳥。伯仁獻獲鳥詩以諷。後改左拾遺。進士呂忠翰廷試。已在第一。未唱名。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

仁問其優劣。伯仁對曰。當在優等。海陵曰。此今試狀元也。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。遂宿諫垣。俟唱名乃出。海陵嘉其慎密。轉翰林修撰。孟宗獻發解第一。伯仁讀其程文。稱之。此人當成大名。是歲宗獻府試廷試皆第一。號孟四元。時論以爲知文。伯仁久在翰林。文詞典麗。世宗嘗言本朝文士之臣。自韓昉張鈞後。則有瞿永固。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。今則伯仁而已。其次未見能文者。其見重如此。官至太常卿。今山左金石志有大定二十二年伯仁承詔重修東嶽廟碑。文長不錄。

鄭子聃字景純。大定人。父宏。遼金源令。子聃及冠。有能賦聲。天德二年。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。廷試明日。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。對曰。可入甲乙。及折卷。果中第一甲第三人。調翼城丞。遷贊皇令。召爲書畫直長。子聃頗以才望自負。常慊不得爲第一人。正隆三年會試畢。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。子聃少之。海陵問作賦如何。對曰。甚易。因自矜。且謂他人莫己若也。海陵不悅。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纂哉楊伯仁。宣徽判官張汝霖。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。同進士雜試。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。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。忠臣猶孝子爲詩題。憂國如飢渴爲論題。親覽試卷。中第者七十二人。子聃舉第一。海陵奇之。有頃。進官三階。除翰林修撰。趙獻之賀啓云。丹桂一枝。不失舊物。青錢萬選。無愧古人。

其爲名流所稱道如此。累官吏部侍郎。改侍講學士。兼修國史。世宗曰。修海陵實錄。知其詳無如子聘者。蓋以史事專責之也。平生所著詩文有二千餘篇。今唯寶豐縣志載其所著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。惜文多脫落。

王寂字元老。薊州玉田人。登天德二年進士。歷官中都路轉運使。興陵朝。以文章政事顯。卒諡文肅。著有拙軒集。北遷錄諸書。今北遷錄已失傳。其拙軒集清修四庫書時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。釐爲六卷。以行世。其文博大疏暢。在大定明昌間。卓然不愧爲作者。足與趙秉文。盜水集。王若虛。淳南遺老集。相爲抗行。

路仲顯字伯達。冀州人。家世寒微。其母有賢行。教伯達讀書。金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。新出價數十金。大家兒得之者。輒私藏之。母爲伯達買此書。擗衣節食。累年而後致。戒伯達言此書當致學舍中。必使同業者皆得觀。少有靳固。吾卽焚之矣。伯達正隆五年進士。明昌初。授武安軍節度使。鄉人榮之。雲朔用兵。伯達奉使江左還。獻賜幣以佐軍。未報而伯達卒。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。夫人傅氏曰。此非吾夫意。復上之。有司不聽。夫人付之州學。買上田二千畝。有奇。以贍生徒。故相馬琪德玉時判州。

事聞於朝。賜號成德夫人。嗚呼。賢母良妻萃於一家。是亦難能而可貴者矣。伯達善屬文。有名於時。著有成趣園記。

黨懷英字世傑。馮翊人。其在孕也。母夢道士吳筠來託宿。及生。儀觀秀整如神仙然。少穎悟。日授數千言。師亳州劉崑老。濟南辛棄疾其同舍生也。嘗試東府解魁。嗣後困於名場。遂不以世務撓懷。放浪山水間。詩酒自娛。筆瓢屢空。晏如也。既久。鄉豪傑有知公。稍料理之。大定十年。擢進士甲科。調成陽軍判官。汝陰令。入爲史館編修。應奉翰林學士。出爲泰定軍節度使。爲政寬簡。不言而人化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。泰和元年。詔修遼史。編修官三員。詔分紀志列傳。刊修官有改除者。以書自隨。久之致仕。大安三年九月。年七十八卒於家。諡曰文獻。趙秉文爲其墓誌云。公之文似歐公。不爲尖新奇險之語。詩似陶謝。奄有魏晉。篆籀入神。李陽冰之後。一人而已。在翰林日。皇叔允蹈伏誅。公作詔云。天下一家。詎可窺於神器。公族三宥。卒莫道於常刑。非忘本根骨肉之情。蓋爲宗社安危之計。亦由涼德。有失睦親。乃於間歲之中。連致逆謀之啓。恩以義掩。至於重典之亟行。天高聽卑。殆匪此心之得已。輿言及此。惋嘆奚窮。論者謂公之制誥。百年以來。亦當爲第一。

孟宗獻字友之。開封人。大定三年。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。終金之世。號四元者。祇宗獻與趙樞子克也。孟仕宦不甚顯達。初供奉翰林。轉曹王府文學。兼記室參軍。經於同知單州軍州事。丁母憂。哀毀致卒。劉祁歸潛志云。孟之律賦。至今學者法之。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。故老云。孟晚進。初不識翁。因少年下第。發憤闢一室。取翁賦。剪其八韻類之。帖壁間。坐臥諷詠。深思已而盡得其法。下筆洞於微妙。再試遂得四元。迄今學者以吾祖爲孟師也。按南山翁名搆。金國初闢進士。舉詞賦狀元也。

耶律履字履道。東丹王之七世孫。學通易太玄。至於陰陽曆數。無不精究。嘗以鄉賦一試。有司以露索爲恥。遂不就舉。以蔭起家。官至右丞。卒諡文獻。世宗大定三年。特賜孟宗獻榜進士第。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。履道以蘇端明軾對。上曰。吾聞軾與王詵交甚款。至作歌曲戲及姬侍。非禮之甚。尙何足道耶。履道進曰。小說傳聞。未必可信。就使有之。戲笑之間。亦何足深責。世徒知軾之詩文。人不可及。臣觀其論天下事。實經濟之良才。求諸古人。陸贄而下。未見其比。陛下無信小說傳聞。而忽賢臣之言。明日。錄軾奏議上之。詔國子刊行。自號忘言居士。有集已佚。

蕭貢字真卿。京兆咸陽人。大定二十二年進士。由涇州觀察判官。仕至御史中丞。以戶部尙書致

仕。卒諡文簡。真卿博學能文。人比之蔡正甫。官右司郎中時。預修泰和律令。所上條畫。皆委曲當上心。世宗嘉歎曰。漢有蕭相國。吾有蕭貢。刑獄吾不憂矣。其得君如此。真卿讀書。至老不倦。注史記百卷。著五聲姓譜五卷。文集十卷。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。評古今成敗得失。甚有理。今俱佚。

趙秉文字周臣。晚自號閒閒道人。磁州滏陽人也。幼穎悟。讀書若素習。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。起家安塞令。累遷至禮部尙書。哀宗卽位。乞致仕。不許。改翰林學士。同修國史。兼益政院說書官。秉文自幼至老。未嘗一日廢書不觀。著有易叢說十卷。中庸說一卷。揚子發微一卷。太玄箋贊六卷。文中子類說一卷。南華略釋一卷。列子補注一卷。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。資暇錄十五卷。正大間。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。又因進講。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。號君臣政要爲一編。書成奏上之。今皆佚。其所著詩文號滏水集。本三十卷。今存二十卷。秉文之文。出於義理之學。故長於辨析。極所欲言而止。不以繩墨自拘。爲人至誠樂易。與人交。不立崖岸。繼黨懷英。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。泰和大安以來。科舉之文。其弊益甚。蓋有司惟守格法。所取之文。卑陋陳腐。苟合程度而已。稍涉奇峭。卽遭絀落。於是文風大壞。貞祐初。秉文爲省試。得李獻能賦。雖格律稍疏。而詞藻頗麗。擢爲第一。輿論譁然。以爲秉文大壞文格。然

積習爲之一祛。識者以爲歐陽公再生云。

史公奕字季宏。大名人。大定二十八年進士。再中博學宏詞科。程文極典雅。後無繼之者。累遷著作郎。翰林修撰。同知集賢院。正大中。置益政院。與楊雲翼同官。相得益彰。公奕文章書翰。皆有前輩風調。下至棋槩之技。亦絕人遠甚。趙秉文稱其溫厚謙退。與人交。愈久而愈不厭。其學問愈扣而愈無窮。其見重如此。

楊雲翼字之美。樂平人。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。詞賦亦中乙科。天資穎悟。博通經傳。至於天文律曆醫卜之學。無不臻極。事母孝。與人交。款曲周密。處事詳雅。而能以大節自任。南渡後二十年。與趙秉文迭掌文柄。時人號楊趙。而公以後輩自處。不敢當也。官至翰林學士。卒諡文獻。元好問曰。評者以爲百餘年來。士大夫身備四科者。惟公一人而已。著有周禮辨一篇。左氏莊列賦各一篇。五星聚井各一篇。縣象賦一篇。文集若干卷。大金禮儀若干卷。續通鑑若干卷。又有勾股機要象雜著等說。今俱佚。

韓玉字溫甫。漁陽人。少讀書。尙氣節。登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。入翰林爲應奉。應制一日

百篇。文不加點。又作元勳傳稱旨。章宗歎曰。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。官至河平軍節度副使。大安三年。北兵圍燕都。夏人連陷邠涇。陝西邊帥檄玉爲都統。募軍得萬人。出屯華亭。與夏戰。敗之。又敗之於北原平原。遂得解圍。而玉以都城隔絕。毅然有勤王志。因移檄關中。言詞忠壯。聞者感動。其檄有云。事推其本。禍有所基。始自賊臣貪容姦賂。繼緣二帥貪鋼威權。既止夏臺之師。旋致會河之敗。又云。齊魏以高壘爲能堅。蒲絳以穿空爲得計。裹糧坐費。盡膏血於生民。棄甲復來。竭資儲於國計。要權力而望形勢。連歲月而守妻孥。又云。命令不至。京師奈何。盼盼四集之師。懸懸半歲之上。人誰無死。有臣子之當然。事至於今。忍君親之弗顧。勿謂百年身後。虛名一聽。史臣只如今日目前。何顏再居人世。王侯將相。寧有種乎。富貴功名。當自致耳。當路者忌其功。誣玉有異志。道出華州被囚。死於郡學。

陳規字正叔。絳州稷山人。明昌五年進士。博學能文。爲人敦厚。動有禮節。貞祐間。爲監察御史。上宣宗便宜八事。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。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。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。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。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。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。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。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。其規畫大計。本末兼賅。說者謂金自南渡後。諫官稱許古陳規。而規不以訐直自名。尤見重云。劉

祁歸潛志云。公爲人剛毅質實。有古人風。篤志學問。至老不廢。卒之日。家無一金。知友爲葬之。

劉中字正夫。漁陽人。屏山故人外傳云。正夫爲人短小精悍。滑稽玩世。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。賦得楚辭句法。尤長於古文。典雅雄放。有韓柳氣象。教授弟子。王若虛高法颺張履。皆擢高第。學古文者。翕然宗之。曰劉先生。以省掾從軍南下。改授應奉翰林文字。爲主帥所重。常預祕謀。書檄露布皆出其手。有文集藏於家。

李純甫字之純。一字屏山。弘州襄陰人。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仕至尙書右司都事。終京兆府判官。幼穎悟異常。初業詞賦。及讀左氏春秋。大愛之。遂更爲經義。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。後進多宗之。年少日。自負其材。謂功名可立致。作矮柏賦。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。由小官上萬言書。援宋事爲證。甚切當。宰執以爲迂闊。抑置之。中年。度其道不行。益縱酒自放。無仕進意。得官未成。考。旋即歸隱。日與禪僧士子游。以文酒爲事。人有酒見招。不擇貴賤。往往輒醉。雖沉醉。亦不廢著書。晚年喜佛。力探其奧義。自類其文。凡論性理及闢佛老二家者。爲內藁。其餘應物文字。爲外藁。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。號中國心學。西方父教。數十萬言。以故爲名教所貶云。

韓道昭字伯暉。真定松水人。著有五音集韻十五卷。是書所收之字。以廣韻爲藍本。而增入之字。以集韻爲藍本。取三十六字母。各分四等。排比諸字之先後。以見母牙音爲首。終於求日字。注中所引之語。皆本於經訓。凡廣韻之訛舛者。一一釐訂之。可謂廣大悉備。始制有倫矣。與遼僧行均所著龍龜手鑑。同爲小學中必備之書也。

劉祖謙字光甫。安邑人。承安五年進士。正大初。爲翰林修撰。家多藏書。一時名士。如雷淵。李獻能。王渥。皆游其門。祖謙得人一詩。可傳。必殷勤稱道。唯恐不聞。人以此稱之。

馮延登字子駿。吉州人。承安二年進士。爲寧邊令。適趙秉文守此州。與之攷論文義。相得甚歡。故延登詩文皆有法度。天興初元。授禮部侍郎。京城陷。自投井中。延登資稟淳雅。讀書長於易。左氏傳。好賢樂善。有前輩風調。有橫溪翁集。今佚。

王特起字正之。代州崞縣人。智識精深。好學善論議。音樂技藝無所不能。長於辭賦。出入經史。摘其英華。以爲句讀。天造神出。至得意不減郭黼。與李之純爲忘年交。泰和三年進士甲科。累遷司竹監使。朝議欲以館職召試。會卒。

馮璧字叔獻。別字天粹。承安二年進士。歷州縣。召入翰林。再爲曹郎。宣宗朝。屢以使指鞠大獄。毛髮不貸。興定末。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。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。諸生從之游。與四方問遺者不絕。賦詩飲酒。放浪山水間。人望之以爲神仙焉。璧少日在太學。賦聲藉甚。其學長於春秋。字畫楚楚。有魏晉風味。雅爲趙秉文所激賞。制誥典麗。當代少有其比。尺牘又其專門之學。風流蘊藉。不減前世。李獻甫談笑。此世爲不足玩。見璧則必爲之悚然。王若虛公於鑒裁。爲海內稱首。敬其名德。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。北渡還鄉里。年七十九終於家。

劉昂霄字景玄。別字季房。陵川人。元好問中州集云。泰和中。予識景玄於太原。人有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能背誦者。予未之許也。戲取市人日曆。鱗雜米鹽者。令讀之一過。目無脫遺。大率景玄之學。無所不窺。六經百氏外。世譜官制。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。好橫策危坐。掉頭吟諷。幅巾奮袖。談辭如雲。四座聳聽。噤不得語。故評者謂承平以來。王湯臣論人物。李之純玄談。號稱獨步。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。愈叩而愈無窮。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。餘子不論也。

王若虛字從之。自號慵夫。藁城人。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官至翰林直學士。幼穎悟。若夙昔在文字

間者。其舅爲周昂。齟齬時。卽知其爲偉器。教督周至。盡傳所學。及官四方。又託之名士劉中。得卒業焉。以故學無不通。不爲章句所困。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。史學以探蹟幽隱爲功。謂天下自有公是。言破卽足。何必呶呶若是。其論道之行與否云。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。漢儒之繁文末節。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。欲聖賢之實不隱。難矣。經解不善。張九成。史例不取。宋子京。詩不愛黃魯直。著論評之。凡數百條。人以劉子玄史通比之。爲人強記默識。誦古詩至萬餘首。他文稱是。文以歐蘇爲正派。詩學白樂天。作雖不多。而頗能似之。秉史筆十五年。新進入館。日有紀錄之課。書吏以呈。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。又善持論。李純甫以辨博名天下。杯酒淋漓。談辭鋒起。若虛能以三數語窒之。雅負人倫之望。典貢舉二十年。門生半天下。而不立崖岸。雖小書生登其門。亦折行輩交之。朋會間春風和氣。周浹四座。使人愛之而不忘也。北渡後。居鄉里。癸卯三月卒。自其歿後。時人以爲經學史學文章人物。公論遂絕。不知承平百年之後。當復有斯人否也。所著慵夫集已佚。今存漳南遺老集四十五卷。元吳澄稱其博學卓識。見之所到。不苟同於衆云。

李俊民字用章。澤州晉城人。承安五年進士第一。官應奉翰林文字。未幾。棄官教授。隱於嵩山。自

號鶴鳴老人。元世祖以安車召見。仍乞還山。卒諡莊靖先生。用章以遺老抗志遯荒。於出處之際。能潔其身。入元後。祇書甲子。隱然以陶潛自居。所爲文冲澹和平。具有高致。亦復似其爲人。雖博大不及元好問。抑亦其亞也。著有莊靖集十卷傳於世。

李獻能字欽叔。河中人。苦學博覽。於文尤長於四六。貞祐三年。特賜詞賦進士。廷試第一人。宏詞優等。授應奉翰林文字。在翰苑凡十年。正大末。以鎮南軍節度副使。充河中帥府經歷。河中陷。道梗不得歸。就權陝府行省左右司郎中。軍變殉節。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。頗有髯。善談論。每敷說今古。聲鏗亮可聽。在翰苑。應機敏捷。號得體。趙秉文李純甫嘗曰。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。故每薦之。不令出館。家故饒財。盡於貞祐之亂。京師冷官。食貧口衆。無以自給。太夫人素豪侈。厚於自奉。小不如意。則訶譴隨之。人視之殆不堪其憂。獻能處之自若也。獻能文章行業。過人處甚多。而天下獨以其純孝爲不可及。嘗謂人曰。吾幼夢官至五品。壽不至五十。後竟如其言。

郝天挺字晉卿。陵川人。少有賦聲。早衰多疾。厭於名場。遂不復就舉。元好問嘗受業其門。天挺詔之曰。今人賦學。以速售爲功。六經百家。分磔緝綴。或篇章句讀不之知。幸而得之。不免爲庸人。又曰。讀

書不爲藝文。選官不爲利養。唯通人能之。又曰。今之仕多以貪敗。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。丈夫不耐飢寒。一事不可爲。子以吾言求之。科舉在其中矣。或曰。以此學進士。無乃戾乎。天挺曰。正欲渠不爲舉子爾。貞祐兵亂。避於河南。往來淇衛間。爲人有崖岸。耿耿自信。寧落魄困窮。終不一至豪富之門。年五十七。終於舞陽。

元好問字裕之。號遺山。太原秀容人。七歲能詩。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。年十一。從其叔父官於冀州。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。教之爲文。年十有四。其叔父爲陵川令。改從郝晉卿學。於是肆意經傳。貫串百家。六年而學成。下太行。渡大河。爲箕山琴臺等詩。禮部趙開聞見之。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。以詩招之。於是名震京師。目爲元才子。登興定五年進士第。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。金亡不仕。爲文有繩尺。備衆體。兵後故老皆盡。好問蔚爲一代宗工。四方碑版銘志。盡趨其門。其所著詩文曰遺山集。實足涵蓋金源一代文學焉。晚年尤以著作自任。以金源氏有天下。典章法度。幾及漢唐。國亡史作。已所當任。時金國實錄。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。乃言於張。願爲撰述。旣而爲樂夔所沮而止。好問曰。不可令一代之跡。泯而不傳。乃爲中州集百餘卷。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。採摭所聞。有所得。輒以寸紙細字爲

記錄。至百餘萬言。名曰壬辰雜編。元時纂修金史。多本其所著云。卒年六十八。好問著作甚富。杜詩學一卷。東坡詩雅三卷。錦機一卷。詩文自警十卷。壬辰雜編皆佚。其存者爲中州集中州樂府遺山詩文集新樂府及續夷堅志。

麻革字信之。臨晉人。與元好問劉祁交。唱酬之作甚多。爲河汾諸詩老之一。金亡。隱居教授以終。爲文長於寫景。有游龍山紀。載歸潛志。

杜仁傑字仲梁。一字善夫。濟南長清人。正大中。嘗偕麻革張澄隱內鄉山中。名聲與之相埒。元時屢徵不起。仲梁性善謔。才宏學博。氣銳而筆健。業專而心精。平生與李獻能冀禹錫最友善。其文今僅存泰山天門銘。見泰安縣志。

(二) 詩家

金源詩人專集之傳於世者甚少。迄今尙能窺其淵源者。實賴元好問之中州集。及清代御定之全金詩。余嘗取二書而博觀之。知其一代詩人。類皆從北宋歐蘇入手。以進窺乎三唐。其高者出入陶謝。以寫其自然之真趣。要與宋之西江四靈江湖各派。如涇渭之各別。其所以能如此者。蓋其所處皆

中原文獻之邦。趨向獨真。不爲浮靡之習所移。故其所作。沉鬱簡淡。奇崛巧緝。各能自成一家。以振其風氣。取而陳之。亦足見一代風騷之所尚也。

海陵庶人亮字元功。遼王宗幹第二子。喜讀書。有文才。爲藩王時。嘗書人扇云。大柄若在手。清風滿天下。又書壁述懷云。蛟龍潛匿隱蒼波。且與蝦蟆作混和。等待一朝頭角就。撼搖霹靂震山河。人知其有大志。卽位後。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。隱畫工於中。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。繪爲軟壁。而圖己像策馬於吳山絕頂。後題以詩云。自古車書一混同。南人何事費車攻。提師百萬臨江上。立馬吳山第一峯。其意氣亦復不淺。

世宗雍本名烏祿。太祖孫。睿孫子也。卽位後。易海陵之暴。而施之以仁政。人以小堯舜稱之。其在位。對於女貞舊俗。未嘗須臾忘也。大定二十五年四月。幸上京。宴宗室於臯武殿。飲酒樂。上曰。吾來故鄉數月矣。今四期已近。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。汝曹來前。吾爲汝歌。歌曰。乃眷上都。興帝之第。屬茲來游。惻然予思。風物減耗。殆非昔時。於鄉於里。皆非初始。雖非初始。朕自樂此。雖非昔時。朕無異視。瞻戀慨想。祖宗舊宇。屬屬音形。宛然如睹。童嬉孺慕。歷歷其處。壯歲縱行。恍然如故。舊年從游。依稀如昨。歌

中皆道祖宗創業艱難。及所以繼述之意。殊有周公無逸。豳風七月之思。稱爲一代令主。非虛語也。

顯宗名允恭。世宗第二子。立爲皇太子。在儲位二十餘年。有賜右相石琚生日詩曰。黃閣今姚宋。青宮舊綺園。繡絺歸里社。冠蓋畫都門。善訓懷師席。深仁寄壽尊。所期河潤溥。餘福被元元。尊賢下士之意。可想見也。其殂也。賜諡宣孝太子。章宗卽位。贈皇帝之號。廟號顯宗。

章宗名璟。顯宗嫡子。大定中立爲皇太孫。世宗崩。卽皇帝位。天資聰悟。詩詞多有可稱。賦雲龍川。秦和殿。五月牡丹云。洛陽穀雨紅千葉。嶺外朱明玉一枝。地力發生雖有異。天公造物本無私。宮中絕句云。五雲金碧拱朝霞。樓閣崢嶸帝子家。三十六宮簾盡捲。東風無處不揚花。真帝王詩也。又有送張建致仕歸。弔王庭筠下世詩。具載飛龍記中。今佚。

豫王允中。世宗第四子。好文。善歌詩。有樂善老人集。今佚。

密國公璘。仕履見前。晚年自刊其詩三百首。樂府一百首。號如庵小藁。趙秉文爲之序。其佳句有。聞閑閑再起。爲翰林云。蓮燭光中久廢吟。一朝超擢睿恩深。四朝耆舊大宗伯。三紀聲名老翰林。人道蛟龍得雲雨。我知麋鹿強冠襟。寶巖銜谷西窗夢。不信秋來不上心。又過胥相墓云。亭亭華表立朱門。

始信征南宰相尊。下馬讀碑人不識。夷山高處望中原。甚有唐人遠意。

宇文虛中字叔通。成都人。宋黃門侍郎。以奉使見留。寄詞張孝純曰。有人若問南冠客。爲道西山探薜薇。又詩云。定鼎未應周命改。登牀合許宋人平。又曰。南冠終日囚軍府。北雁何時到上林。久之。金人重其才藝。官以翰林學士。掌詞命。書金太祖功德碑。號爲國師。虛中雖仕金。心不忘宋。以蠟書密奏。不一事。秦檜忌之。私遣人告於金。遂致族誅。本傳謂其恃才輕肆。好譏訕。凡見女直人。輒以礮鹵目之。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。由是媒孽以成其罪。會有人告虛中謀反。鞫治無狀。乃羅織其家圖書爲反具。虛中曰。圖書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。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。豈亦反耶。有司承順風旨。并殺士談。

張斛字德容。仕宋爲武陵守。入金官祕書省著作郎。有南游北歸等詩。賦小孤山云。天圍秋漲闊。山背夕陽孤。松門峽云。春木有秀色。野雲無雜姿。秋興樓云。碣石晚風催雁急。昭祁寒漲與雲平。五古平安道中云。高林催青冥。柯葉森如織。陽光已轉午。陰嶺仍半黑。崢嶸亂石間。行子有苦色。臨深地勢入。陟險天宇塞。四顧無所投。迹鬻去未息。悵然增百憂。冥冥羨歸翼。人多誦之。其文章字畫。皆有前輩風調。宇文虛中甚激賞之。

高士談字子文。一字季默。宋高瓊之後。宣和末。爲忻州戶曹。入金爲翰林直學士。皇統初。預宇文虛中之禍。時人悲之。有蒙城集。今佚。其斷句如寒花貪晚日。瘦竹強秋霜。禹廟云。可憐風雨胼胝苦。後世山河屬外人。並佳。

蔡松年仕履見前。其詩五古七古爲金文雅所探者。皆佳。因文長不錄。茲錄其淮南道中五首之一。以見一斑。詩云。吾年過五十。所過知前非。顏鬢日蒼蒼。老境行相追。枯棹聽俯仰。隨人欲何爲。歸計勿悠悠。出處吾自知。頗有陶韋遺韻。

蔡珪仕履見前。七歲賦詩。見稱於時輩。故其所作亦不亞於父。

馬定國仕履見前。初學詩。未有入處。夢其父與方寸白筆。從此文章大進。宣政末。題詩酒家壁云。蘇黃不作文章伯。童蔡翻爲社稷臣。三十年來無定論。到頭奸黨是何人。用是得罪。亦用是得名。後游歷下亭。以詩撼劉豫云。男子當爲四海游。又攜書劍客東州。烟橫北渚芰荷晚。木落南山鴻雁秋。富國桑麻連魯甸。用兵形勢接營邱。傷哉不見桓公語。千古遼城空水流。遂因之而入仕途。

魏道明字元道。易州人。仕至安國軍節度使。暮年居雷溪。自號雷溪子。著有鼎新詩話。今佚。

吳演字子長。東平人。年三十。以貧暫仕。卽歸。隱於魚山狼溪之側。其山居云。西首魚山崦。北連黃石祠。崇岡在東南。我家山北陲。地僻少人事。終朝掩柴扉。尊酒不常得。書卷聊自怡。春風數日來。處處生蕨薇。寸心復何累。一飽良可期。當年終南人。捷徑以貽譏。知我無心者。豈顧悠悠辭。沖淡似柴桑翁。

劉著字鵬南。舒州舒城人。宣政末登進士第。入金年六十餘。始入翰林。充修撰。出守武遂。終於忻州刺史。皖城有玉照鄉。旣老。號玉照老人。示不忘本也。其至日詩云。亂離南國忽經年。一線愁添未死前。心折靈臺候雲物。眼看東海變桑田。燕巢幕上終非計。雉蓄樊中政可憐。安得絕雲行九萬。卻騎鯨背上青天。飽經憂患者。讀之當亦引爲同調。

朱自牧字好謙。棣州厭次人。皇統中南選。宋端卿榜登科。大定初。以同知晉寧軍事卒官。其郊行詩云。緩轡尋春水一涯。最憐朝雨澗輕沙。小溪烟重偏宜柳。平野雲垂不礙花。青眼步兵元好酒。黑頭江令未還家。與長不覺歸來晚。過盡城隅陣陣鴉。有悠然自得氣象。

劉汲字伯深。天德三年進士。釋褐慶州軍事判官。入翰林爲供奉。自號西巖老人。其集卽以西巖

爲名。李純甫爲作序云。劉西巖詩質而不野。清而不寒。簡而有理。澹而有味。蓋學樂天而酷似之。願其爲人傲世而自重。頗喜浮屠。遂於性理之說。凡一篇一詠。必有深意。能道退居之樂。其不如意詩云。朝亦不如意。暮亦不如意。今日只如此。來日復何異。一權強欲謀。百憂已先至。乃知塵網苦。動輒心萬計。高軒與華冕。儻來亦如寄。規規必欲求。愈勞終不遂。善哉榮啓期。自寬以遣累。讀此一什。可知其詩之大凡也。

任詢字君謨。易州軍市人。爲人慷慨多大節。書爲當時第一。畫亦入妙品。登正隆二年進士第。官至北京鹽使。六十四致仕。優游鄉里。家所藏法書名畫數百軸。日夕展玩。不知老之將至。年七十卒。平生詩數千首。歿後皆散失。其山居云。種竹六七箇。結茅三四間。稍通溪上路。不礙屋頭山。黃葉水清淺。白雲風往還。時人喜稱道之。又有西湖云。西湖環武林。澄澄大圓鏡。仰看湖上寺。卽是鏡中影。湖光與天色。一碧千萬頃。堤徑截烟來。樓臺自昏暝。可謂詩中有畫矣。

馮子翼字士美。大定人。正隆二年進士。官至臨海軍節度使事。致仕後居真定。有詩樂府傳於世。今皆佚。元好問稱其詩有筆力。

邊元鼎字德舉。豐州人。十歲能詩。中天德三年進士第。終邢州幕官。仕宦不達。爲人疏俊。所作詩文有高意。時輩少及。如云。雲鐘號曉月。風絮亂春燈。五更好夢經年事。三月殘花一夜風。皆佳句也。

王寂仕履見前。詩有專長。其經梁利器墓下云。毀譽譏謔息蓋棺。百年春夢大槐安。功名例挽九牛尾。富貴真成一鼠肝。故國鶯花人事改。空山風雨夜臺寒。平生老我心如鐵。醉眼西州淚不乾。又沁水山寺云。兩峽山高月半輪。五更人起馬嘶頻。無端又上長安道。輸與僧窗飽睡人。皆佳。其父礎。字鎮之。金初進士。官至歸德府判官。亦善詩。

劉迎字無黨。東萊人。初以蔭試部掾。大定十三年。用薦書對策爲當時第一。明年成進士第。除幽王府記室。改太子司經。顯宗特親重之。迎自稱無諍居士。有詩文樂府。號山林長語。章宗時。詔國學刊行。今佚。金代中葉詩人。首推無黨。中州集採其詩至七十六首之多。皆可誦也。

黨懷英仕履見前。趙秉文謂其詩似陶謝。奄有魏晉。今錄其穆陵道中其一云。沂山一何高。羣峯鬱屏顏。我行問遺老。云此小太山。望秩有常祀。其神號東安。草荒穆妃墳。雨剝漢武臺。神仙果何在。可想不可攀。千年等一息。俯仰悲人寰。東望蓬萊宮。咫尺滄波間。其二云。重山復峻嶺。溪路宛盤盤。流水

滑無聲。暗瀉溪石間。岸草淒以碧。鮮葩耀紅丹。高雲映朝日。流景清林端。我行屬朱夏。欲渴不得閒。山中有佳人。風生松桂寒。

趙秉文仕履見前。元好問謂其七言長詩。筆勢縱放。不拘一律。律詩壯麗。小詩精絕。多以近體爲之。至五言大詩。則沈鬱頓挫。學阮嗣宗。真淳簡澹。學陶淵明。以他文較之。或不近也。其游華山寄元裕之七古一首。縱橫奇恣。爲集中最高之作。篇長不備錄。

王庭筠仕履見前。其詩圓活脫灑。筆端有舌。今錄其題張禮部溪山真樂圖云。悠悠春天雲。想見平時閒。朝游溪橋畔。暮宿山堂間。澹然不知愁。亦復忘所懽。出山初無心。旣出還思山。人間待霖雨。欲歸良獨難。山堂悵何許。蕭蕭松桂寒。

趙颯字文孺。東平人。大定二十二年進士。官至禮部郎中。性冲澹。學道有得。黃山其自號也。趙秉文云。颯之正書。體兼顏黃。行草備諸家體。超放又似楊凝式。當處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。黨懷英小篆。李陽冰以來。鮮有及者。而以颯配之。號曰黨趙。著有黃山集。今佚。應制詩典雅清麗。最爲壇場。史舜元言。章宗中秋賞月瑞光樓。召颯對御賦詩。以清字爲韻。章宗讀至落句。大加賞異。手酌金鍾以賜。且字

之曰文孺。以此鍾賜汝作酒直。士林榮之。詩云。秋氣平分月正明。葉珠宮闕對蓬瀛。已驅急雨消殘暑。不遣微雲點太清。簾外清風飄桂子。夜深涼露滴金莖。聖朝不奏霓裳曲。四海歌謳卽樂聲。

劉昂字之昂。興州人。大定十九年進士。有聲場屋。其律賦輕便巧麗。差有捷法。早年得仕省掾。攷滿。授平涼路轉運副使。昂天資警悟。作詩得晚唐體。尤工絕句。往往膾炙人口。有張秦娥者。頗能小詩。其賦遠山云。秋水一抹碧。殘霞幾縷紅。水窮霞盡處。隱隱兩三峯。其後流落。昂贈詩云。遠山句好畫難成。柳眼才多總是情。今日衰顏人不識。倚爐長聽煮茶聲。又云。二頃山田半欲蕪。子孫零落一身孤。寒窗昨夜瀟瀟雨。紅日花梢入夢無。秦娥爲之泣下。

王礪字逸賓。先世家臨洺。至礪遂爲汴梁人。博學能文。不就科舉。孝友天至。非其食不食。家無甌石之儲。晏如也。明昌中。宰相馬惠迪判開封。舉礪德行才能。詔授鹿邑主簿。卽乞致仕。人以高士目之。趙秉文嘗集黨懷英趙渢路鐸劉昂尹無忌周昂與礪七人詩。刻木以傳。目爲明昌辭人雅製。其詩有暮春郭南七古。後人許之。謂語不迫切。婉轉纏綿。有無限風神者也。詩云。大梁城外孤臺傍。烟荒水碧春林芳。憑高極目見歸雁。風物令人思故鄉。紫金山下斜陽暮。萬里川光照雲樹。山間細雨花落時。何

人來往東風路。

師拓字無忌。平涼人。舉進士不中。明昌中有司薦其才。以嗜酒不果。作詩有氣象。而工於鍊句。如賦雁云。天低仍在眼。山沒更傷心。浮上云。夕陽明菡萏。秋色靜蒹葭。白曳衝烟鷺。紅翻漾水霞。燕市酒樓云。氣清天曠蕩。露白野蒼涼。又荷蒼秋近葉。蓮膩雨餘花。大爲時人所稱。其冬夜二首最佳。因文長不錄。

史蕭字舜元。京兆人。僑居北京之和衆。天資挺特。高才博學。作詩精緻有理。尤善用事。古賦亦奇峭。工於字畫。業科舉。爲名進士。優於政事。官至同知汾州事。著有澹軒遺稿。今佚。錄道傍一首。以見崖略。秋霜一何嚴。凋此道旁柳。殘枝幾葉在。其勢不能久。憶昨三春時。濯洗烟雨後。弄姿舞婆娑。勸我一杯酒。別後遽能幾。忽忽成老醜。人生非金石。長短百年壽。功名與富貴。於身亦何有。古人隨物化。今已柳生肘。我獨何爲哉。窮年事奔走。長堤隱落月。駐馬一迴首。春風柳梢黃。定得西歸否。

龐鑄字才卿。又自號默翁。大興人。家世貴顯。明昌五年進士。官至京兆路轉運使。風流文采。爲時輩所推。工詩。造語奇健不凡。世多傳之。其題山谷透絹帖七古一首極高妙。文長不錄。

李迥字平甫。欒城人。明昌二年進士。高才博學。無所不通。泰和中。爲大興幕官。忤紇石烈執中。執中卽以非罪誣染之。幾至不測。雖有以自解。竟坐是仕宦不達。以東平治中致仕。閒居陽翟十餘年。自號寄庵先生。平生詩文甚多。如感事云。半錢利路人乃虎。一釣名餌吾其魚。魯山道中云。老夫自喜秋野僻。路人頗笑衣裳寬。皆佳句也。

高憲字仲常。遼東人。王庭筠之甥。幼學於外家。故詩筆字畫。俱有舅氏之風。天資穎悟。博學強記。在太學中。諸人莫敢與抗。泰和三年。乙科登第。自言於世味澹無所好。惟生死文字間而已。使世有東坡。相去萬里。亦當往拜之。年未三十。作詩已有數千首。茲錄其焚香六言四首。茉莉花心曉露。薔薇萼底溫風。洗念六根塵外。忘情一炷香中。滿地落花春曉。一簾微雨輕陰。正要金蕉引睡。不妨玉隴知音。紙帳收烟密下。松灰卷火常虛。午寂春閒小睡。人間自有華胥。沈水濃薰甲煎。宮梅細點波津。奕奕非烟非霧。依依如幻如真。

李經字天英。錦州人。作詩極刻苦。喜出奇語。不蹈襲前人。李純甫稱爲今世太白。由是名大震。再舉不第。拂衣去。南渡後。其鄉帥有表至朝廷。士大夫識之。曰。此天英筆也。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。後

不知所終。嘗有詩云。雁奴失寒更。拍拍叫秋水。天長夢已盡。秋思紛難理。又四言雜詩云。巖椒鬱雲。日夕生陰。雨雪縞夜。秋黃老林。人烟墨突。樵徑雲深。最爲得意也。

趙元字宜之。定襄人。經童出身。舉進士不中。以年及調鞏西簿。未幾失明。自少日博通書傳。作詩有規矩。秦和以後。詩名益重。李純甫爲賦愚軒。有落筆突兀無黃初之句。愚軒元之自號也。南渡後。往來洛西山中。趙秉文諸人皆愛之。所至必虛左以待。爲人有材幹。處事詳雅。旣病廢。無所營爲。萬慮一歸於詩。故詩益工。其村居夏日云。官府不著名。散迹村落深。白雲自朝暮。青山無古今。愛此夏日永。門巷多繁陰。呼兒具繩牀。不履亦不簪。殷勤好風來。爲我消煩襟。一飽萬事了。何用腰黃金。羈勒困名馬。網羅多珍禽。何如山鹿癡。呦呦戀長林。此詩沖澹深邃。金人能爲之者不多也。

馮璧仕履見前。詩筆清峻。似其爲人。素爲趙秉文所激賞。中州集載宋景文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。得壁詩餞行。喜見顏間。詩四韻。每誦一句。輒爲一舉觴。其見重當時如此。

王若虛仕履見前。詩亦稱金代作家。其感秋一首。爲人傳誦。今錄之。詩云。西風撼庭柯。疏葉鳴策策。天地一蕭條。羈懷亦岑寂。青春恍如昨。轉瞬年半百。自從長大來。轉覺日月迫。功名非所慕。老大不

足恤。怛然感時心。自亦不能釋。清晨理短髮。已見數莖白。刀鐻雖可施。殆似兒子劇。此身委蛇耳。毀棄無足惜。况於毛髮間。而乃強脩飾。青青如陸展。星星行復出。畢竟白滿頭。復將何所摘。

秦略字簡夫。陵川人。少舉進士不中。卽以詩爲業。詩尙雕刻。而不欲見斧鑿痕。故頗有自得之趣。悼亡一詩。高出時輩。殆荆公所云看似尋常最奇崛。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。詩云。自古生離足感傷。爭教死別便相忘。荒陂何處墳三尺。老眼他鄉淚數行。多事春風吹夢散。無情寒月照更長。回家恰是新寒節。忍見堂空紙挂牆。略自號西溪老人。有集行世。今佚。

元德明太原秀容人。好問之父也。自幼讀書。世俗鄙事。終其身不挂口。親歿。遺產無幾。德明布衣蔬食。處之自若。累舉不第。放浪山水間。未嘗不一日飲酒賦詩。所爲詩不事雕飾。清美圓熟。無山林枯槁之氣。年四十八終。今錄其同侯子晉賦雁詩云。沈沈江浦雲。浩浩朔漠雪。微生幾寒暑。翅老飛欲折。樓中見新過。夕照送明滅。欹枕數聲來。疏窗耿殘月。悲鳴或天性。南北隨所愜。誰念孤旅人。年年爲愁絕。

麻九疇字知幾。莫州人。三歲識字。七歲能草書及大字數尺者。有神童稱。章宗召見。大奇之。弱冠

入太學。有文名。南渡後。寓居郟蔡間。入遂平西山。始以古學自力。博通五經。於易春秋爲尤長。興定末。府試第一。正大三年。以侯摯趙秉文薦。試館職。賜二甲第一人及第。授太祝。官至應奉翰林文字。九疇資性野逸。高蹇自便。不與世合。其詩精深峭刻。似其爲人。有讀書北陽山中詩云。讀書空山裏。落月低巖幽。山鬼語夜半。怪我非巢由。可以知其大概矣。

劉從益字雲卿。渾源人。南山翁撫之曾孫。大安元年進士。拜監察御史。被黜。起爲葉縣令。入授應奉翰林文字。旋卒。從益博學強記。於經學有所得。爲文章長於詩。五言古詩又其所長。有蓬門先生集。今佚。

宋九嘉字飛卿。夏津人。爲人剛直豪邁。少游太學。有能賦聲。長從李純甫讀書。爲文有奇氣。與雷淵李經相伯仲。中至寧元年進士第。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。咸以能稱。入爲翰林應奉。正大中以疾去官。歿於癸巳之難。

雷淵字希顏。別字季默。應州渾源人。崇慶二年黃裳榜進士甲科。釋褐涇州錄事。終於翰林修撰。淵少孤貧。無以爲資。乃以胄子入國學。便能自樹如成人。未弱冠。卽游於公卿間。太學諸人莫敢與之

抗。渡河後。學益博。文益奇。名益重。生平慕田疇。陳登之爲人。而人亦以古人期之。茲錄其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五古云。閒居愛重九。佳人重相顧。登高酬節物。少室鬱嵯峨。迤邐謝塵土。夷猶出烟蘿。歛如據鰲頭。萬壑赴蜂窩。浩浩跨積風。瀾瀾渺長河。日車仄紅輪。天宇凝蒼波。指點數齊州。始覺氛埃多。我無倚天劍。有淚空滂沱。驚鱗盼輿渚。倦翼占危柯。悔不舉家來。結茅老巖阿。歸途眈老阮。廣武意如何。

張建字吉甫。蒲城人。明昌初。舉才行。授絳州教官。召爲宮教。應奉翰林文字。以老乞身。章宗愛其淳素。不欲令去左右。眷眷久之。超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事。仍賜詩。有從今畫錦蓮峯下。三樂休誇榮啓期之句。士林榮之。建自號蘭泉老人。金時有集行世。今佚。其論詩云。作詩不論長篇短韻。須要詞理俱足。不歉不餘。如荷上灑水。散爲露珠。大者如豆。小者如粟。細者如塵。一一看之。無不圓成。始爲盡善。建詩雖不能盡如所言。然亦未爲無所得也。

呂中孚字信臣。冀州南宮人。孝友純至。爲鄉人所稱。累舉不第。以詩文自娛。著有清漳集。今佚。其賦紅葉云。張園多古木。蕭寺半斜陽。元德明亟稱之。其寫懷詩云。秦川西去遠。不意過漳川。歸夢三千

里。羈愁二十年。謀生空白髮。行路若青天。餘事休相問。相留只醉眠。可謂一片神行。化盡刻劃之迹。

劉勳字少宣。父祖以上爲雲中人。至勳客居濟南。樂其風土。遂占籍焉。少日住太學。有文名。南渡後。專於詩學。往往爲人傳誦。其先世本衣冠族。風流蘊藉。都無科舉氣。見於文字者亦然。其詩大概尖新。長於屬對。其佳句有萬里風沙憐病客。幾年刁斗厭寒更。人憐直道違時好。自喜閒身與物疎。擊筑漫留燕客淚。佩蘭誰識楚臣心。元夜陰晦云。芙蓉城暖東風夜。楊柳樓深笑語春。濟南云。午風襟袖知秋早。甲夜闌干得月多。又云。船行著色屏風裏。人在回文錦字中。百和香薰風過處。萬盤珠落雨來時。可謂對仗工整。吐屬風雅者也。

李俊民仕履見前。其詩多幽深激烈之音。繫念宗邦。寄懷深遠。不徒以清新奇崛爲工。今錄其姚子昂畫馬云。雄姿卓立開天骨。騰踏萬里如神速。可憐不遇九方臯。空使時人指爲鹿。自從大奴守天育。無由更聘追風足。中原一戰收乾坤。白髮將軍髀生肉。

王鬱字飛伯。大興人。儀狀魁奇。目光如鶻。少居釣臺。閉門讀書。不接人事。久之。爲文法柳宗元。闕肆奇古。動輒數千言。歌詩俊逸。效李白。嘗作王子小傳。以自叙。天興元年。汴京被圍。挺身突出。爲兵士

所得。其將遇之甚厚。鬱徑行無機防。爲其下所忌見殺。臨終懷中出書曰。是吾平生著述。可傳付中州士大夫。曰王鬱死矣。年三十餘。其所作傷別曲。爲人傳誦。今錄之。蘭臯飛暗塵。征車紆去轍。長安雖咫尺。回首繁華歇。故人亭下酒。蛾眉眼中血。平生慷慨腸。忽作柔絲結。傳聞紫塞傍。秋烽下危堞。班超未投筆。來瑱空嚼鐵。誰能金閨中。坐眷娟娟月。與鬱同時以詩鳴者。雷瑄侯册王元粹云。

雷瑄字伯威。坊州人。以薦書從事史館。調入作司使。博學能文。時輩少有及者。并州人李汾與瑄同入史館。以高蹇得罪。瑄作詩以送。頗譏翰林諸人不能少忍。至與一書生相角逐。使之狼狽而去。有郎君未足留商隱。官長從教罵廣文。又云。明日春風一杯酒。與君同醉信陵墳。人甚稱之。生平所作。以樂府體古意四首爲最得意。

王元粹字子正。初名元亮。後止名粹。平州人。年十八九。作詩便有高趣。性習專固。世事不以攬其懷。故時輩無能及之。用門資敍爲南陽酒官。遭亂。流寓襄陽。襄陽破。隻身北歸。遂爲黃冠以終。其西山避亂詩三首之一云。野宿不得曉。飛霜沾敝袍。空山凝寒色。天邊星月高。憶昨離鄂城。數家同遁逃。穿林恐相失。前後聞呼號。避亂但欲速。焉知登頓勞。俯臨萬仞壑。性命輕鴻毛。此詩氣骨蒼健。有少陵風

格。

元好問仕履見前。其詩文樂府。實爲金源一代之冠。天生斯人。俾以集北方人文之大成者也。郝經遺山先生墓誌銘曰。先生當德陵之末。獨以詩鳴。上薄風雅。中規李杜。粹然一出於正。直配蘇黃氏。天才清贍。遂婉高古。沈鬱大和。力出意外。巧縛而不見斧鑿。新麗而絕去浮靡。造微而神采粲發。雜弄金璧。糝飾丹素。奇芬異秀。洞蕩魂魄。看花把酒。歌謠跌宕。挾幽并之氣。高視一世。以五言雅爲正。沈德潛說詩碎語曰。裕之七言古詩。氣王神行。平蕪一望。常得峯巒高插。濤瀾動地之概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。趙翼甌北詩話曰。蘇陸古體詩。行墨間尙多排偶。一則以肆其辨博。一則以侈其藻繪。固才人之能事也。遺山則專以單行。絕無偶語。構思窅渺。十步九折。愈折而意愈深。味愈雋。雖蘇陸亦不及也。七言律則更沈摯悲涼。自成聲調。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。少陵十數聯外。絕無嗣響。遺山則往往有之。如車駕遁入歸德詩云。白骨又多兵死鬼。青山原有地行仙。蛟龍豈是池中物。蟻蝨空悲地上臣。出京詩云。只知灞上眞兒戲。誰謂神州竟陸沉。送徐威卿詩云。蕩蕩青天非向日。蕭蕭春色是他鄉。鎮州詩云。只知終老歸黃土。忽漫相看是楚囚。日月盡隨天北轉。古今誰見海西流。還冠氏詩云。千里關河高

骨馬。四更風雪短檠燈。座主閑閑公諱日詩云。贈官不暇如平日。草詔空傳似奉天。此等感時觸事。聲淚俱下。千載後又使讀者低徊不置。蓋事關家國。尤易感人耳。據以上三則而言。則遣山詩各體皆佳。實足以上繼李杜。平揖蘇黃。下開虞（集）高（啓）而無愧矣。

辛愿字敬之。福昌人。自號女几野人。年二十五始知讀書。取白氏諷諫集自試。一日便能背誦。乃聚書環堵中讀之。至書伊訓詩河廣。若有所省。欲罷不能。因更致力焉。由是博極羣書。於三傳爲尤精。杜詩韓筆。未嘗一日去其手。作文有繩尺。詩律精嚴。有自得之趣。性野逸。負高氣。不修威儀。高廷玉爲河南府治中。延爲上客。廷玉爲府尹。陷誣。愿亦被訊掠。幾不得免。自是生事益促。又不得不與世交接。其枯槁憔悴。流連頓踣。往往見之於詩。有詩數千首。佳句極多。如自憐心似魯連子。人道面如裴晉公。萬事直須稱好好。百年端欲付悠悠。院靜寬留月。窗虛細度雲。浪翻魚出浦。花動鳥移枝。之類是也。元好問曰。敬之業專而心通。敢以是非白黑自任。每讀劉景玄趙宜之雷希顏李欽叔張仲經李仲梁王仲澤麻知幾之詩。必爲之探源委。發凡例。解絡脈。審音節。辨清濁。權輕重。片善不掩。微疵必指。如老吏斷獄。文峻網密。細毫不相貸。如衲僧得正法眼。徵詰開示。幾於截斷衆流。人有難之者。則曰。我雖不解。

詩。解詩莫如我。故朋輩中有公鑒而無姑息者。必以敬之爲稱首。蓋不本於教育。不階於講習。不出於父兄。而卓然成就如此。然則若吾敬之者。眞特立之士哉。

李汾字長源。太原平晉人。少游秦中。喜讀史書。覽古今成敗治亂。慨然有功名心。工於詩。專學唐人。其妙處不減李白崔顥。爲人尙氣。跌宕不羈。頗褊躁。觸之輒怒。以是多爲人所惡。元光間。游大梁。舉進士不第。能詩聲。一日動京師。用薦爲史館書寫。以病目免歸。復入南京。上書言時事。不報。出客唐鄧。會北兵入境。恆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。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。頗謀自安。懼汾言論。欲除之。汾覺。遁泌陽。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。鎖養馬平。絕食而死。年未四十。汾平生詩甚多。不自收集。故往往散落。其再過長安有云。三輔樓臺失歸雁。上林花木怨啼鶻。空餘一掬傷時淚。暗墮昭陽石馬前。又下第絕句云。學劍攻書事兩違。回頭三十四年非。東風萬里衡門下。依舊中原一布衣。又記時事云。捕得酒泉生口說。衆會撻面哭單于。望少室云。圭影靜涵秋氣老。劍峯橫倚斗杓寒。夏夜云。鴉銜暝色投林急。螢曳餘光入草深。鶴鶴樓云。白鳥去邊紅樹小。斷雲橫處碧山多。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。

李獻甫字欽用。獻能從弟也。博通書傳。尤精左氏及地理學。興定五年登進士第。爲威陽簿。累仕

至鎮南軍節度副使。年四十。死蔡州之難。所爲詩號天倪集。今佚。其秋風怨一首。置諸昌谷集中。幾無以辨。

麻革仕履見前。其詩亦卓卓可傳。今錄其置酒半山亭一詩云。抱懷久不寫。兀坐如繫囚。永懷西山勝。浩蕩成茲游。巖壑互窈窕。叢蘿鬱深幽。飛烟入虛無。長風跨崑邱。楚甸散林莽。商顏亦綢繆。雷雨天地空。景物入夜浮。况當節律變。萬物颯以秋。雲來白石慘。天澹清江流。西望渺關河。沈沈生暮烟。蘭茗暗幽谷。菱荷老芳洲。一笑舉酒觴。浩歌聊自酬。幽賞欣未極。慨歎心悠悠。世事蒼茫外。寒沙明白鷗。段克己字復之。號遜庵。別號菊莊。稷山人。弟成己字誠之。號菊軒。皆舉進士。入元不仕。結河汾詩社。徜徉山水以終。昆弟擅名文章。尙書趙秉文目之曰二妙。故其合編詩集。卽以爲名。

(三) 詞家

金人之詞。留傳絕尠。在今日可得見者。自元好問中州樂府外。則四印齋之明秀天籟二集。疆村叢書所列之金詞五家。餘則一鱗一爪。僅見於徐鉉詞苑叢談陶樑詞綜補遺而已。夫金主中夏。亦越百年。而倚聲一道。祇此寥寥數家。不得不謂之難能而可貴。然諸家之精心結撰。要自有不可磨滅者。

在。故能閱千載而常新。余嘗取而猶繹之。知其聲宏氣壯。振其北風雄直之音。發抒其意內言外之辭。以與南宋諸詞人對抗。洵無愧色。至諸詞家之得力所在。類皆取徑於東坡樂府。以上窺乎花間者也。昔人云。宋自南渡後。程學盛於南。蘇學盛於北。職是言之。知金人之瓣香玉局。固不僅詩文爲然。卽大江東去一派。亦奉之爲金科玉律矣。

海陵庶人詩固雄鷲。詞亦如之。其鵲橋仙中秋待月不至云。停杯不舉。停歌不發。等候銀蟾出海。不知何處片雲來。做許大通天障礙。虬髯撚斷。星眸睜裂。惟恨劍鋒不快。一揮截斷紫雲腰。子細看嫦娥體態。喜遷鶯。賜御前都統騎衛大將軍韓邪云。旌麾初舉。正駉驥力健。嘶風江渚。射虎將軍。落鷗都尉。繡帽錦袍翹楚。怒礮戟髯爭奮。捲地一聲鼙鼓。笑談頃長江齊楚。六師飛渡。此去。無自墮金印如斗。獨把江名攜取。斷鎖機謀。垂鞭方略。人事本無今古。試展臥龍韜縠。果見成功旦暮。問江左。想雲霓切望。玄黃迎路。其桀驁之態。溢於言表。他蓋可知也。

世宗詩見前。亦能詞。法苑春秋載其賜元悟玉禪師減字木蘭花云。但能了淨。萬法因緣何足問。日月無爲。十二時中更不疑。常須自在。識取從來無罣礙。佛佛心。佛若休心也是塵。此以禪語爲

詞。是別開生面者也。

章宗嘗有蝶戀花詠聚頭扇云。幾股湘江龍骨瘦。巧樣翻騰。疊作湘波皺。金縷小鈿花草鬪。翠條更結同心扣。金殿珠簾閒永晝。一握清風。暫喜懷中透。忽聽傳宣須急奏。輕輕褪入香羅袖。生查子擘橙爲軟金杯云。風流紫衣郎。痛飲烏紗岸。柔軟九迴腸。冷怯玻璃盃。纖纖白玉蔥。分付黃金彈。借得洞庭春。飛上桃花面。倚聲之工。可見一斑。

完顏從郁字文卿。本名瑀。字子玉。衛紹王改賜焉。以父任充符寶。章宗試一日百篇賜第。元好問曰。朝廷經略西蜀。宗室綱遣太尉中孚之子公輔說吳曦稱藩。文卿私謂梁經父言。誘人以叛。豈有天下者所宜爲。其後蜀事竟不成。識者稱焉。仕至安肅刺史。其詞有西江月題邯鄲王化呂仙翁祠堂云。壁斷何人舊字。鑪寒隔歲殘香。洞天人去海茫茫。玩世仙翁已往。西日長安道遠。春風趙國臺荒。行人誰不悟黃梁。依舊紅塵陌上。

吳激字彥高。自號東山。建州人。宋宰臣拭之子。而米芾之壻也。工詩能文。字畫俊逸。得婦翁筆意。尤精樂府。造語清婉。哀而不傷。將宋命至金。金以知名留不遣。命爲翰林待制。皇統二年。出知深州。到

官三日而卒。著有青山集十卷。並樂府。今俱佚。古今詞話載激在會寧府。遇一老姬善琵琶者。自言故宋黎園舊籍。激對之淒然。爲賦春從天上來。詞云海角飄零。歎漢苑秦宮。墜露飛螢。夢回天上。金屋銀屏。歌吹競舉青冥。問當時遺譜。有絕藝鼓瑟湘靈。促哀彈。似林鶯歷歷。山溜泠泠。黎園太平樂府。醉幾度春風。鬢變星星。舞破中原。塵飛滄海。風雪萬里龍庭。寫胡笳幽怨。人憔悴不似丹青。酒微醒。對一窗涼月。燈火青熒。又詞品載洪邁云。先公在燕山日。偶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。出侍兒佐酒。中有一人進止溫雅。意態摧抑可憐。問其姓名。乃宣和殿宮姬也。坐客翰林直學士吳彥高作人月圓詞紀之云。南朝千古傷心事。猶唱後庭花。舊時王謝。堂前燕子。飛向人家。恍然一夢。仙肌勝雪。宮髻堆鴉。江州司馬。青衫淚溼。同是天涯。舉座淒然。有揮涕者。

蔡松年仕履見前。元好問謂百年以來。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。號吳蔡體。其詞名明秀集。其念奴嬌追和赤壁詞用韻者。元好問取以壓卷。並謂此歌以離騷痛飲爲首句。公樂府中最得意者。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。詞云。離騷痛飲。笑人生佳處。能消何物。夷甫當年成底事。空想巖巖玉壁。五畝蒼烟。一邱寒碧。歲晚憂風雪。西州扶病。至今悲感前傑。我夢卜築蕭閑。覺來巖桂。十里幽香發。魄磊

胸中冰與炭。一酌春風都滅。勝日神交。悠悠得意。離恨無毫髮。古今同致。永和徒記年月。子珪傳其家學。亦優於詞。

鄧千江臨洮人。詞品謂金人樂府稱千江。所作望海潮爲第一。其詞全步驟沈公述上王君貺一首。而繁縟雄壯。何啻十倍過之。不止出藍已也。詞云。雲雷天塹。金湯地險。名藩自古臯蘭。營屯繡錯。山形米聚。襟喉百二秦關。鏖戰血猶殷。見陣雲冷落。時有雕盤。靜塞樓頭曉月。依舊玉弓彎。看看定遠西還。有元戎闡令。上將齋壇。區脫書空。兜鈴夕解。甘泉又報平安。吹笛虎牙間。且宴陪珠履。歌按雲鬢。招取英靈毅魄。長繞賀蘭山。

張中孚字信甫。世爲安定望族。初以父任知寧環鎮戎三州。官至南京留守。其驀山溪一詞。極爲悲慨淋漓。詞云。山河百二。自古關中好。壯歲喜功名。擁鞍雕裘繡帽。時移事改。萍梗落江湖。聽楚語。厭蠻歌。往事知多少。蒼顏白髮。故里欣重到。老馬省曾行。也頻嘶冷烟殘照。終南山色。不改舊時青。長安道。一回來。須信一回老。

趙可字獻之。高平人。貞元二年進士。仕至翰林院直學士。風流有文采。詩樂府皆傳於世。號玉峯。

散人集。今佚。其驀山溪賦崇福（在太原晉溪）荷花云。雲房西下。天共蒼波遠。走馬記狂游。正芙蓉平鋪錦面。浮空欄檻。招我倒芳尊。看花醉。把花歸。扶路清香滿。水楓舊曲。應逐歌塵散。時節又新涼。料開遍橫塘清淺。冰姿好在。莫道總無情。殘月下。曉風前。有恨何人見。

王寂仕履見前。詩文固卓然可稱。其詞亦具花間之丰神。今錄其點絳脣閨思云。疏雨池塘。一番雨過花成陣。海榴紅褪。燕語低相問。冰簟紗幮。玉骨涼生潤。沉烟噴日長人困。枕破斜紅暈。

馮子翼仕履見前。著有樂府附集以行。今佚。茲錄其江城子一首。臙脂波上月如鉤。問青樓。覓溫柔。庭院深沉。窗戶掩清秋。月下香雲嬌墮砌。花氣重。酒光浮。清歌皓齒豔明眸。錦纏頭。若爲儔。門外三更燈影立。驂騑結習未忘吾老矣。煩惱夢。赴東流。讀來頗覺無限感愴。

劉迎仕履見前。詩文樂府皆擅長。茲錄其烏夜啼一首。菱鑑玉篦秋月。薰爐銀葉朝雲。宿醒人困。屏山夢。烟樹小江村。翠甲未消蘭恨。粉香不礙梅魂。離愁分付殘春雨。花外注黃昏。昔人評此詞謂纖穠多姿。無一字不豔。無一字不愁。

黨懷英仕履見前。其少日師事劉巖老。與濟南辛幼安爲同學。幼安回南。詞名大振。懷英在北。詩

文詞並臻佳妙。故言大定以還之文學。必以懷英爲首屈一指。其詞有感皇恩七夕云。一葉下梧桐。新涼風露。喜鵲橋成渺雲步。舊家機杼。巧織紫綃如霧。新愁還織就。無重數。天上何年。人間朝暮。回首新津又空渡。盈盈別淚。散作半空疏雨。離魂都付與。秋將去。

王庭筠仕履見前。其詞秀逸。高出儕輩。今錄兩闕。一鳳棲梧云。衰柳疎疎苦滿地。十二欄干。故國三千里。南去北來人老矣。短亭依舊殘陽裏。紫蟹黃柑眞解事。似倩西風。勸我歸歟未。王粲登樓寥落際。雁飛不斷天連水。二訴衷情云。夜涼清露滴梧桐。庭樹又西風。薰籠舊香猶在。曉帳煖芙蓉。雲淡薄。月朦朧。小簾櫳。江湖殘夢。半在南樓。畫角聲中。

趙秉文仕履見前。其爲人宏獎風流。備載於元遺山中州集。劉京兆歸潛志。可謂不遺餘力矣。所作詞高古簡淡。以青杏兒一調爲最。詞云。風雨替花愁。風雨罷花也應休。勸君莫惜花前醉。今年花謝。明年花謝。白了人頭。乘興兩三甌。揀溪山好處追游。但教有酒身無事。有花也好。無花也好。選甚春秋。

折元禮字安上。世爲麟撫經略使。父定遠。僑居於忻。遂占籍焉。明昌五年兩科擢第。學問該博。爲

文有法度。仕至延安侍中。死於葭州之難。中州樂府列其望海潮一闋。題爲從軍舟中作。詞云。地雄河岳。疆分韓晉。潼關高壓秦頭。山倚斷霞。江吞絕壁。野烟縈帶滄洲。虎旆擁貔貅。看陣雲截岸。霜氣橫秋。千雉巖城。五更殘角。月如鉤。西風曉入貂裘。恨儒冠誤我。卻羨兜鍪。六郡少年。三明老將。賀蘭烽火新收。天外岳連樓。想斷雲橫曉。誰識歸舟。剩着黃金換酒。羯鼓醉涼州。讀此可知邊城月夜清肅光景。

王特起仕履見前。詞工長調。極細膩熨貼。與南宋史邦卿如驂之靳。其喜遷鶯別內云。東樓歡宴。記遺簪綺席。題詩紈扇。月枕雙欹。雲窗同夢。相伴小花深院。舊懽頓成陳迹。翻作一番新怨。素秋晚。聽陽關三疊。一尊相餞。留戀情繾綣。紅淚洗妝。雨識梨花面。雁底關河。馬頭星月。西去一程程遠。但願此心如舊。天也不違人願。再相見。把生涯分付。藥爐經卷。評者謂此詞纏綿悽惻。令人不能爲懷。

李俊民仕履見前。金亡後。隱遁不出。其詞與詩文並傳。今錄兩闋於下。一謁金門寄梅云。開未徹。先把一枝偷折。看取黃昏今後別。暗香浮動月。誰爲尋芳時節。誤了前村踏雪。爲問花間能賦客。如何心似鐵。二感皇恩出京門有感云。忍淚出門來。楊花如雪。惆悵天涯又離別。碧雲西畔。舉目亂山重疊。據鞍歸去也。情淒切。一日三秋。寸腸千結。敢向青天問明月。算應無恨。安用暫圓還缺。願人長似

月圓時節。

元好問仕履見前。張炎評其詞。謂深於用事。精於鍊句。其風流蘊藉處。不減周秦。其邁陂塘詠雁。邱叙云。太和五年乙丑歲。赴試并州。道逢捕雁者。云今日獲一雁。殺之矣。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。竟自投於地而死。余因買得之。葬之汾水之上。累石爲識。號曰雁邱。並作雁邱詞。問世間情是何物。直教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。老翅幾回寒暑。歡樂趣。別離苦。就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。渺萬里層雲。千山暮雪。隻影向誰去。橫汾路。寂寞當年簫鼓。荒烟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。山鬼暗啼風雨。天也妒。未信與。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。爲留待騷人。狂歌痛飲。來訪雁邱處。可謂一往情深。含有無限悲感者也。

段克己及弟成己仕履俱見前。克己水調歌頭一闕。題爲癸卯八月十七日。逆旅平陽夜聞笛聲有感而作。詞云。亂雲低薄暮。微雨洗清秋。涼蟾乍飛破鏡。倒影入南樓。水面金波灩灩。簾外玉繩低轉。河漢截天流。桂子墜無迹。爽氣集征裘。廣寒宮。在何處。可神游。一聲羌管誰弄。吹徹古梁州。月自與人無意。人被月明催老。今古共悠悠。壯志久寥落。不寐數更籌。成己滿江紅詞云。點檢花枝。風雨外雪。

堆瓊蠹。春去也。朱絲絃斷。鸞膠難續。眼底光陰原可惜。舊游回首尋無迹。對青山一晌倚枯藤。灘聲急。人已老。身猶客。家在邇。歸猶隔。縱語音如舊。形容非昔。芳草緜緜隨意綠。平波渺渺傷心碧。到愁來。惟覺酒杯寬。人間窄。蓋寓身世之感者也。

白樸字仁甫。又字太素。號蘭谷。澳州人。父賁。仕金爲樞密判官。以事遠適。將樸鞠養於元好問。元白爲中州世契。兩家子弟。每舉長慶故事。以詩文相往來。樸爲賁之仲子。於好問爲通家姪。甫七歲。遭壬辰之難。明年春。京城變。好問遂挈以北渡。讀書穎悟異常兒。日親炙於好問父子。卜築於淖陽。律賦爲專門之學。而樸有能聲。號後進之翹楚。好問每過之。必問爲學次第。常贈之詩曰。元白通家舊。諸郎獨汝賢。未幾。生長見聞。學問博覽。然自幼經喪亂。蒼皇失母。便有山川滿目之歎。逮亡國。恆鬱鬱不樂。以故放浪形骸。期於適意。元中統初。丞相史天澤將薦之於朝。再三遜謝。後僑寓金陵。以終。平生留意於長短句。清雋婉逸。意愜韻諧。可與張炎相匹。惟以製曲掩其詞名。今天籟集尙行於世。

按清定四庫全書提要。列天籟集於金人著作中。以其入元不仕。有晉陶淵明遺風。列入金人。從其志也。

(四) 曲家

曲盛於元。實創於金。金以院本著名。院本者明寧獻王以爲行院之本也。顧不知行院一語作何解。後讀王國維宋元戲曲史。引元刊張替殺妻雜劇云。你是良人良人宅眷。不是小末小末行院。則行院者大抵金元倡伎所居。其所演唱之本。卽謂之院本云爾。其名見於陶九成輟耕錄者。有六百九十種之多。惜在今日。無一存留。莫能窺其本末。然就詞曲調內之諸牌名證之。如似娘兒歸塞北門鶴鶉。愁郭兒等。今並列北曲譜中。其爲金人所創無疑。且金時董解元之西廂。奉爲北曲之祖。至今無異議。而號爲元曲四大家。半皆金末遺民。欲不謂之創始。其可得乎。

董解元名字爵里無攷。據輟耕錄定爲金章宗時人。其稱解元。非科舉中之解元。實爲金元士子之普通稱謂。(詳拙著元劇研究)例如小說中富人之稱員外。妻之稱安人。概爲一時之方言。其記張君瑞與崔鶯鶯事。譜入弦管。當時謂之搦彈詞。後人遂稱之曰弦索西廂。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。董曲今尙行世。精工巧麗。備極才情。而字字本色。言言古意。當是古今傳奇鼻祖。金人一代文獻盡之矣。清施國祁禮耕堂雜說云。董西廂分上下二卷。無齣名關目。行間全載宮調引子。尾聲率填樂府

方言。不採類書故實。曲多白少。不注工尺。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蹄。神采駿逸。此又涵虛子（寧獻王之別號）評目所未及。董西廂文。由以上二說證之。其價值可知矣。至搗彈詞之體。尙未說明。今爲之詳述焉。夫搗彈詞之體格。與評話彈詞相類。由一人彈唱。一切動作。概自其口中說出。通體是旁人敘述口氣。不似元劇之扮演登場。代人言語。作爲種種之角色者也。且其套數極短。往往一二曲後。即用尾聲。尾聲之後。別聯他曲。其長者亦不過五六支而止。又每曲之上下疊。皆用全調整齊畫一。蓋從頭至尾。成一篇之大文章也。茲錄其長亭送別一段。俾知其采當時方言。而作爲絕妙之文字也。莫道男兒心如鐵。君不見滿川紅葉。盡是離人眼中血。且休上馬。苦無多淚與君垂。此際情緒你爭知。馬兒登程。坐車兒歸舍。馬兒往西行。坐車兒往東拽。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。我郎休怪強牽衣。問你西行幾日歸。著路裏小心呵。且須在意。省可裏晚眠早起。冷茶飯莫吃好將息。我專倚門兒專望你。驢鞭半裊。吟肩雙聳。休問離愁輕重。向個馬兒上駝也。駝不動。帝里酒釀花濃。萬般景媚。休取。次共別人便學連理。少飲酒。省游戲。記奴言語。必登高第。妾守空閨。把門兒緊閉。不拈絲管。罷了梳洗。你咱自必把香書頻寄。一個止不定長吁。一個頓不開眉黛。兩邊的心緒。一樣的情懷。

白樸事實見前。涵虛子評其詞如鵬搏九霄。又謂風骨磊塊。詞源滂沛。若大鵬之起北溟。奮翼凌乎九霄。有一舉萬里之志。宜冠於首。元鍾嗣成錄鬼簿載其所作雜劇有十七種。今存者爲梧桐雨。牆頭馬上兩種。茲錄其小令四支。題爲知幾。（陽春曲）知榮知辱牢緘口。誰是誰非暗點頭。詩書叢裏且淹留。閑袖手。貧煞也風流。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且盡樽前有限杯。回頭滄海又塵飛。日月疾。白髮故人稀。不因酒困因人困。常被吟魂惱醉魂。四時風月一閒身。無用人。詩酒樂天真。張良辭漢全身計。范蠡歸湖遠害機。樂山樂色總相宜。君細推。今古幾人知。

關漢卿名失攷。號己齋叟。大都人。金末爲太醫院尹。金亡不仕。以曲自娛。所撰雜劇。錄鬼簿列有六十三種之多。今存者爲西蜀夢。拜月亭。謝天香。金線池。望江亭。救風塵。單刀會。玉鏡臺。詐妮子。蝴蝶夢。竇娥怨。魯齋郎。續西廂。共十三種。玄虛子評其詞如瓊筵醉月。又謂觀其詞語。乃可上可下之才。蓋所以取者。初爲雜劇之故。卓以前列。茲錄其散套閨怨。（北仙呂翠裙腰）曉來雨過。山橫秀野。水漲汀洲。闌干倚徧空回首。下危樓。一天風物暮傷秋。（六么遍）乍涼時候。西風透。碧梧脫葉。餘暑纔收。香生鳳口。簾垂玉鉤。小院深閉晴晝。清幽。聽聲聲鵲噪柳梢頭。（寄生草）爲甚憂。爲甚愁。爲蕭郎一

去經今久。玉臺寶檻生塵垢。綠窗冷落閑針繡。豈知人玉腕。釧兒鬆。豈知人兩葉眉兒皺。（上京馬）
他何處共誰人攜手。小閣銀瓶澹歌酒。况忘了咒。不記得低低耨。（後庭花煞）掩袖暗含羞。開尊越
釀愁。悶把苔牆畫。慵將錦字收。最風流。真真恩愛。等閑分付等閑休。關之夫人亦嫺吟詠。關悅其媵婢。
欲納之。作小令以貽夫人云。鬢鴉臉霞。屈殺了將陪嫁。規模全似大人家。不在紅娘下。巧笑迎人。文談
回話。真如解語花。若咱得他。倒了蒲桃架。夫人答以詩云。聞君偷看美人圖。不似關王大丈夫。金屋若
將阿嬌貯。爲君唱倒醋葫蘆。關見之。付之一嘆。關好談鬼怪。著有鬼董行世。

按白樸關漢卿二人。自來談曲者皆置諸元四家中。茲以其爲金之遺民。援元好問例。入於此編。

三元

元氏本造家於朔漠。以殺戮爲耕作。逐水草而居處。初無文學之可言。迨至太祖成吉思汗聚會幹難河之上。方尊位號。始定教條。既近取乃蠻。復遠攻回紇。渡黃河以蹴西夏。踰居庸以瞰中原。太宗繼之。而滅金源。於是金之文士悉爲元有矣。世祖承之。而詔宋籙。於是宋之文士悉爲元有矣。當其未入塞時。沿用元昊所造之畏吾字。謂之衛兀。中統時。八思巴作蒙古字千餘。其母四十有一。今所傳之元祕史。及金石書中所載琳宮梵宇中之聖旨碑。原本皆此等文字。譯爲漢文。俚俗嗶啞。然草昧之際。則然。泊乎大業告成。並不以此取士。太宗始得中原。輒用耶律楚材言。以科舉選士。世祖既定天下。王鶚獻計。許衡立法。事未果行。至仁宗延祐間。始斟酌舊制而行之。取士以德行爲本。試藝以經術爲先。士褒然舉首。應上所求者。皆彬彬輩出矣。趙郡蘇天爵曰。國家平定中原。士踵金宋餘習。率皆麤豪衰茶。涿郡盧摯始以清新飄逸爲之倡。延祐以來。則有蜀郡虞公。浚儀馬公。以雅正之音鳴於時。士皆轉相慕效。而文章之習。今獨爲盛焉。虞文靖公序傅與礪詩曰。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。宗尙

眉山之體。至涿州盧公處道稍變其法。始以詩名東南。宋季衰陋之氣。亦已銷盡。大德中。文章輩出。赫然鳴其治平者。則浦城楊仲弘。江右范德機其人也。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。思致高遠。亦自成一。家。進士薩天錫者。最長於情。流麗清婉。作者皆愛之。而德機里人傅君與礪詩。其風韻足以追前所道。諸君。二公皆一代名家。其言足爲定評。惟文章一道。不出駢散二途。歷代風會雖殊。而體格不甚相遠。至於有韻之作。則體格每隨聲律而轉變。樂府古詩變而爲唐之五七言律詩。自五代至宋。詩又變而爲詞。自宋至元。詞又變而爲曲。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。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。皆藉以知名於世。其抒情寫景。時能得樂府之遺。而於雜劇尤可考見當時社會之情狀。至足耐人研討。是又奇渥溫氏一朝之特色已。

(一) 文家

昔歐陽元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龐而蔚。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。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。泰定天歷之文贍而雄。百餘年間。魁儒碩彥。相繼挺生。匠心所運。發爲詞華。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。規矩淵源。歷歷可溯。自王元美創爲元無文章之說。耳食者遂信爲實然。於是視元人著作若敝屣。可勝歎哉。

予惟有元之文。分南北二宗。北宗以元裕之爲圭臬。輔之者爲郝伯常楊煥然。其接武而興者。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盧處道許可用。南宗又分兩派。在江右者倡於吳幼清。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元功卓然爲大家。浙東之在鄞者。戴帥初任叔實袁伯常。在婺者則有許益之吳立夫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。泊夫末造。北學久衰。江右之人才亦不振。惟浙東一派。英賢輩出。鬱爲後勁。有若李季和陳子上戴叔能楊廉夫陳敬初若而人。亦云盛矣。其文或蒼茫渾灑。或淳泓演迤。或幅強可喜。或瀟灑不羣。上足以嗣響唐宋。下亦無慚於有明。羅而列之。元美誣詞。不攻自破矣。

郝經字伯常。陵川人。官至翰林侍讀學士。贈昭文館大學士。榮祿大夫。追封冀國公。諡文忠。著有陵川集。經以中統元年使宋。爲賈似道所拘。留儀真者十六年。其大節炳耀古今。而學問文章。亦具有根柢。如太極先天諸圖說。辨微論數十節。及論學諸書。皆深切著明。洞見闡奧。周易春秋諸傳。於經術尤深。故其文雅健雄深。無宋末膚廓之習。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。不但以忠義著也。

姚樞字公茂。號雪齋。營州柳城人。後遷洛陽。少篤於學。自期甚高。歲壬辰。中書楊惟中與偕覲元太宗。爲燕京行臺郎中。未幾辭去。中統元年。拜東平宣撫使。歷官中書左丞。昭文館大學士。翰林學士。

承旨。卒贈榮祿大夫。少師。封魯國公。諡文獻。著有雪齋集。初公茂與惟中從太子闕出南征。軍中得名儒趙復。始得程朱之書。後棄官居衛州。自板諸經。散之四方。時河內許衡平仲。廣平竇默漢卿並在衛。三人互相講習。而北方之學者始聞進學之序焉。許有壬曰。宋金之際。兵燹頻仍。版帙散亡殆盡。文獻公獨首唱經學。闡明斯道。厥後名儒接踵而出。氣運昌隆。文章爾雅。推迴瀾障川之功。論者謂公之功不在禹下云。

戴表元字帥初。一字曾伯。慶元奉化人。宋咸淳中。登進士乙科。元大德中。以薦除信州教授。調婺州。移疾歸。再以修撰博士薦。不起。終於家。著有剡源集。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遊。學問淵源。具有授受。宋季文章。氣萎蘼而詞骯髒。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。其學博而肆。其文清深雅潔。化朽腐爲神奇。間事摹畫。而隅角不露。尤自祕重。不妄許與。至元大德間。東南之士。以文章大名重一時。帥初一人而已。

陸文圭字子方。江陰人。幼而穎悟。博通經史。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。宋咸淳初。以春秋中鄉選。延祐設科。再中鄉舉。以老疾不應徵召。卒於家。著有牆東類稿。史稱文圭之文。融會經傳。縱橫

變化莫測其涯涘。東南學者皆宗師之。細核所作。史言非過譽也。

劉詵字桂翁。廬陵人。生於宋末。猶及見諸遺老。得其緒論。迨延祐復科舉後。益肆力於名物度數。訓詁箋註之學。既十年不第。乃刻意於詩古文。江南行御史臺。屢以教官館職遺逸薦。皆不報。至正十年卒。著有桂隱集。歐陽玄謂其文根柢六經。屬鑿子史。躡轢百家。淳濤演迤。資深取宏。築雉哲匠。達於宗工。液古融今。自執其韠。應慮不惑。靡施弗宜。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。踔厲風發之狀。韞玉在櫝。氣如白虹。不可掩抑。又謂其文溫柔敦厚似歐。明辨雄雋似蘇。至論其妙。非相師非不相師。蓋深得詵之用意者也。

鄧文原字善之。一字匪石。絲州人。隨其父流寓錢塘。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。中魁選。至元間。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。官至集賢直學士。兼國子監祭酒。致仕。致和元年。卒於家。諡文肅。文原學有本原。所作皆溫醇典雅。當大德延祐之世。獨以詞林耆舊。主持風氣。袁桷貢奎左右之。操觚之士。響附景從。元之文章。於是時爲極盛。文原實有獨導之功。所著有內制集。素履齋稿。今並未見傳本。僅傳巴西文集一卷。

任士林字叔實。號松鄉。奉化人。六歲能屬文。諸子百家靡不周覽。鄉子弟多從之學。至大初。中書左丞郝天挺薦授安定書院山長。俄而得嘔疾。卒於杭之客舍。著有松鄉集十卷。趙文敏公曰。叔實之文。沈厚正大。不作瘦語。棘人喉舌。而含蓄頓挫。使人讀之而有餘味。明祭酒胡儼曰。其文篤實而宏博。深厚而舒齊。鏘然而金石奏。燦然而琅玕呈。蓋卓乎有道之言也。

趙孟頫字子昂。宋太祖之後。以秀王伯圭賜第湖州。故爲湖州人。年十四。以父蔭入仕。宋亡家居。會程鉅夫訪遺逸於江南。以孟頫入見。卽授兵部郎中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。卒。追封魏國公。諡文敏。著有松雪齋集。孟頫以宋朝皇族。改節仕元。故不諧於物論。然論其才藝。則風流文采。冠絕當時。不但翰墨爲元代第一。卽其文章。亦揖讓於虞楊范揭之間。不甚出其後也。

吳澄字幼清。號草廬。崇仁人。宋咸淳末。舉進士不第。入元。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。官至翰林學士。卒諡文正。著文集百卷。幼清爲元代大儒。與許文正公衡並稱。號爲南吳北許。而幼清闡經鑄文。則過許遠甚。其爲文指要。見於別趙子昂序。謂文者氣之爲也。人之氣與天地之氣流通爲一。氣有升降。而文隨之。必有豪傑之士出其間。養之異。學之到。足以變化其氣。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。又言理到氣昌。

意精詞達。如星燦雲爛。如風行水流。文之上也。初不待倔強其言。蹇澹其句。怪僻其字。隱晦其意。而後爲工且奇。故其爲文。一遵唐宋諸公遺矩。而實不名一格。良由胸中充實。不可以已。如溥博淵泉。隨地湧出。任其所至。而混混自如。孟子所謂居安資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。

楊奐字煥然。又名知章。乾州奉天人。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。凡秋試四中選。而春試輒不第。入元。以耶律楚材薦。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。兼廉訪使。越十年。致仕歸。著有還山集。奐詩文皆光明俊偉。有中原文獻之遺。其汴故宮記。述北宋大內遺迹。與姚公茂書。論朱子家禮神主之式。舉所見唐杜衍家廟。及汴京宋太廟爲證。東遊記。述孔林古迹尤悉。皆可以備文獻之徵也。

劉因字夢吉。號靜修。容城人。世祖至元十九年。徵授承德郎。右贊善大夫。未幾辭歸。再以集賢學士徵。不起。著有靜修集。因篤信朱子。與許衡同。而其文遒健排奐。迥在衡上。張綸林泉隨筆曰。夢吉文章。動循法度。春容有餘味。如田孝子碑。桐川圖記等作。皆正大光明。較文士之氣象不侔。由其學養功深也。

王恽字仲謀。衛州汲縣人。中統元年。由詳議官授中書省詳定官。官至翰林學士。謚文定。著有秋

潤集。惲文章源出元好問。故其波瀾意度。皆不失前人矩矱。詩篇筆力堅渾。亦能嗣響其師。論事諸作。有關時政者。尤爲疏暢詳明。瞭如指掌。史稱惲有才幹。殆非虛語。不止詞藻之工也。

姚燧字端甫。號牧庵。河南人。姚樞之從子也。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。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集賢大學士。諡曰文。著有牧庵集。張養浩作是集序。稱其才驅氣駕。縱橫開合。紀律惟意。如古勁將率市人戰。鼓行六合。無敵不北。柳貫作燧諡議。稱其典冊之雅奧。詔令之深醇。抉去浮靡。一返古轍。而誌銘箴頌。雄偉光潔。家傳人誦。莫得而掩。宋濂撰元史。稱其文閱肆該洽。豪而不宕。剛而不厲。舂容盛大。有西漢風。黃宗羲選明文案。其序亦云。唐之韓柳。宋之歐曾。金之元好問。元之虞集姚燧。其文皆非有明代作者所能及。則名家論定。其語若合符節。燧之文品。亦可概見矣。

程鉅夫初名文海。以字行。建昌人。少與吳澄同學。宋亡後。從季父飛卿入元。遂留宿衛。改授應奉翰林文字。累官翰林學士承旨。追封楚國公。諡文憲。著有雪樓集。鉅夫宏才博學。被遇四朝。忠亮鯁直。爲時名臣。文章亦舂容大雅。有北宋館閣餘風。蘇天爵文類錄其文十餘篇。大抵皆詔誥碑版。紀功銘德之作。明太祖嘗詔取其文人祕閣。蓋數十年後。雖隔異代。猶重爲著作典型云。

袁桷字伯長。慶元人。宋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。少爲麗澤書院山長。以薦改翰林國史院檢閱官。累遷侍講學士。卒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。追封陳留郡公。諡文清。著有清容居士集。伯長少從戴表元。王應麟。舒岳祥。諸遺老遊。學問淵源。具有所自。其在朝踐歷清華。再入集賢。八登翰苑。凡朝廷制冊。勅。臣。碑。版。多出其手。故其文章博碩偉麗。有盛世之音。尤練習掌故。長於考據。集中議郊祀諸篇。援引經訓。原原本本。當時以其精博。並采用之。蓋伯長本舊家文獻之遺。又當大德延祐之間。爲元治極盛之際。故其著作宏富。氣象光昌。蔚爲承平雅頌之聲。文采風流。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。其承前啓後。稱一代文章之鉅公。良無愧矣。

馬祖常字伯庸。世爲雍古部人。居靖州之天山。高祖錫里濟蘇。金末爲鳳翔兵馬判官。子孫用以官爲氏之例。遂稱馬氏。延祐中。初復科舉。祖常鄉貢會試皆第一。廷試第二。授應奉翰林文字。擢監察御史。累遷禮部尚書。尋參議中書省事。元統初。拜御史中丞。轉樞密副使。乞歸。至正四年卒。諡文貞。著有石田集。其文精贍鴻麗。一洗柔靡卑冗之習。大德延祐以後。爲元文之極盛。而主持風氣。則祖常等數人爲之巨擘云。

虞集字伯生。蜀郡人。宋丞相允文五世孫。父汲。僑寓臨川之崇仁。大德初。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。官至翰林直學士。兼國子祭酒。奎章閣侍書學士。卒諡文靖。著有道園學古錄。文章至南宋之末。道學一派。侈談心性。江湖一派。矯語山林。庸沓猥瑣。古法蕩然。理極數窮。無往不復。有元一代。作者雲興。大德延祐以還。尤爲極盛。而詞壇宿老。要必以集爲大宗。迹其陶鑄羣材。不減廬陵之於北宋。嗚呼。盛矣。

揭傒斯字曼碩。龍興富州人。延祐初。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。應奉翰林文字。遷國子助教。告歸。復召還。天歷初。開奎章閣。首擢爲授經郎。與修經世大典。累官翰林侍講學士。總修遼金宋三史。卒於官。追封豫章郡公。諡文安。有集十四卷。傒斯與虞集范梈楊載齊名。其文章敘事嚴整。語簡而當。凡朝廷大典冊。及碑版之文。多出其手。一時推爲鉅製。楊維禎謂曼碩文章。居虞之次。如歐之有蘇。曾此平心之論也。

許謙字益之。金華人。延祐中。以講學名一時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。著有白雲集。益之初從金履祥遊。講明朱子之學。不甚留意於詞藻。然其詩理趣之中。頗含興象。五言古體尤諧雅音。非擊壤集一派。惟涉理路者比。文亦醇古。無宋人語錄之氣。蓋講學家之兼擅文章者也。

閻復字子靖。其先平陽和州人。徙居高唐。復始生。有奇光照室。性簡重。美丰儀。七歲讀書。穎悟絕人。至元八年。薦爲翰林應奉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遙授平章政事。乞骸骨卒。諡文康。著有靜軒集。復在翰林最久。以文學自任。不肯爲執政官。上亦嘉其謙退。宜其文氣春和融粹。絕去町畦。卓然爲一代大宗矣。

元明善字復初。大名清河人。其先蓋拓跋魏之裔。復初天資穎悟絕出。讀書過目輒記。諸經皆有師法。而尤深於春秋。官至翰林學士。至治二年。卒於位。泰定間。贈資善大夫。河南行省左丞。進封清河郡公。諡曰文敏。有文集行世。復初早以文章自豪。晚益精詣。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。而進古作者之道。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。藐視秦漢。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。新而必自己出。蔚乎其華。敷乎其古聲。倡古學於當代。爲一代之文宗者。柳城姚燧暨公而已。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。

吳萊字立夫。浦陽人。延祐中。復科舉之制。以春秋貢於鄉。試禮部不第。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。未行而卒。年僅四十四。其門人金華宋濂等。私諡爲淵穎先生。編其集爲十二卷。萊與黃潛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。再傳而爲宋濂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。故年不登中壽。身未試一官。而在元人中。屹

然負詞宗之目。與潛貫相埒。黃潛稱其文嶄絕雄深。類秦漢間人。未免溢量。胡助謂他人患其淺陋。而萊獨患其宏博。斯爲篤論矣。

黃潛字晉卿。金華人。延祐二年。賜同進士出身。歷官翰林侍講學士。中奉大夫。知制誥。同修國史。同知經筵事。諡文獻。著有日損齋稿。其文原本經術。應繩引墨。動中法度。學者承其指授。多所成就。宋濂王禕皆嘗受業焉。

歐陽玄字原功。瀏陽人。延祐乙卯。以鄉貢首薦。登進士第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諡曰文。著有圭齋集。玄平生三仕成均。兩爲祭酒。六入翰林。三拜承旨。凡朝廷高文典冊。多出其手。孔齊至正直記曰。歐陽玄作文。必詢其實事而書。未嘗代世俗誇誕。時人謂文法不及虞集。揭傒斯。黃潛。而事實不妄。則過之。然宋濂稱其文如雷電恍惚。雨雹交下。可怖可愕。及乎雲散雨止。長空萬里。一碧如洗。實亦未減於三人也。

柳貫字道傳。浦江人。大德四年。薦爲江山縣教諭。延祐四年。授湖廣儒學副提舉。六年。改國子助教。至治元年。遷博士。泰定元年。遷太常博士。三年。出爲江西儒學提舉。至正元年。擢翰林待制。兼國史

院編修官卒。有集二十卷。貫雖受經於金履祥。其文章軌度。則出於方鳳謝翱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。其史學及掌故舊聞。則出於牟應龍。具見宋濂所作行狀中。學問淵源。悉有所受。故其文章原本經術。精湛闕肆。與金華黃潛不相上下。

許有壬字可用。湯陰人。延祐二年進士。歷官集賢大學士。中書左丞。兼太子左諭德。致仕。卒諡文忠。著有至正集。有壬立朝五十年。三入政府。於國家大事。侃侃不阿。多有可紀。文章亦雄渾闕肆。鑿切事理。不爲空言。稱元代館閣鉅手。

吳師道字正傳。蘭谿人。至治元年進士。仕至國子博士。致仕後。授禮部郎中。有集二十卷。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履祥。又與黃潛柳貫吳萊往來倡和。故爲文具有法度。多闡明義理。排斥釋老。能篤守師傳。

陳旅字衆仲。莆田人。以薦爲閩海儒學官。中丞馬祖常奇之。與遊京師。又爲虞集所知。平章事趙世延引爲國子助教。又出爲浙江儒學提舉。又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。至元元年。遷國子監丞。越二年卒於官。著有安雅堂集。史稱其文典雅峻潔。必求合於古作者。不徒以徇世好。又稱虞集見所作。有我

老將休。付子斯文之語。張翥序亦稱天歷至順間。學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。其許與君特厚。君亦得相與薰濡。而法度周密。蓋紀實也。

蘇天爵字伯脩。真定人。延祐四年。馬祖常以御史監試國子員。拔置第一。釋褐授大都路薊州判官。歷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。大都路總管。兩浙都轉運使。至正十二年。淮右江東盜起。仍命參政江淮行省。總兵於饒信。卒於軍中。著有滋溪集。天爵少從學於安熙。然熙詩文粗野不入格。天爵乃詞華淹雅。根柢深厚。蔚然稱元代作者。其波瀾意度。往往出入於歐蘇。突過其師遠甚。至其序事之作。詳明典核。尤有法度。集中碑版百餘篇。於元代制度人物。史傳闕略者。多可藉以考見。元史本傳稱其身任一代文獻之寄。非溢美也。

鄭元祐字明德。至正丁酉。除平江路儒學教授。移疾去。後七年。復擢浙江儒學提舉。卒於官。本遂昌人。其父希遠徙錢塘。元祐又流寓平江。故其集以僑吳名。其文頗疎宕有奇氣。詩亦蒼古。蓋元祐生於至元之末。猶及見咸淳遺老。中間又得見虞集諸人。得其緒論。末年所與遊者。亦皆顧阿瑛倪瓚張雨之流。互相薰染。其氣韻不同。固亦有自來矣。

陳基字敬初。臨海人。至正中。以薦授經筵檢討。張士誠據吳。引爲學士。書檄多出其手。著有夷白齋稿。敬初受業黃潛之門。所作詩文。皆操縱馳騁。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。能不失其師傅。

(二) 詩家

飄流所始。同祖風騷。騷人以還。作者遞變。五言始於漢魏。而變極於唐。七言盛於唐。而變極於宋。迨於有元。其變已極。故由宋返於唐。而諸體備焉。其間名人志士。項背相望。抒芬鋪藻。各竭其才。上接唐宋之淵源。而後啓有明之文物。此元詩之所以不可廢也。論者謂元詩不如宋。其實不然。宋詩多沈儻。近少陵。元詩多輕揚。近太白。以晚唐論。則宋人學韓白爲多。元人學溫李爲多。要亦伯仲埒耳。間嘗瀏覽諸家。伯常煥然靜修諸公。導其先。虞楊范揭鳴其盛。鐵崖玉笥叔能元吉持其亂。風飄乎亦具一代之音。詎可輕加貶詞哉。

耶律楚材字晉卿。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。金尙書右丞履之子也。生三歲而孤。比長。博極羣書。旁通天文地理衍數。及釋老醫卜之說。貞祐初。辟左右司員外郎。從太祖平定四方。太宗時。官至中書令。至順元年。追封廣寧王。諡文正。著有湛然居士集。平水王鄰曰。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。如寶鑑無塵。寒

冰絕翳。今觀其詩。語皆本色。惟意所如。不以研鍊爲工。而大旨必歸於風教。鄰之所云。殆爲能得其真矣。

耶律鑄字成仲。楚材之子也。累官中書左丞相卒。追贈懿寧王。諡文忠。鑄少而聰敏。尤工騎射。從憲宗征伐。足迹涉歷。多西北極遠之區。故其所著雙溪醉隱集中所述塞外地理典故。往往詳核。有裨於考證。又其家在金元之間。累世貴顯。諳習朝廷舊聞。如瓊林園龍和宮諸賦。敘述海陵章宗軼事。及宮室制度。多金史所未及。其他題詠。亦多關係燕都故實。足以資博識也。

方回字萬里。號虛谷。徽州歙縣人。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。知嚴州。元兵至。迎降。卽以爲建德路總管。尋罷。著有桐江集。回人品卑污。其詩專主江西。生平宗旨。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。雖不免以粗率生硬爲老境。而當其合作。實出宋末諸家上。更不能以人廢言矣。

黃庚字星甫。天台人。嘗客山陰王英孫家。試越中詩社枕易題。庚爲第一。蓋甚爲當時所推重。著有月屋漫稿。其詩體格雖不高。而觸處延賞。時逢警語。如五言之斜陽明晚浦。落葉瘦秋山。柳色獨青眼。梅花同素心。鳴榔丹葉聚。撒網浪花圓諸句。七言之鐘帶斜陽來遠寺。碑和春雨臥平蕪。細柳雨中

垂綠重。殘花風裏亂紅輕。清夜夢分千里月。故鄉人各一方天。皆風致婉約。具晚唐之一體。

劉詵仕履見前。其詩長於五言古體短篇。律詩亦多佳句。五言如山作登樓色。天留隔巷陰。雲分潭際樹。帆上驛邊洲。落日湖陰笛。涼風水郭秋。一燈遺老鬢。四海後元春。樹懸山雨白。門掩佛燈紅。七言如桃花浪起春風闊。燕子寒生社雨多。鳥斷空山孤樹悄。馬嘶小驛一燈昏。江湖宦客孤舟夜。城郭詩翁白髮春。刺繡簾櫳鶯語倦。讀書院落絮飛忙。草意欲供新得句。桃花猶記舊來人。當時諸老宿許其詩。以爲高逼古人云。

吾邱衍字子行。錢塘人。竹素竹房貞白皆其號。隱居教授。至大三年。爲人所累。被攝得釋。不勝其悲。自投西湖死。其詩頗效李賀體。不能盡脫元人窠臼。然胸次既高。神韻自別。往往於町畦之外。逸致橫生。所謂王謝家子弟。雖不復端正者。亦奕奕有一種風氣也。

趙孟頫仕履見前。戴表元序其集。謂子昂古賦凌歷頓迅。在楚漢之間。古詩沈涵鮑謝。自餘諸作。猶傲睨高適李翱。又陶宗儀輟耕錄述虞伯生嘗以所作詣公。有句云。山連閣道晨留輦。野散周廬夜屬囊。公曰。美則美矣。若改山爲天。野爲星。則尤美。伯生深服之。觀此。則子昂詩學之深可知矣。

仇遠字仁近。一曰仁父。錢塘人。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。自號曰山村民。遠在宋咸淳間。卽以詩名。至元中。嘗爲溧陽教授。旋罷歸。優游湖山以終。著有金淵集。遠在宋末。與白珽齊名。號曰仇白。厥後張翥張羽以詩鳴於元代者。皆出其門。他所與唱和者。周密趙孟頫吾邱衍鮮于樞方回黃潛馬臻。皆一時名士。故其詩格高雅。往往韻頗古人。無宋末粗獷之習。方鳳序述遠之言曰。近體吾主唐。古體吾主選。其宗法之正如此。

白珽字廷玉。錢塘人。入元。薦授江浙儒學副提舉。有湛淵集。戴表元稱其賦銅浮漚一篇。尤清馴可念。詩甚似渡江陳去非。劉辰翁言其不爲雕刻苛碎。有雲山韶濩之音。

馬臻字志道。號虛中。錢塘道士。著有霞外詩集。仇遠序其集。稱其隱約西湖之濱。士大夫慕與之交。不過習清虛。談淡泊。無一言及勢力聲利。集中所作。皆神骨秀騫。風力適上。琅琅有金石之音。無酸寒細碎。蟲吟草間之態。觀其述懷一詩。殆宋末遺老。寄託黃冠。而其豪邁俊逸之氣。無所不可。正不以枯寂恬淡爲高耳。

楊宏道字叔能。淄川人。生金之季。哀宗正大元年。嘗監麟遊酒稅。後又仕宋。以理宗端平元年。爲

襄陽府學教諭。未久。旋入於元。其後遂鮮所表見。著有小亨集。其詩在當日最爲有名。元好問序其集。謂金南渡後。學詩者惟辛敬之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。又有贈宏道詩云。海內楊司戶。聲名三十年。又云。星斗龍門姓氏新。豈知書劍老風塵。其傾倒於宏道甚摯。同時若趙秉文楊雲翼見其詩。並稱歎不已。今觀所作。五言古詩得比興之體。時時近漢魏遺音。律詩風格高華。亦頗有唐調。雖不及好問之雄渾蒼堅。然就一時詩家而論。固不可謂非北方之巨擘也。

劉因仕履見前。林泉隨筆曰。夢吉之詩。古選不減陶柳。其歌行律詩。直溯盛唐。無一字作今人語。今考其論詩。有曰。魏晉而降。詩學日盛。曹劉陶謝其至者也。隋唐而降。詩學日變。變而得正。李杜韓其至者也。周末而降。詩學日弱。弱而復強。歐蘇黃其至者也。云云。所見深悉源流。故其詩風格高邁。而比興深微。闢然升作者之堂。王漁洋作古詩選。於詩家流別。品錄頗嚴。而七言詩中。獨錄其歌行爲一家。可謂豪傑之士矣。

劉將孫字尙友。廬陵人。辰翁之子。嘗爲延平教官。臨汀書院山長。著有養吾齋集。將孫濡染家學。頗習父風。其感遇諸作。皆效陳子昂張九齡。雖音節不同。而寄託深遠。時有名理。近體亦多佳句。

曹伯啓字士開。碭山人。至元中。薦除冀州教授。天歷初。官至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中丞。卒諡文正。著有漢泉漫稿。伯啓生於宋末元初。而家世江北。不染江湖末派。亦不沿豫章餘波。所作乃多近元祐格。春容嫺雅。風飄乎和平之音。雖不能與虞楊范揭角立爭雄。而直抒胸臆。自諸宮徵。要不失爲中原雅調也。

陳孚字剛中。天台臨海人。歷官奉直大夫。台州路總管府治中。至元二十九年。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尙書再使安南。孚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。攝禮部郎中。爲副使。還擢翰林待制。仍兼國史院編修。著有觀光稿。交州稿。玉堂稿。各一卷。觀光交州二稿。皆紀道路所經山川古迹。蓋仿范成大使北諸詩。而大致亦復相埒。玉堂稿多春容諧雅。風飄乎治世之音。其上都紀行之作。與前二稿工力相敵。蓋摹繪風土。最所留意矣。

周權字衡之。號此山。處州人。嘗遊京師。以詩贊翰林學士袁桷。桷深重之。薦爲館職。竟報罷。然詩名日起。唱和日多。趙孟頫贈權詩。有青青雲外山。炯炯松下石。顧此山中人。風神照松色之句。且親寫此山二字。爲額以贈。有集四卷。陳旅序稱其簡淡和平。無鬱憤放傲之色。歐陽玄序稱其無險勁之詞。

而有深長之味。無輕靡之習。而有春容之風。皆知言也。

黃玠字伯成。慈谿人。宋黃震之曾孫。清苦力學。無所不通。周遊西湖。樂吳興山水。因卜居弁山。與趙文敏遊。文敏稱許之。著有卜山集。知非稿。其詩不爲近體。視宋末江湖諸人。惟從事五七言律者。志趣殊高。中多勸戒之詞。其上者得元結遺意。次者亦近乎白居易。雖宏闊深厚。不能及二人。要於俗音嘈囂之中。讀之如聽古鐘磬矣。

何中字太虛。一字養正。臨川人。至大初。搆所著書來京師。公卿列薦之。命未下而歸。至順二年。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。明年二月。以疾卒。著有知非堂稿。太虛藏書萬卷。手自校讎。其學宏深該博。程鉅夫元明善姚燧揭傒斯皆推服之。吳澄序其集曰。太虛少負逸才。弱冠已能詩。而亦用意於文。予於病中授集讀之。喜之不及。其傾倒如此。

貢奎字仲章。宣城人。官集賢直學士。追封廣陵郡侯。諡文靖。李黼爲之狀。馬祖常奉勅撰碑。皆天下重望也。著有雲林集。仲章詩格。在虞楊范揭之間。爲元人巨擘。王漁洋居易錄。論其境地未能深造。殆專以神韻求之歟。

郭豫亨自號梅巖野人。里籍未詳。性愛梅花。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。必隨手鈔錄。而歌詠之。暇日輒集其句。得百篇。目爲字字香。其中工妙之句。如不禁夜雨輕欺著。却怕春風漏洩香。春回積雪層冰裏。人倚閑庭小檻前。嵐氣欲飛山隔岸。生香不斷樹交花。動搖臘信隨征使。裁剪春風入小詩。定知深院黃昏後。多在青松白石間。家爲逆旅相逢處。人倚闌干欲暮時。雪後園林纔半樹。水邊風月笑橫枝。幾處酒旗山影下。一川風物笛聲中。白雪卻嫌春色晚。好風吹送暗香來。已成白髮潘常侍。自棄明時孟浩然。豫亨自謂句煨意煉。璧合珠聯。亦有天然之巧。非誇語也。

袁易字通甫。長洲人。不求仕進。部使者擬薦於朝。謝不應。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。旋亦罷歸。居吳淞具區之間。築堂曰靜春。聚書萬卷。手自校定。易歿之後。其子泰編其集爲四卷。其詩吐言天拔。與陳與義爲近。有元作者。綺縟居多。易詩風骨遒上。固足以高步一時也。

馬祖常仕履見前。其詩才力富健。如都門壯遊諸作。長篇鉅製。迴薄奔騰。具有不受羈勒之氣。至元間。蘇天爵請於朝。刊行其集。而自爲之序。稱其接武隋唐。上追漢魏。後生爭效慕之。與會稽袁桷。蜀郡虞集。東平王構。更迭倡和。如金石相宣。而文益奇。其推之者至矣。

虞集仕履見前。輟耕錄載嘗有問於虞先生曰。楊仲宏詩何如。先生曰。仲宏詩如百戰健兒。范德機詩如何。曰。德機詩如唐臨晉帖。揭曼碩詩如何。曰。曼碩詩如美女簪花。先生詩如何。笑曰。集乃漢廷老吏。公論以爲然。清翁方綱石洲詩話曰。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。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。所以其境高不可及。又曰。伯生七律清深。自王荊公以後。無其匹敵。又曰。伯生七古高妙深渾。所不待言。至其五古。於含蓄中吐藻韻。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。

楊載字仲宏。浦城人。後徙杭州。初以布衣薦。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。調海船萬戶府照磨。會仁宗復行科舉之制。遂中延祐二年進士。授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。終於寧國路總管府推官。有集八卷。元代詩人。世推虞楊范揭。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爲主。而於詩尤有法度。自其詩出。一洗宋季之陋云云。瞿宗吉歸田詩話曰。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。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。江湖千里雁相呼。挾書萬里朝明主。仗劍三年別故鄉。窗間夜雨銷銀燭。城上春雲壓綵旗。空桑說法黃龍聽。貝葉繙經白馬馱。沈雄典實。先叔祖每稱之。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。亦皆爲時所稱。

范梈字亨父。一字德機。清江人。以薦爲左衛教授。遷翰林院編修官。出爲嶺海廉訪使。照磨。歷轉

江西湖東。後選充翰林應奉。又改閩海道知事。移疾歸。天曆二年。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。經歷。以母老未赴。明年母喪。竟以毀卒。有集七卷。揭傒斯序之曰。虞伯生稱德機如唐臨晉帖。終未逼真。予改評之曰。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。晴雷卷雨。縱橫變化。出入無朕。又如空山道者。辟穀學仙。瘦骨峻嶒。神氣自若。又如豪鷹掠野。獨鶴叫羣。四顧無人。一碧萬里云云。其言雖務與虞反。未免形容過當。然德機詩格實高。其機杼亦多自運。未嘗規規刻劃古人。固未可以唐臨晉帖一語。據爲定論矣。

揭傒斯仕履見前。其詩清麗婉轉。別饒風韻。與其文如出二手。然神骨秀削。寄託自深。非嫣紅姹紫。徒矜姿媚者可比。胡應麟詩藪謂元五言律可摘者。如曼碩之大舸中流下。青山兩岸移。鴉啼木郎廟。人祭水神祠等。皆有唐人遺響。

宋无字子虛。家於晉陵。以兵亂遷吳。中丞王西溪舉茂才。以奉親辭。著有翠寒集一卷。趙子昂稱其詩風流蘊藉。皆不經人道語。鄧中父云。其大篇如天孫織綃。雲經霧緯。自出機杼。小律則日光虹彩。渾然金壁。穠麗縝密而不豔。含鬱靜婉而不怨。其深於唐之變也。馮海粟與知最晚。一見其集。亟敍而鍍之。謂如承恩金馬詔。失意玉環詞。落月今誰弔。長庚夜自明。雖使太白復生。亦當爲子虛擊節。子虛

詩雅秀絕倫。宜爲當時名輩所推重也。

丁復字仲容。天台人。延祐初。遊京師。與楊載。范梈。同被薦。而復辭不就。放情詩酒。浪迹江淮間。凡三徙居。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。著有檜亭集。復詩不事雕琢。而意趣超忽。自然俊逸。其才氣橫溢。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。殆不可勝者。幾乎近之。

盧摯字處道。一字莘老。號疎齋。涿郡人。至元五年進士。博洽有文思。累遷少中大夫。河南路總管。大德初。授集賢學士。大中大夫。出持憲湖南。遷江東道廉訪使。復入爲翰林學士。遷承旨卒。所著曰疎齋集。元初中州文獻。東人往往稱李閻徐。推能文辭有風致者。曰姚盧。蓋謂李謙受益。閻復子靖。徐琰子方。姚燧端父。及疎齋也。而推詩專家。必以劉因。靜修及疎齋爲首。疎齋嘗著文章宗旨云。大凡作詩。須用三百篇與離騷。言不關於世教。義不存於比興。詩亦徒作。觀其言可以知其詩矣。

吳萊仕履見前。宋景濂稱其賦詠捷如風雨。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剗紙數十番。戲爲長歌。頃刻而盡。屬對嚴巧。文采綉麗。觀者驚以爲神。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。鐵崖樂府氣淋漓。淵穎歌行格儘奇。耳食紛紛說開寶。幾人眼見宋元詩。而其所選七言古詩。乃錄萊而不錄維楨。蓋維楨爲詞人之詩。

葉則詩人之詩。特氣縱橫。與覃思冶鍊。門戶固殊。士楨論詩絕句。作於任揚州推官時。而古詩選一書。則其後來所定。所見尤深也。

陳泰字志同。別號所安。長沙茶陵人。延祐二年進士。除龍泉縣主簿。栖遲薄宦。惟以吟詠自適。竟終於是官。其曾孫朴編其遺稿爲一卷。翁方綱石洲詩話云。志同歌行。如趙子昂畫馬歌。朔方歌。萬里行諸篇。嶽崎磊落。在元人諸名家中。卓然有風骨。不徒以金粉競麗者。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。獨手鈔所安遺稿一卷。良是具眼。又先生居易錄云。志同歌行。馳聘筆力。有太白之風。在元人中。當居道園之下。諸公之上。而名不甚著。豈以名位卑耶。

吳師道仕履見前。其詩風骨遒上。意境亦深。裊然升作者之堂。胡應麟詩藪云。正傳五言古。清新峭拔。一洗議論纖靡之習。七言古最長。十臺懷古詩。氣骨鏗鏘。時咸膾炙。其他句如大水云。三月雲愁。百里陰。大湖浪激三州白。觀潮云。浙江亭遠亂帆飛。西興渡暝千花溼。秋山圖云。千年絕藝洪谷子。身在太行秋色裏。萬里雲飛木落時。遙寫闌干半空起。長篇如南城紀遊。修河道中等作。老筆縱橫。殊得工部叙事體。五言律如長天孤鳥沒。落日大江深。水夾徐邳去。河兼汴泗來。飛雲浮畫棟。旭日麗高牙。

懸空飛萬瀑。拔地立千峯。落花縈劍佩。高柳映帆檣。皆整麗有格。

宋駿字顯夫。大都人。泰定元年進士。歷官翰林直學士。兼經筵講官。諡文清。著有燕石集。歐陽原功謂其詩務去陳言。雖大隄之謠。出塞之曲。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。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。慷慨赴節之音。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。齊魯老生不能及也。蘇伯修亦謂其詩清新飄逸。間出奇古。若盧仝李賀之流。益喜其詞以模擬之。危太樸曰。公之於詩。精深幽麗。而長於諷諭。用成一家之言。顯夫之詩。於諸公之評盡之矣。

黃鎮成字元鎮。邵武人。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。未上而卒。著有秋聲集。其詩邊幅稍狹。氣味稍薄。蓋限於才弱之故。然近體出以雅潔。古體出以清省。亦復善用其短。故格韻楚楚。頗得錢郎遺意。較元代纖穠之體。固超然塵瑤之外也。

薩都刺字天錫。別號直齋。本答失蠻氏。祖父以勳留鎮雲代。遂爲雁門人。弱冠登泰定丁卯進士第。應奉翰林文字。出爲燕南經歷。擢御史於南臺。以彈劾權貴。左遷鎮江錄事。歷閩海廉訪使知事。進河北廉訪經歷。著有雁門集。干文傳序其詩曰。其豪放若天風海濤。魚龍出沒。險勁如秦華雲開。蒼翠

孤聳其剛健清麗。則如淮陰出師。百戰不折。而洛神淩波。春花霽月之嫵媚也。明張習書其集後曰。元詩之盛。倡自遺山。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。繼而虞湯范揭者出。號爲大家。天錫之詩。清而不佻。麗而不縟。真能於袁趙虞楊之外。別開生面者也。

傅若金字與礪。新喻人。家貧力學。爲同郡范梈所知。得其詩法。以布衣至京師。數日之間。詞章傳誦。名勝之士。莫不倒屣而迎。以爲上客。虞集宋瑩以異材薦之。佐使安南。歸除廣州文學教授卒。有集二十卷。揭傒斯云。余每讀與礪詩。風格不殊。神情俱詣。如復見范德機也。德機七言歌行勝。與礪五言古律勝。餘亦在伯仲之間。

余闕字廷心。一字天心。色目人。世居武威。以父官合肥。遂家焉。元統元年進士。累官淮南行省左丞。分守安慶。陳友諒陷城。自剄死。贈行省平章。諡忠宣。著有青陽集。闕以文學致身。而力障東南。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。故集中所著。皆有關當世安危。其詩以漢魏爲宗。優柔沈涵。於元人中別爲一格。

周伯琦字伯溫。鄱陽人。當順帝時。伯琦以文章知遇。出入禁廷。後出爲浙西肅政廉訪使。招諭張士誠。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。進左丞。至正二十四年。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。後三年。浙西平。引

歸鄱陽。著有近光集三卷。扈從詩一卷。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爲多。可以備掌故。扈從詩中記邊塞。聞見爲詳。可以考風土。而伯琦文章淹雅。亦足以摹寫而敘述之。溯元季之遺聞者。此二集與楊允孚灤京百詠。亦略具其梗概矣。

張翥字仲舉。晉寧人。至元初。用隱逸薦。召爲國子助教。分教上都。尋退居淮東。會修宋遼金三史。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。累遷翰林學士承旨。致仕。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給俸終身。著有蛻庵集。翥詩法受於仇遠。得其音律之奧。其詩清圓穩貼。格調頗高。近體長短句極爲當時所推。然其古體亦伉爽可誦。詞多諷諭。往往得元白張王之遺。王漁洋居易錄曰。蛻庵元末大家。古今詩皆有法度。無論子昂伯庸輩。卽范德機揭曼碩。未知伯仲何如。其論當矣。

李孝光字季和。樂清人。隱居教授。至正七年。詔徵隱士。以祕書監著作郎召。明年。陞文林郎。祕書監丞。著有五峯集。季和爲人。美髯偉幹。茅山張伯雨贈詩。有孰與言詩李髯叟。載聞新作過黃初之句。元詩綺靡者多。孝光獨風骨適上。力欲排突古人。樂府古體。皆刻意奮厲。不作庸音。近體五言。疎秀有唐調。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。而俊偉之氣。自不可遏。

迺賢字易之。本葛邏祿氏。譯言馬也。南陽人。薦授翰林編修官。著有金臺集。迺賢天才宏秀。去元好問爲近。雖晚年內登翰林。外參戎幕。而仕進非所汲汲。惟以遊覽唱酬爲事。故氣格軒翥。無世俗猥瑣之態。其名少亞薩都刺。核其所作。視薩都刺無不及也。

吳景奎字文可。蘭溪人。年三十。海道萬戶劉貞爲浙東憲副掾。嘗辟爲從事。明年貞去。景奎亦歸。久之。用部使者薦。署興化縣儒學錄。以母老辭不就。至正十五年卒於家。著有葯房樵唱。其五言古體。皆原出白居易。七言古體間似李賀。近體亦音節宏敞。豪放自喜。宋濂爲作集序。亦極相推挹。

貢師泰字泰甫。宣城人。以國子生中江浙鄉試。除泰和州判官。薦充應奉翰林文字。累官至戶部尚書。著有玩齋集。師泰本以政事傳。而少承其父奎家學。又從吳澄受業。復與虞集揭傒斯遊。故文章亦具有源本。其在元末。足以凌厲一時。詩格尤爲高雅。虞楊范揭之後。可謂挺然晚秀矣。

成廷珪字原常。一字元章。又字禮執。揚州人。好學不求仕進。惟以吟詠自娛。奉母居市廛。植竹庭院間。頗有山林意趣。晚遭世亂。避地吳中。踪跡多在松江。後竟沒於雲間。著有居竹軒集。廷珪與河東張翥爲忘年交。其詩音律體製。多得法於翥。而聲價亦與之相亞。詩中所載酬答者。如楊維禎危素楊

基李黼余闕張雨倪瓚。皆一代勝流。劉欽爲作集序。稱其五言務自然。不事雕剗。七言律最爲工深。合唐人之體。然其七言古詩。亦頗逾麗也。

郭翼字羲仲。崑山人。嘗獻策張士誠。不用。歸耕婁上。老得訓導官。偃蹇而終。翼學問博洽。旣不得志。惟刻意於詩古文。嘗自號東郭生。又稱野翁。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。翼從楊維禎遊。詩頗近其流派。其間如望夫石精衛詞諸篇。皆用鐵崖樂府體。尤爲酷似。要其筆力挺勁。絕無懦響。在元季詩人中。可謂矯然特出者矣。

張雨字伯雨。一名天雨。別號貞居子。錢塘人。隱於黃冠。至正間卒。著有句曲外史集。伯雨詩文豪邁灑落。體格適上。早年及識趙孟頫。晚年猶及見倪瓚顧阿瑛楊維禎。中間如虞集范梈袁桷黃潛諸人。皆以方外之交。深爲投契。故耳濡目染。具有典型。而談藝諸家。亦置之於文士之列。不復以異教視之矣。

許恕字如心。江陰人。至正中。薦授澄江書院山長。旋棄去。會天下已亂。乃遁迹賣藥於海上。與山僧野人爲侶。善自晦匿。罕相識者。故徵召不及。著有北郭集。恕詩格力頗適。往往意境沈鬱。而音節高

朗。無元季靡靡之音。近體頗似陳與義。遭逢喪亂。故多愁苦之詞。然如偶成詩之一選。豆苗綠。獨行溪水西。繁露墜叢竹。新流漲芳隄。偶與樵者語。忽聞幽鳥啼云云。亦未嘗不脩然清遠也。

張憲字思廉。山陰人。家玉笥山。因以爲號。少負才不羈。晚爲張士誠所招。署太尉府參謀。稍遷樞密院都事。元亡後。變姓名。寄食僧寺。旦暮手一編。人不得窺。死後視之。其平生所作詩也。憲學詩於楊維禎。維禎許其獨能古樂府。今集中樂府琴操。皆頗得維禎之體。其他感時懷古諸作。類皆磊落骯髒。豪氣盈湧。維禎又云。吾鐵門稱能詩者。南北凡百餘人。求其似憲及吳下袁華輩者。不能十人。

丁鶴年字亦曰鶴年。蓋用孟浩然字浩然例也。色目人。本世家子。遭亂不求仕宦。篤志尙操。兼以孝聞。元亡。避地四明。後歸老武昌山中。著有海巢集。鶴年既絕意於功名。惟覃思吟詠。故所得頗深。尤長於五七言近體。往往沈鬱頓挫。逼近古人。無元季纖靡之習。至順帝北狩以後。興亡之感。一託於詩。悱惻纏綿。眷眷然不忘故國。瞿宗吉歸田詩話所稱行蹤不異臯東徙。心事惟隨雁北飛句。及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一篇。可以知其素志矣。

錢惟善字思復。自號心白道人。錢塘人。領至正元年鄉薦。官至儒學副提舉。張士誠據吳。退隱吳

江之筒川。又移居華亭。明洪武初卒。著有江月松風集。陳旅序稱其妥適清蕩。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。品題頗當。

謝應芳字子蘭。武進人。爲人耿介尙節義。至正初。江浙行省舉三衢清獻書院山長。阻兵。居吳之葑門。轉徙吳淞江上。教授之暇。以詩酒自娛。著有龜巢集。應芳紬繹經史。作爲文章。咸有根柢。閩人張志道評其詩雅正純潔。可與傅與礪相伯仲。識者以爲名言。

周震震字亨遠。安成人。早年刻意學問。多從宋諸遺老遊。得其緒論。延祐中。行科舉法。再試不售。遂杜門。專意詩古文。著有石初集。震震生於前至元末。卒於明洪武間。親見元代之興亡。故其詩憂時傷亂。感憤至深。如古金城謠。李潯陽死節歌。杜鵑行。過玉成砦。關城曲。郡城高。人食人。延平龍劍歌。寇至雜詠。軍中苦樂謠。宿州歌。諸篇。並敘述亂離。沈痛酸楚。使異代尙如見其情狀。昔汪元量水雲集。論者以爲宋末之詩史。震震之集。其亦元末之詩史歟。

王逢字原吉。自稱席帽山人。江陰人。當至正間。被薦不就。避地吳淞江。適張氏據吳。東南之士。咸爲之用。逢獨高蹈遠引。及洪武初。徵召甚迫。又以老疾辭。著有梧溪集。逢少學詩於陳漢卿。得虞集之

傳。才氣宏敞。而不失謹嚴。集中載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甚備。每作小序。以標其崖略。足補史傳所未及。蓋其微意所寓也。

戴良字叔能。浦江人。嘗學文於柳貫黃潛吳萊。學詩於余闕。至正辛丑。順帝用薦者言。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。後至吳中。依張士誠。知士誠不足與謀。挈家泛東海。欲問道歸擴廓軍。不得達。僑居昌樂。洪武六年南還。變姓名。隱四明山。明太祖徵入京。欲官之。以老疾固辭。忤旨自裁。著有九靈山房集。良詩風骨高秀。迥出一時。晡懷宗國。慷慨激烈。發爲吟詠。多磊落抑塞之音。故其自贊謂歌黍離麥秀之詩。詠賸水殘山之句。蘇伯衡贊其畫象。亦謂其跋涉道途。如子房之報韓。其彷徨山澤。如正則之自放云。

貢性之字友初。宣城人。尙書師秦之族子。元季以胄子除簿尉。後補閩省理官。洪武初。大臣以性之薦。性之避居山陰。更名悅。躬耕自給。以終其身。著有南湖集。其題畫馬詩云。記得曾陪仙仗立。五雲深處隔花看。題葡萄詩云。憶騎官馬過灤陽。馬乳纍纍壓架香。蓋惓惓不忘故國。又題陶靖節像曰。解印歸來尙黑頭。風塵吹滿故園秋。一生心事無人識。剛道逢迎愧督郵。其不事二姓之意。尤灼然可見。

顧瑛一名阿瑛。又名德輝。字仲瑛。崑山人。少輕財結客。年三十。始折節讀書。與天下勝流相唱和。卜築玉山草堂。池館聲伎。圖畫器玩。甲於江左。風流文采。傾動一時。著有玉山璞稿。嘗自題其畫像曰。儒衣僧帽道人鞵。天下青山骨可埋。若說舊時豪俠興。五陵衣馬洛陽街。紀其實也。楊循吉蘇談曰。阿瑛好事而能文。其所作不逮諸客。而詞語流麗。亦時動人。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。非獨以財故也。

楊維禎字廉夫。號鐵崖。山陰人。泰定四年進士。初署天台尹。改錢清場鹽司令。轉建德總管府推官。擢江西儒學提舉。未及上而兵亂。遂不復仕。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。明初。命修禮樂書。旋以老病辭歸。著有東維子集。鐵崖古樂府。復古詩集。麗則遺音等書。樂府始於漢武。後遂以官署之名爲文章之名。至鮑照而始見奇矯。至李白而極於變化。幽豔奇詭。別出蹊徑。歧於李賀。元之季年。多效溫庭筠體。柔媚旖旎。全類小詞。鐵崖以橫絕一世之才。乘其敝而力矯之。根柢於青蓮昌谷。縱橫排慕。自闢町畦。其高者直突過古人。特其才務馳騁。意務新異。不免滋末流之弊。是在學者善擇之矣。

張昱字光弼。廬陵人。左丞楊旺扎勒鎮江浙。昱參謀軍府。官至左右司員外郎。行樞密院判官。元

末棄官不仕。放浪山水。年八十三乃卒。著有可閒老人集。光弼才氣縱逸。其詩學出於虞集。故具有典型。如五王行春圖。歌風臺諸作。皆蒼莽雄肆。有沈鬱悲涼之概。天寶宮詞。輦下曲。宮中詞諸作。不獨詠古之工。且足備史乘所未載。

陳高字子上。溫州平陽人。至正十四年進士。授慶元路錄事。平陽陷。棄妻子。往來閩浙間。至正十六年。浮海過山東。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於懷慶。密論江南虛實。庫庫特穆爾欲官之。會疾作卒。著有不繫舟漁集。子上文格頗雅潔。詩惟七言古體。不擅場。絕句亦不甚經意。其五言古體。源出陶潛。近體律詩。格從杜甫。面目稍別。而神思不遠。亦元季之錚錚者矣。

(三) 詞家

詞體成於晚唐五代。而盛行於兩宋。極盛難繼。此亦自然之理。然元人去宋未遠。如趙松雪仇山村。張師道姚聖瑞陸牆東劉起潛等。皆目擊天水之亡。親濡染於宋季遺老。又如張伯雨張仲舉薩雁門等。薪火相傳。遠有端緒。故或則致慨於興亡之際。得靈均美人香草之遺。或則寄情於山水之間。繼志和青籟綠蓑之唱。聲辭並茂。足以追蹤南北宋名家者。未嘗無人。而好爲高論者。輒謂元代無詞。致

毛氏汲古閣刻宋詞六十一家之多。而元人乃無一焉。明珠大貝。聽其消沈。放言之害。一至於此。洎乎清末。長沙張氏臨桂。王氏歸安。朱氏始搜墜舉逸。次第刊行。於是元賢之詞。方得大顯於世。功不在顧俠君下。茲以限於篇幅。僅舉其犖犖大者。然已足證元無詞說之悠謬矣。

王惲仕履見前。著秋澗詞四卷。其點絳唇送董秀才西上云。楊柳青青。玉門關外三千里。秦山渭水。未是消魂地。坦臥東床。恐減風雲氣。功名際。願君著意。莫搵春閨淚。後庭花破子。晚眺臨武堂云。綠樹遠連州。青山壓樹頭。落日高城望。烟霏翠滿樓。木蘭舟。彼汾一曲。春風佳可遊。已有黃河遠上之概。而春從天上來。見故宮人感賦云。回頭五雲雙闕。恍天上繁華。玉殿珠櫺。白髮歸來。昆明灰冷。十年一夢無踪。寫杜娘哀怨。和淚點彈。與孤鴻等句。尤有無限興亡之感。樂府紀聞稱其效吳彥高作此詞。不引用故實。而澹宕可喜。不誣也。

劉因仕履見前。其菩薩蠻云。元龍未改當年氣。呼山臥向高樓底。今日到山村。青山故意昏。商歌聊一振。千里浮雲靜。老子氣猶豪。山靈未可驕。西江月山亭留飲云。看竹何須問主。尋村遙認松蘿。小車到處是行窩。門外青山屬我。張叟臘醅藏久。王家紅藥開多。相留一醉意如何。老子掀髯曰可。

念奴嬌憶仲良云。中原形勢東南壯。夢裏譙城秋色。萬水千山收拾就。一片空梁落月。烟雨松楸。風塵淚眼。滴盡青青血。平生不信。人間更有離別。舊約把臂燕南。乘槎天上。曾對河山說。前日後期今日近。悵望轉添愁絕。雙闕紅雲。三江白浪。應負肝腸鐵。舊遊新恨。一生都付長缺。近人况周儀謂其真摯語見性情。和平語見性養。洵精鑑不磨也。

劉秉忠字仲晦。邢州人。少爲僧。隨其師海雲入見。世祖遂留之。從世宗。時人稱爲聰書記。至元初。拜光祿大夫。位太保。參預中書省事。卒贈太師。諡文正。追封常山王。著有藏春散人集。其點絳脣詞云。十載風霜。玉關紫塞都遊徧。驛途方遠。夜雨留孤館。燈火青熒。莫把吳鉤看。歌聲軟。酒斟宜淺。三盞清愁散。又云。古寺蕭條。十年再到經行路。舊題新句。總是關心處。睡起西軒。轉覺添幽趣。斜陽暮。淡烟疎雨。濕徧山前樹。又云。客夢初驚。雪晴風冷千山曉。塞烟沙草。又上郵亭道。石窟蘿龕。爲我君應掃。何時到。放懷吟嘯。相伴山間老。仲晦奇人。不藉文章傳。而詞之工乃如是。

陸文圭仕履見前。其探春慢和心淵已巳元夕韻云。細草黏冰。疎林補雪。衰翁未覺春暖。曝背低簷。燎衣破竈。誰識舞臺歌館。樂事如今嬾。謝隣伴。東招西喚。何消看。試華燈。月光今夕圓滿。念昔繁

華帝里。侍鳳輦。夜遊。棚曉人散。逐鼓方催。韻簫正美。忽被西風吹斷。蕪蕪梅花落。忍聽得一聲羌管。懷古傷情。淚痕溼春衫短。悲愴故國。似讀蘭成哀江南賦矣。

姚雲文字聖瑞。高安人。宋咸淳進士。入元授承直郎。撫建兩路儒學提舉。有江村遺稿。其摸魚兒賦。良岳云。渺人間蓬瀛何許。一朝飛入梁苑。輞川梯洞層崖出。猶帶鬼愁龍怨。窮遊宴。談笑裏。金風吹折桃花扇。翠華天遠。悵莎沼螢粘。錦屏烟合。草露滋蒼蘚。東華夢。好在牙檣瑤輦。畫圖歷歷曾見。落紅萬點孤臣淚。斜日牛羊春晚。摩雙眼。看塵世。驚宮。又報鯨波淺。吟鞭拍斷。便乞與媧皇。化成精衛。填不盡遺憾。蒼涼沈鬱。蘇辛後勁也。

張伯淳字師道。崇德人。宋末舉童子科。至元間。以薦除杭州教授。遷浙東道按察使知事。官至翰林侍講學士。有養蒙先生詞一卷。柳梢青賦。枯梅寄張郎中馬同知云。冷淡根荑。小春時候。兩蕊三花。栽向西湖。移來東閣。一任安排。絕憐瘦影橫斜。但宜在山巔水涯。花裏平安。嶺頭孤秀。榮悴爭些。按宣德七年重刊本養蒙集。有其曾孫銓跋云。伯淳爲安撫使。趙與豈壻。與豈子昂父也。伯淳自跋稱與內弟子昂。趙公同時。集中書梁中砥畫卷云。子昂余所親。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。伯淳撰。子昂書。則

伯淳之在元初。風流儒雅。固與天水王孫相伯仲也。

劉壎字起潛。號水村。南豐人。宋季隱居不仕。入元。以薦官延平教授。著有水雲村吟稿。附詞。其謁金門自序云。臨汝有歌者。稍慧。咸淳中。嘗與吟朋夜醉其樓。對予唱賀新郎詞。至劉郎正自當年少。更那堪天教賦與許多才調之句。笑謂予曰。古曲兒今日恰好使得。予因此意作小調題壁。明日遂行。後二年。再訪之。壁間醉墨尙存。而人已他適矣。然舊詞多有見之者。姑錄於此。詞云。眉月小。紅燭畫樓歌繞。唱到劉郎頻笑道。古詞今恰好。深夜銀屏香裊。明日雕鞍塵杳。一晌春風容易曉。三生思不了。溫柔旖旎。不減飛卿端已也。

仇遠仕履見前。著有無絃琴譜。其慶春宮詞云。江影涵空。山光浮水。畫樓直倚東城。落葉聲稀。歸鴻聲杳。晚風卻遞鐘聲。去天咫尺。祇疑是齊雲摘星闌干凝佇。愁見垂楊烟絮縈縈。官梅冷笑相迎。怕繁枝容易凋零。因念吟仙鶴去。斷橋誰賦。疎清染雲如黛。這雪意看看做成。有誰知得。庾信閒愁。陶令閑情。此詞用周美成清真詞原韻。則必依周舊譜可知。今以周詞相較。換頭第二句少一字。因念吟仙鶴去一句少二字。且當分作四字兩句。然詞意已足。或山村意爲變通歟。

趙孟頫仕履見前。侯文燦名家詞集。收松雪齋詞。較本集多十二闋。其虞美人浙江舟中云。潮生潮落何時了。斷送行人老。消沈萬古意無窮。盡在長空淡淡鳥飛中。海門幾點青山小。望極煙波渺。何當駕我以長風。便欲乘槎浮到日華東。又木蘭花慢和李萸房韻云。愛青山繞縣。更山下。水縈回。有二老風流。故家喬木。舊日亭臺。梅花亂零春雪。喜相逢置酒藉蒼苔。拚卻眼迷朱碧。慙無筆寫瓊瑰。徘徊。俯仰興懷。塵世事。本無涯。偶乘興來遊。臨流一笑。洗盡征埃。歸來算能幾日。又青回柳葉燕重來。但願朱顏長在。任他花落花開。邵復孺云。公以承平王孫。而嬰世變。黍離之悲。有不能忘情者。故長短句深得騷人意度。

盧摯仕履見前。其摸魚兒題雪樓先生歲寒亭詩卷云。爲君歌歲寒亭子。無煩洲畔鸚鵡。江山勝概風霜地。要近魯東家住。丘壑趣。應素愛昂霄老柏孤松樹。登高作賦。想白雪陽春。碧雲日暮。別有倚樓處。金閨彥。尙憶西清接武。年來喬木如許。團茅時復羲皇上。我醉欲眠卿去。歌欲舉。還自悟君家。琢就瓊瑤句。疎齋試與。倩倚竹佳人。湘絃赴節。涼滿北窗雨。

劉將孫仕履見前。著有養吾齋詩餘。其踏莎行閒游云。水際輕烟。沙邊微雨。荷花芳草垂楊渡。多

情移徙忽成愁。依稀恰似西湖路。血染紅箋。淚題錦句。西湖豈憶相思苦。只應幽夢解重來。夢中不識從何去。又阮郎歸舟中作云。斜陽江路柳青青。傳杯那放停。上船不記送人行。南風吹酒醒。江曲。路縈縈。月明潮水生。送將殘夢作浮萍。角聲何處城。殊有南唐風味。

劉敏中章邱人。至元中。爲監察御史。累遷翰林學士承旨。卒諡文簡。著有中庵集。附詩餘。其清平樂自序云。西野內翰奉使。寄示佳篇累幅。三韓山川風土之勝。了然目中。夫能以吟詠之樂。而忘其跋涉之勞。固君子之所尚也。披賞之餘。少答雅贖。且以奉旋旆一笑。詞云。雲窗月戶。水秀山奇處。畫裏二千里。一步哦詩一住。詩中却也思家。寄來滿紙烟霞。辦了皇華事業。做成冷淡生涯。與集中老病自戲南鄉子等調。均借儻可喜。

曹伯啓仕履見前。著有漢泉樂府。其醉江月次王君陽李敏之過龍門韻云。洪崖中斷。似層樓幻出。層檐疊脊。欲問眞源。凌絕頂。安得乘風羽翮。勢利相忘。驅馳不憚。面背皆京國。源泉混混。恍如夾右碣石。遙想巢父襟懷。東溟烟霧裏。片帆如席。逸氣崢嶸。今老矣。惆悵劍門千尺。細草平沙。敵裘羸馬。長路無人識。家山回首。不應猶作行客。

姚燧仕履見前。有牧庵詞二卷。其虞美人牧庵卽事。爲李元素作云。竹風吹落疏疏雨。執扇收殘暑。小軒蔕地細香來。莫是鄰家早有木犀開。玉環穿耳誰家女。自獻歌金縷。新聲和出紫檀槽。袖出烏絲。纔說要揮毫。綠頭鴨贈辛尙書家琵琶妾何氏。錦堂深。獸爐香噴沈烟。紫檀槽金泥花面。美人斜抱當筵。輕羅綬素肌瑩玉。近鸞翅雲鬢梳蟬。玉筍輕拋。魚文細撥。鳳皇飛上四條絃。牙板煩襟消盡。秋氣滿庭軒。今宵月。依稀向人欲鬪嬋娟。變新聲能翻舊曲。眼前風物淒然。路漫漫漢妃出塞。夜悄悄商婦移船。馬上愁思。江邊怨感。分明多向曲中傳。因無力。勸人金盞。須要倒垂蓮。小令如歐晏。慢詞近姜張。文人之詞。乃與專家競勝矣。

吳鎮字仲珪。嘉興人。自號梅花道人。著有梅花庵稿。其漁父云。紅葉村西夕照餘。黃蘆灘畔月痕初。輕撥棹。且歸歟。挂起漁竿不釣魚。又云。點點青山照水光。飛飛寒雁背人忙。衝小浦。轉橫塘。蘆花兩岸一朝霜。又云。醉倚漁舟獨釣鼈。等閒入海卽乘潮。從浪擺。任風飄。縮手懷中放却橈。此詞家逸品也。

趙文字儀可。號青山。廬陵人。東湖書院山長。著青山詩餘一卷。其阮郎歸梨花云。冰肌玉骨淡裳衣。素雲生翠枝。一生不曉謫仙詩。雪香應自知。微雨後。禁烟時。洗妝君莫遲。東風不解惜妍姿。吹成

蝴蝶飛。鳳林書院草堂詩餘錄其瑞鶴仙劉氏園西湖柳云。綠楊深似雨。西湖上舊日情絲恨縷。風流似張緒。羨春風依舊年年眉嫵。宮腰楚楚。倚畫闌曾鬪妙舞。想而今似我零落。天涯却悔相妒。病絕長秋去後。楊白花飛。舊腔誰譜。年光暗度。淒涼事。不堪訴。記菩提寺路。段家橋水。何時重到夢處。況柔條老去。爭奈繫春不住。低徊宛轉。置之宋遺民汐社詞中。幾難辨別。儀可亦有有心人哉。

虞集仕履見前。著有道園樂府一卷。其賀新郎自序云。五月中。以小疾家居。陳衆仲助教言乳燕飛華屋調。最宜時連度數曲。病其辭妙則聲劣。律穩者語逼。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。賦此詞云。丹荔明如火。想江城薰風乍透。繡簾青鎖。寶篆香銷初睡起。葉底流鶯又過。算幾度思歸未果。欲剪冰綃憑誰寄。恐腰圍漸減愁無那。臨岸曲。命輕舸。涼宵冉冉銀蟾墮。望清輝千里照人。霧低雲蟬。準擬雕梁棲飛燕。早晚薪巢定妥。歎會少離多似我。留滯文園頭先白。念琴心久爲芳塵鎖。將舊恨。賦江左。觀其自序。知其所致力矣。

王旭字景初。東平人。家貧力學。教授四方。嘗爲碭山令所賓禮。與同郡王構。及永平王磐俱以文章名世。天下號爲三王。著有蘭軒集。惟四庫有輯本。近歸安朱氏刻其詞一卷。其大江東去離豫章舟

泊吳城山下云。南游三載。只江山不負中原詩客。萬里行裝無別物。滿意風雲泉石。牛斗星邊。靈槎縹緲。鬢影銀河溼。哀歌誰和。劍光搖動空碧。回首帝子長洲。洪崖仙去。風雨魚龍泣。海外三山何處是。黃鶴歸飛無力。天半佳人。袖中瑤草。日暮空相憶。乾坤遺恨。月明吹入長笛。吐氣如虹。想見其胸襟不凡。

薩都刺仕履見前。著有雁門詞一卷。其滿江紅金陵懷古云。六代豪華。春去也更無消息。空悵望山川形勝。已非疇昔。王謝堂前雙燕子。烏衣巷口曾相識。聽夜深寂寞打孤城。春潮急。思往事。愁如織。懷故國。空陳迹。但荒烟衰草。亂鴉斜日。玉樹歌殘秋露冷。胭脂井壞寒蟬泣。到如今只有蔣山青。秦淮碧。小闌干云。去年人在鳳皇池。銀燭夜彈絲。沈水香消。梨雲夢暖。深院繡簾垂。今年冷落江南夜。心事有誰知。楊柳風柔。海棠月澹。獨自倚闌時。俊逸雅令。足以嗣響清真。

張翥仕履見前。著有蛻巖詞二卷。翥幼從父官於杭。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於仇山村之門。故其詞筆俊雅不凡。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諸公之後。其沁園春廣陵九日與劉士幹成元璋泛舟邗溝云。何許登臨。路繞蕪城。岡連楚阜。愛流雲低響。歌催瓊樹。微波照影。人豔仙桃。松院移樽。柳橋攜袖。隨

處蘭舟且暫消。秋無際。望空江雁遠。落木天高。不妨左手持螯。更右把金尊。送濁醪。歎雞臺草暗。淒然興廢。龍山烟冷。老矣英豪。白髮寧饒。黃花任插。要裹西風破帽牢。劉郎醉。把吳箋笑擘。試與題糕。

張雨事跡見前。著有貞居詞。其浪淘沙自序云。周晉仙諱文璞者。有詞云。還了酒家錢。便好安眠。大槐宮裏著貂蟬。行到江南知是夢。雪壓漁船。盤礴古梅邊。也信前緣。鵝黃雪白又醒然。一事最奇君聽取。明日新年。晉仙宋南渡末名士。一號方泉老人。此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。百年後。方外士張雨追和一章。以爲笑樂。惜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。詞云。拋下杖頭錢。取次高眠。玉梅金縷孟家蟬。說著錢塘都似夢。嬾問游船。誰信酒壚邊。別有仙緣。自家天地一陶然。醉寫桃符都不記。明日新年。詞品之高。適如其人。

舒頌字道原。績溪人。年十五六。與同郡程文講明經史之學。後至元中。辟貴池教諭。秩滿。轉台州學正。遭逢世亂。奉親歸遁山中。嘗避寇巖谷被執。頌正色叱賊。賊感而釋之。其詩盤鬱蒼古。不染纖巧。織紉之習。書法尤樸拙。識者以爲得漢隸法。學者稱貞素先生。著有華陽貞素齋集。附詞。其滿江紅自序云。時雪快晴。苗民攻宣。未克往來。郡邑間擾攘尤甚。憲府移司於徽。視而不問。歎時事之靡寧。哀生

靈之塗炭。因賦此曲。詞云。天也多情。巧幻出天河寒水。多態度悠悠颺颺。輕黏窗紙。萬里豈無祥瑞應。四方已在飢寒裏。把溪山好處縱模糊。須臾耳。江海闊。風塵起。狐兔狡。鷹鷂恥。假蠻夷威柄。侵漁而已。諸老忠良皆柱石。九重仁聖真天子。待明朝晴霽看青山。清如洗。其望治之思。溢於言表。

朱晞顏字景淵。長興人。著有瓢泉吟稿。詞附。其滿庭芳和趙仲敬詠雪云。剪水飛花。裁冰作絮。龍宮不管嚴寒。斜侵風帽。吟鬢忽衰殘。誰念梁園倦客。黃金盡作賦才慳。飄流久。寒欺敵褐。猶是馬蹄間。兒時曾從獵。呼鷹野外。落雁雲端。猛呼酒霜。轉溼徧紅鴛。倚馬酣歌。秦妓紫貂。暖不上裘船。今遲暮。翩翩孤劍。寂寞渡桑乾。具有白石玉田風骨。

張埜字古夫。邯鄲人。著有古山樂府二卷。臨川李長翁序之云。僕遊京師。古山張公一見。招置館下。燈窗雪案。披誦公所著樂章。湛然如秋空之不雲。燁然如春華之照谷。淒然如猿啼玉澗。昂然如鶴唳清霄。砉然如庖丁鼓刀。翩然如公孫舞劍。千變萬態。意高語妙。真可與蘇辛二公齊驅並駕。其八聲甘州戊申再到西湖云。憶湖光醉別。幾春秋。飄泊京師。恨無窮烟水。無情歲月。無限相思。萬里風沙夢覺。山色碧參差。忙對玻璃鏡。照我塵姿。欲寫從前離闕。便安排畫舸。準備新詩。見六橋遺構。烟雨強

撐支。怨東風紅消翠減。比向來渾是老西施。如何得劉郎雙鬢。長似當時。

倪瓚字元鎮。無錫人。嘗自謂癡瓚。亦曰倪迂。工詩善書畫。所居曰清閬閣。有潔癖。盥濯不離手。家本素封。至正初。忽散其財給親友故人。咸怪之。未幾兵起。富室悉被禍。瓚扁舟篋笠。往來江湖上。獨免於難。著有清閬閣集。其江城子感舊云。窗前翠影溼芭蕉。雨瀟瀟。思無聊。夢入故園山水碧迢迢。依舊當年行樂地。香徑杳。綠苔饒。沈香火底坐吹簫。憶妖嬈。想風標。同步芙蓉花畔。赤欄橋。漁唱一聲驚夢覺。無覓處。不堪招。殊灑脫可喜。

謝應芳仕履見前。其水調歌頭自序云。余卜居千墩。嘗作水調歌頭。今也人事乖違。欲還故土。故復和前韻。以述其情。並以留別吳下諸友。詞云。齒牙豁來久。老氣尙橫秋。買得歸耕黃犢。兒輩幸無愁。相近六龍城下。只在三家村裏。結屋小如舟。倚樹覽山色。且免賦登樓。看官爵。都不似。醉鄉侯。里翁閒話。便同學士坐瀛洲。寄語東吳朋友。乘興能來隔浦。艤棹聽漁謳。無酒不須慮。解我破貂裘。又菩薩蠻七夕作云。鋒稜磨盡方藏拙。老懷羞對天孫說。風葉動清商。依稀似九章。飄蕭雙鬢雪。臥看彎彎月。月缺有時圓。人無再少年。其恬淡自適之趣。可與梅花道人清閬閣主韻頌矣。

邵亨貞字復孺。號清溪。華亭人。有蛾術詞選四卷。有隆慶壬申。四明沈良臣後序。稱復孺元末人。博通敏贍。雖陰陽醫卜佛老書。靡不精覈。訓導松江府學。以子註誤戍潁上。久乃赦還。卒年九十三。自著者名塾處集。其摸魚子吳門客中九日次魏彥文韻云。雁來時晚寒初勁。青燈搖動窗戶。商聲暗起。鄰牆樹。觸景亂愁還聚。秋又暮。奈四野淒涼。無處無笳鼓。狂吟醉舞。記滿帽簪花。分籌藉草。騎馬忘歸路。懷人遠。有恨憑誰寄語。虛名長是相誤。天涯節序。渾非舊。留得滿城風雨。心萬縷。漫自喜孤高。不惹沾泥絮。羈懷倦訴。好分付兒曹。耘粗三徑。早晚賦歸去。集中慢詞大率類此。均饒有二窗筆致。誰謂詞衰於元耶。

(四) 曲家

元之文學。見重於世者。曲也。曲之爲藝。雖曰小道。其難實倍於詩詞。何以言之。詩之近體。求其格律聲調。古體求其氣韻風骨而已。欲與漢魏唐宋作家。馳騁文壇。固非易事。若論初步。則平仄妥適。格調工穩。已斐然可觀。至詞雖有短調中調長調之別。苟能清詞麗句。悉中律調。則步武花間。繼蹤兩宋。非難事也。曲則不然。由小令而散套而雜劇而傳奇。遞推遞進。歷一境自有一境之程。作曲者於平仄

四聲而外。又須顧及字之清濁高下。宜陰者不可填以陽聲。宜陽者不可填以陰聲。此種束縛。一似重繭。加以曲牌名目。千百類聚。宮調配屬。南北異宜。一有乖違。千夫指摘。苟非洞明竅要。不足以言曲也。顧作曲如是之難。幾令人望塵卻步。然明於箇中三昧。亦有樂事可尋。譬如帝王神仙。非凡人所能爲也。而作曲者。不妨以一身兼之。時而帝王。則萬國衣冠。綸綍立施。時而神仙。則九天珠玉。咳吐生風。推而至於萬彙品類。莫不出之以維妙維肖之言論。所謂以生花燦舌之筆。寄其怡情悅性之趣者是也。且其定律。亦有較他種文字爲寬者。例如作賦。通篇不得有重韻。曲則不拘也。往往前曲所押之韻。於後曲中重押。不足爲病。又詩文作法。須一意到底。曲則以齣之關目爲變化。故曲文前後不連屬。不相害也。是曲律雖嚴。未嘗不有通融之處。凡此準則。皆是元人倡之。元人之曲。上自士大夫。下至倡夫。無不爲也。爲之未嘗不工。風飄雲舉。遂擅一代之長。後之談文學史者。乃與楚騷漢賦唐詩宋詞。連類而並稱。有以哉。

元之曲。皆有所本。宋之詞及大曲。爲其胚胎。金之院本搦彈詞。爲其雛形。試分別言之。小令則作曲一支。與詞無甚區別。僅詞句間加以襯字而已。聯散曲而成一套。謂之散套。散套所用曲牌。在一宮

調中。審其緩急。定其先後。或用尾聲。或不用尾聲。其連絡次序。與宋之大曲相彷彿焉。雜劇則一本四折爲通例。五折爲變例。在一折中。必一調一韻。與散套無異。扮演劇文。與院本無異。有白有唱。與撾彈詞無異。所異者。其體爲代人立言也。至於聯數十套之曲。匯成一本。是曰傳奇。傳奇之作。南曲爲多。體製自由。(一)齣目之多少不拘。(二)每齣無一定之宮調。視排場爲轉移。(三)破一人獨唱之例。(四)楔子易以家門。(五)篇末必有下場詩。此體盛行。已在元末。要而言之。小令散套。則爲自抒胸襟之作。雜劇傳奇。則全是代人立言之作。此其大別也。其間作者。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。元初名臣中。有作小令套數者。唯雜劇之作者。大抵布衣。否則爲省掾令史之屬。蒙古色目人中。亦有作小令套數者。而作雜劇者。則唯漢人。蓋自金末重吏。自掾史出身者。其任用反優於科目。至蒙古滅金。而科目之廢。垂八十年。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。故文章之士。非刀筆吏無以進身。則雜劇家之多爲掾史。固自不足怪也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。及臧懋循元曲選序。均謂蒙古時代。曾以詞曲取士。其說固誕妄不足道。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。卻爲雜劇發達之因。蓋自唐宋以來。士之競於科目者。已非一朝一夕之事。一旦廢之。彼其才力無所用。而一於詞曲發之。且金時科目之學。最爲淺陋。此種人士。一旦失

其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。而高文典冊。又非其所素習也。適雜劇之新體出。遂多從事於此。而又有二天才出於其間。充其才力。而元劇之作。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。据是言之。則元劇之發達。轉因科舉之廢。遂使蒙古異族。入主中夏。亦得文學之光榮。此事之不可逆料者也。余嘗讀元鍾嗣成錄鬼簿。知其盛衰。可分三時期也。(一)蒙古時代。自太宗取中原。至世祖至元一統之初。此四十餘年。作者最盛。著作之存留亦多。卽鍾書所謂前輩已死名公才人。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。(二)一統時代。自世祖至元十六年。至順帝後至元時。此五十餘年。除二三名家外。不多觀焉。卽鍾書所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。余相知者。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。(三)爲順帝至正二十七年間。作者更罕。作品亦如強弩之末。卑卑不足道矣。卽鍾書所謂方今才人相知者。及聞名而不相知者也。綜是三時。較而錄之。亦一代文學得失之林也。爰本錄鬼簿。參以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。將其作家。擇要而陳。至於作品。則小令套數。間登一二。雜劇則限於篇幅。取其一二支。聊作管中之窺豹云爾。

劉秉忠。仕履見前。秉忠自遇世祖。功名事業。載在史冊。茲可無論矣。其詞曲亦婉麗可誦。其乾荷葉曲云。「乾荷葉。色蒼蒼。老柄風搖蕩。減了清香。越添黃。都因昨夜一場霜。寂寞秋江上。」此爲秉忠

自度曲詠乾荷葉。卽用乾荷葉爲牌名。猶是唐辭之意。又有一首弔南宋云。「南高峯。北高峯。慘淡煙霞洞。宋高宗。一場空。吳山依舊酒旗風。兩度江南夢。」此爲借腔別詠。其曲悽惻感慨。千古寡和。又三篋子曲云。「念行藏有命。煙水無涯。嗟去雁。羨歸鴉。半生身累影。一事鬢成華。東山客。西蜀道。且回家。」（么篇云）壺中日月。洞裏煙霞。春不老。景長佳。功名眉上鎖。富貴眼前花。三杯酒。一覺睡。一甌茶。」亦如置身羲皇以上。而無與塵世之紛華也。

商挺。字孟卿。別字左山。曹州濟陰人。其先本姓殷氏。避宋諱改焉。挺年二十四。汴京破。北走。依冠氏趙天錫。與元好問楊奐游。元初爲行臺幕官。爲京兆宣撫司郎中。中統元年。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。遂僉行省事。明年。進參知政事。坐言事罷。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。累遷副使。十年。出爲安西王相。十五年。王薨。十七年。王府相罷。坐事得免。二十年。復爲樞密副使。尋以疾辭。二十五年薨。年八十。贈太師。開府。儀同三司。上柱國。魯國公。諡文定。元初西北鉅公。如楊西菴之蘊藉。姚雪齋之才鑒。王鹿菴之品潔。一世。商左山之凝重朝右。皆爲詞林所宗。惜全集散亡。未窺全豹。而左山作。流傳更少。今錄其數曲。俾讀者知元朝文章氣運之盛。皆開國諸公有以啓之也。散曲有步步嬌十九首最著。今錄其四。「綠柳

青青和風蕩。桃李爭先放。紫燕忙。隊隊銜泥戲雕梁。柳絲黃。堪畫在幃屏上。」又云。「悶向危樓凝眸望。翠蓋紅蓮放。夏日長。萱草榴花競芬芳。碧紗窗。堪畫在幃屏上。」又云。「敗柳殘荷金風蕩。寒燕聲嘹唳。閑盼望。紅葉皆因昨夜霜。菊今黃。堪畫在幃屏上。」又云。「暖閣偏宜低低唱。共飲羊羔釀。宜醉賞。金池蠟梅香。雪飛揚。堪畫在幃屏上。」

王元鼎字里無考。以曲得重名。有折桂令一支。詠桃花馬云。「問劉郎驥控亭槐。覺紅雨蕭蕭。亂落蒼苔。溪上籠歸。橋邊洗罷。洞口牽來。搖玉轡春風滿街。摘金鞍流水天台。錦繡毛胎。嘶過玄都。千樹齊開。」時歌兒郭氏順時秀者。爲劉時中所賞。與元鼎交密。偶有疾。思馬版腸充饌。元鼎卽殺所騎五花馬。取腸以供。都下傳爲佳話。(後繡襦記借用此事)其時中書參政爲阿魯溫。尤屬意於郭。至則戲謂之曰。我比王元鼎何如。對曰。參政宰相也。元鼎才人也。變理陰陽。致君澤民。則學士不及參政。嘲風詠月。惜玉憐香。則參政不如學士。阿魯溫大笑而罷。事見堯山堂外記。

楊果。字正卿。祁州蒲陰人。金正大初。登進士第。元初。起爲幕官。官至參知政事。諡文獻。有西菴集。太和正音譜。評其詞如花柳芳妍。茲錄其小桃紅詠採蓮女三支。其一云。「採蓮湖上採蓮嬌。新月淩

波小。記得相逢對花酌。那妖嬈。殢人一笑千金少。羞花閉月。沉魚落雁。不恁也魂消。其二。採蓮人唱採蓮詞。洛浦神仙似。若比蓮花更強似。那些兒。多情怕解風流事。淡粧濃抹。輕鬟微笑。端的勝西施。其三。採蓮湖上採蓮人。悶倚蘭舟問。此去長安路相近。恨劉晨。自從別後無音信。人間好處。詩籌酒令。不管翠眉顰。」

蓋志。字西村。盱眙人。官至學士。正音譜評其詞如清風爽籟。生平以散曲著名。其越調小桃紅。川八景八首。又雜詠八首。仙呂醉中天八首均佳。茲錄醉中天第一支。以見一斑。詞云。「粉面如花朵。雲鬢縮香螺。眉拂春山翠碧波。脣墜櫻桃顆。一捻腰肢嫵娜。宜行宜坐。強如月裏姮娥。」

胡紫山。以字行。又號少凱。籍貫失考。官至宣慰使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秋潭孤月。詞不多見。時有歌兒珠簾秀朱氏。姿容姝麗。雜劇爲當時第一。紫山極鍾愛之。嘗譜沉醉東風一支以贈云。「錦織紅邊翠竹。絨穿海上明珠。月淡時。風清處。都隔斷落紅塵土。一片閒情任卷舒。挂盡朝雲暮雨。」由是其名益彰。

張養浩。字希孟。號雲莊。濟南人。官至陝西行臺中丞。諡文忠。有歸田類稿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玉樹

臨風。茲錄其中呂紅繡鞋警世二首。其一。「纔上馬齊聲兒喝道。只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。直引到深坑裏恰心焦。禍來也何處躲。天怒也怎生饒。把舊來時威風不見了。」其二。「正膠漆當思勇退。到參商纔說歸期。只恐范蠡張良笑人癡。腆著胸登要路。睜著眼履危機。直到那其間誰救你。」其胸懷恬退。有如此者。

盧摯仕履見前。摯不僅以詩文見長。所作詞曲。亦疏朗有致。與劉秉忠齊名。有珠簾秀者。爲當時官伎。摯於送別時。曾作雙調落梅風一支云。「纔歡悅。又間別。痛殺俺好難割捨。畫船兒載將春去也。空留下半江明月。」可謂一往情深矣。然摯不第以情韻見長。亦有感喟蒼涼之作。其折桂令懷古十八支。類皆感慨淋漓。茲錄其鄴下懷古一首。「笑征夫伏櫪悲吟。才鼎足功成。銅爵春深。鼓動歌殘。天愁夢斷。明月西沈。算只有韓家畫錦。對山川輝映來今。喬木空林。幾度西風。感慨登臨。」

姚燧仕履見前。燧以古文詞名世。曲則不經見。顧其所作。亦婉麗可誦。其寄征衣凭欄人曲云。「欲寄君衣君不還。不寄君衣君又寒。寄與不寄間。妾身千里難。」深得詞人三昧。其雙調撥不斷春景。亦佳。詞云。「草萋萋。日遲遲。王孫士女春遊戲。宮殿風微。燕雀飛。池塘沙暖。鴛鴦睡。正值著養花天。」

氣。」

徐琬字子方。號容齋。一號養齋。又自號汶叟。東平人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。卒諡文獻。其怨別一套甚佳。篇長不備錄。茲錄其尾聲。「幾時得柔條兒。再接上連枝樹。暖水兒重溫活比目魚。那的是着人斷腸處。牕兒外夜雨。枕邊廂淚珠。則我這一點芳心做不得主。」

不忽木。一名時用。字用臣。世爲康里部人。康里卽漢高車國也。父燕真。從世祖征伐有功。不忽木姿稟英特。進止詳雅。世祖奇之。命給事東宮。師事贊善王恂。祭酒許衡。至元十四年。授利用少監。十五年。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終世祖世。拜平章政事。成宗卽位。拜昭文館大學士。大德四年卒。武帝時追諡文貞。正音譜評其詞如閒雲出岫。其辭朝散套中鵲踏枝云。「醉江樓。臥山丘。淡笑虛名。小子封侯。仕路上爲官倦手。沉埋了錦帶吳鉤。」其銖視軒冕。塵視金玉。要是不可及。

趙孟頫。仕履見前。孟頫以故國王孫。作新朝顯官。風流文采。輝映一時。世傳其嘗欲置妾。以小詞調管夫人云。「我爲學士。你作夫人。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。蘇學士有朝雲暮雲。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。有何過分。你年紀已過四旬。只管占住玉堂春。」夫人答云。「你儂我儂。忒煞情多。情多處

熱似火。把一塊泥。捻一個你。塑一個我。將咱兩個。一齊打破。用水調和。再捻一個你。再捻一個我。我泥中有你。你泥中有我。與你生同一個衾。死同一個槨。（叶果）「此詞各家筆記。多已載過。所以不忍棄者。以其詞妙也。惟不知曲名耳。」

白无咎。字里未詳。官學士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孤峯。又云。孑然獨立。巋然挺出。若孤峯之插晴昊。使人莫不仰視也。宜乎高薦。无咎以散套名。無劇。其鸚鵡曲尤爲人傳誦。詞云。「儂家鸚鵡洲邊住。是箇不識字漁父。浪花中一葉扁舟。睡煞江南煙雨。（么篇云）覺來時滿眼青山。抖擻綠簑歸去。箬從前錯怨天公。甚也有安排我處。」

馮子振。字海粟。攸州人。自號怪怪道人。仕爲承事郎。集賢待制。與天台陳孚剛中友善。剛中極敬畏之。自以爲不可及。子振所作曲至多。以和白无咎鸚鵡曲爲最著。其自序云。「余壬寅歲留上京。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。相從風雪中。恨此曲無續之者。且爲前後多親炙士大夫。拘於韻度。如第一箇父字。便難下語。又甚也有安排我處。甚字必須去聲字。我字必須上聲字。音律始諧。不然不可歌。此一節又難下語。諸公舉酒索余和之。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。」今摘錄一支。山亭逸興云。「嵯峨

峯頂移家住。是箇不啣樵父。爛柯時樹老無花。葉葉枝枝風雨。（么篇云）故人曾喚我歸來。却道不如休去。指門前萬疊雲山。是不費青蚨買處。一洵戛戛獨造語。

虞集仕履見前。集在翰苑時。宴散散學士家。有歌兒順時秀者。唱折桂令。一句而兩韻。名曰短柱。極不易作。集愛其新奇可喜。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事。卽依調賦之云。「鸞輿三顧茅廬。漢祚難扶。日暮桑榆。深渡南瀟。長驅西蜀。力拒東吳。美乎周瑜妙術。悲夫關羽云殂。天數盈虛。造物乘除。問汝何如。笑賦歸歎。」兩字一韻。平仄通押。較一句兩韻者。其難倍蓰矣。先生道義文章。照耀千古。出其餘緒。尤能工妙若此。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。

鮮于樞。字伯機。漁陽郡人。至元間。爲浙江行省都事。官至太常典簿。有困學齋集。樞以書名擅一代。文章政事。皆爲所掩。卽以政事論。任行省都事時。意氣雄豪。晨出載筆牘。與其長廷爭是非。一語不合。輒欲拂袖而去。亦可見其風骨。至於文章。則虞道園曾題其畫像。謂「斂風沙裘劍之豪。爲湖山圖史之樂。翰墨軼米蔡而有餘。風流擬晉宋而無忤。」可以想其風致矣。所作散曲不多。八聲甘州江天暮雪一套。最著名。太和正音譜載其大安樂一支。今錄之。詞云。「後人笑我愚和戇。瀟湘影裏且徜徉。

不談劉項與孫龐。近小窗。誰羨碧油幢。」子去矜。字必仁。平生以散曲著。堯山堂外紀。錄其寒兒令一支。甚佳。詞云。「漢子陵。晉淵明。二人到今香汗青。釣叟誰稱。農父誰名。去就一般輕。五柳莊。月白風清。七里灘。浪穩潮平。折腰時。心已媿。伸脚處。夢先驚。聽千萬古聖賢評。」餘不多見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奎壁騰輝。嘗與海鹽楊氏昆仲善。(長國材。次少中。爲康惠公之子。)盡以樂府作法授之。故楊氏家樂。有海鹽腔之名。皆去矜教之也。

劉致。字時中。號逋齋。石州寧鄉人。廣東懷集令彥文子。致初任永新州判。歷翰林待制。出爲浙江行省都事。卒。貧無以爲葬。王真人壽衍。躬往弔哭。周其遺孤。舉其柩。葬於德清縣。與己之壽穴相近。春秋祭掃不怠。其曲以水仙子四支。最著盛名。自序曰。「若把西湖比西子。淡粧濃抹總相宜。玉局翁詩也。填詞者竊其意。演作世所傳唱水仙子四首。仍以西施二字爲斷章。崧麓有樵者。聞而是之。卽以春夏秋冬賦四章。命之曰西湖四時漁歌。其約首句韻。以兒字時字爲之。次西施二字爲句絕。然後一洗而空之。邀同賦。謹如約。」今錄其曲云。「湖山堂下鬧竿兒。爛熳韶華三月時。朝來風雨催春事。把鶯花攬斷死。映蘇隄紅綠參差。淺絳雪絨桃萼。嫩黃金搓柳絲。風流呵。鬪草的西施。」又云。「蝦鬚簾捲

水亭兒。玉枕桃笙睡起時。荷香勾引薰風至。掬清漣。雪藕絲。嫩涼生。璧月瓊枝。鸞刀切銀絲。膾蟻香浮碧玉卮。受用呵。避暑的西施。」又云。「西風逗入北窗兒。一扇新涼暑退時。白蘋紅蓼多情思。寫秋光無限詩。占平湖樹抹胭脂。雲擁扇青搖柄。粟飄香金綴枝。快活呵。翫月的西施。」又云。「梅花初試膽瓶兒。正是逋郎得句詩。同雲把斷山中寺。軟香塵不到此。怯清寒。林下風姿。侵素體。添肌粟。妬雲鬢。老冰絲。清絕呵賞雪的西施。」

貫雲石。阿里海涯之孫。父名貫只哥。雲石遂以貫爲氏。號酸齋。年十三。膂力絕人。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。持槊立而待。馬至騰上之。越二而跨三。運槊生風。觀者辟易。或挽彊射生。逐猛獸。上下峻阪如飛。諸將咸服其趨捷。稍長。折節讀書。初襲父官。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。鎮永州。一日。解所綰黃金虎符。讓弟忽都海涯佩之。北從姚燧學。燧見其古文。峭厲有法。及歌行古樂府。慷慨激烈。大奇之。俄選爲英宗潛邸說書秀才。仁宗踐祚。拜翰林侍讀學士。中奉大夫。知制誥。同修國史。乃稱疾辭。還江南。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。年三十九。贈集賢學士。中奉大夫。護軍。追封京兆郡公。諡文靖。酸齋晚年。爲文日遽。詩亦冲淡。草隸等書。變化古人。自成一派。其視死生若晝夜。絕不入念慮。臨終有辭世詩云。洞花幽草

結良緣。被我瞞他四十年。今日不留生死相。海天秋月一般圓。洞花幽草。蓋二妾名也。酸齋休官辭祿後。或隱屠沽。或侶樵牧。常於臨安市中。立碑額。貨賣第一人。間快活丸。人有買者。展兩手大笑示之。領其意者。亦笑而去。一日。錢塘數衣冠士人。游虎跑泉。飲間賦詩。以泉字爲韻。中一人但哦「泉泉泉」。久不能就。忽一叟曳杖而至。應聲曰。泉泉泉。亂迸珍珠個個圓。玉斧斫開頑石髓。金鉤搭出老龍涎。衆驚問曰。公非貫酸齋乎。曰。然。然。遂邀同飲。盡醉而去。其依隱玩世多類此。生平不作雜劇。以套數小令著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馬脫羈。時與徐再思甜齋齊名。後人集之。名曰酸甜樂府云。

薩多刺。仕履見前。薩以詩名。曲亦不愧作家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風環珮。其所作伎女蹴鞠一套。最膾炙人口。中有梁州第七一支尤佳。詞云。一素羅衫垂彩袖。低籠玉筍。錦勒襪襯烏靴。款蹴金蓮。占官場立站。下人爭羨。似月殿裏飛來的素女。甚天風吹落的神仙。拂花露榴裙荏苒。滾香塵繡帶蹁跹。打着對合扇。拐全不斜偏。踢着對鴛鴦扣。且是輕便。對泛處使穿膝。抹膝的攬搭。撿倭處使拂袖。沾衣的撇演。妝翹處使迴身。出鬢的披肩。猛然笑喘。紅塵兩袖纖腰倦。越豐韻。越嬌軟。羅帕香勻粉汗妍。拂落花鈿。讀此詞。可謂形容盡致矣。

楊梓。字失考。海鹽澉浦人。至元末。以從征爪哇功。爲安撫總使。後爲杭州路總管。卒諡康惠。梓性節俠風流。尤善音律。與貫雲石交善。得其樂府之傳。雜劇中豫讓吞炭。霍光思諫。皆其手製。教家僮歌之。州人傳其家法。以能歌聞於浙右。卽俗所謂淡鹽腔也。今錄其豫讓吞炭第四折中呂上小樓。「說着呵心頭怒擁。無處發送。恨塞長空。氣結秋雲。淚灑西風。將俺主公頭作器皿。筵前使用。則你道波俺這爲的痛也不痛。(么)你道順天者昌。逆天者凶。我怎肯二意三心。背義忘恩。有始無終者麼。教鼎鑊烹鐵鉞誅。凌遲苦痛。休想俺這鐵心腸。半星兒改動。」

右名公鉅卿。於文章政事外。寓情樂府。出其緒餘。亦能刻畫宮商。以爲娛樂。蓋由於和順積中。英華自然發於外也。最而錄之。以冠斯篇。

庚天錫。字吉甫。大都人。中書省掾。除員外郎。中山府判。正音譜評其詞。如奇峯散綺。所作雜劇十種。今皆不傳。惟南昌懷古一套。尙存陽春白雪中。錄見一班。(商角調黃鶯兒)懷古懷古。物換千年。星移幾度。想當日帝子元嬰。闔公都督。(踏沙行)彩射龍光。雲埋鐵柱。迷津烟暗。度水平湖。高士祠堂。旌陽殿宇。洪恩路。藉花無數。(蓋天旗)殘碑淋雨。留得王郎佳句。信步攜筇。登臨閒竚。雁驚寒。

衡陽浦。秋水長天。落霞孤鶩。（應天長）東接吳。南甸楚。紺塢荒邨。蒼烟古木。俯挹遙岑。傷未足。夕陽暮。空無語。昔人何處。（尾聲）孤塔插晴空。高閣臨江渚。棟飛南浦雲。簾捲西山雨。觀勝概。壯江山。歎鳴鑾。罷歌舞。

馬致遠。字東籬。江浙行省務官。所作雜劇有十四種。今存者。爲青衫淚。岳陽樓。陳搏高臥。漢宮秋。薦福碑。任風子六種。正音譜評其詞如朝陽鳴鳳。又云。「其詞典雅清麗。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。有振鬣長鳴。萬馬皆瘖之意。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。豈可與凡鳥共語哉。宜列羣英之上。」當時樂府。盛稱關馬鄭白。關爲關漢卿。馬爲馬東籬。鄭爲鄭德輝。白爲白仁甫。四家之詞。直如鈞天韶武之音。後有作者。不易及也。臧晉叔元曲選。所錄四家詞至多。學者可以讀之。漢卿仁甫事蹟已見金代。東籬以秋思一套負盛名。周德清評爲元人之冠。錄之如下。「（雙調夜行船）百歲光陰一夢。重回首。往事堪嗟。昨日春來。今朝花謝。急罰盞。夜闌燈滅。（喬木查）秦宮漢闕。都做了。衰草牛羊野。一恁漁樵無話。縱荒墳橫斷碑。不辨龍蛇。（慶宣和）投至狐蹤與兔穴。多少豪傑。鼎足三分半腰折。知他是魏耶。晉耶。（落梅風）天教富。莫太奢。沒多時。好天良夜。看財奴硬將心似鐵。空辜負錦堂風月。（風入松）

眼前紅日又西斜。疾似下坡車。曉來青鏡添白雪。上牀與鞋履相別。休笑俺巢鳩計拙。葫蘆提一恁妝呆。（撥不斷）利名竭。是非絕。紅塵不向門前惹。綠樹偏宜屋角遮。青山正補牆頭缺。竹籬茅舍。（離亭宴帶歇拍煞）蛩吟一覺纔寤貼。雞鳴萬事無休息。爭名利何年是徹。密匝匝蟻排兵。亂紛紛蜂釀蜜。急攘攘蠅爭血。裴公綠野堂。陶令白蓮社。愛秋來那些。和露摘黃花。帶霜烹紫蟹。煮酒燒紅葉。人生有限杯。幾個登高節。分付俺頑童記者。便北海探吾來。道東籬醉了也。」此外如越調天淨紗一支。直空今古詞云。「枯籐老樹昏鴉。小橋流水人家。古道秋風瘦馬。夕陽西下。斷腸人在天涯。」明人最喜摹倣此曲。而終無如此自然。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。

李直夫。女真人。德興府住。卽蒲察李五。官至湖南廉使。與元明善交好。正音譜評其詞如梅邊月影。作劇十二種。今僅存虎頭牌一種。今錄其第四折第一支（正宮端正好）則爲他誤軍期。遭殘害。依國法斷的明白。尋思來這甚親尊長多妨礙。俺今日謝罪也在宅門外。

李壽卿。名無考。太原人。將仕郎。除縣丞。正音譜評其詞如洞天春曉。又云。「其詞雍容典雅。變化幽玄。造語不凡。非神仙中人。孰能致此。」所作雜劇十種。今存伍員吹簫月明和尚二種。今錄伍員吹

簫第四折第一支。(雙調新水令)「困紅塵十載受驅勞。常記得走樊城那時年少。雖不能千金酬節俠。我也曾四海結英豪。投至得末尾三梢。不覺的頭上老來到。」

宮天挺。字大用。大名開州人。屢學官。除鈞臺書院山長。爲權豪所中。事獲辨明。亦不見用。卒於常州。鍾嗣成云。先君與之莫逆交。故余常得侍坐。見其吟詠。文章筆力。人莫能敵。樂章歌曲。特餘事耳。正音譜評其詞如西風雕鶚。又云。「其詞鋒穎犀利。神彩燁然。若健翻摩空。下視林藪。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。」所作雜劇六種。今存范張雞黍。

李致遠。仕履不詳。有雜劇一種。曰還牢末。散曲除樂府羣玉所載小令外。太平樂府載散套四套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玉匣昆吾。今錄其朝天子秋夜吟一首。「梵宮晚鐘。落日蟬聲送。半規涼月半簾風。騷客情尤重。何處樓臺笛聲悲動。二毛班。秋夜永。楚風幾重。遮不斷的相思夢。」

鄭光祖。字德輝。平陽襄陵人。以儒補杭州路吏。爲人方直。不妄與人交。卒葬西湖。所作聲振閨閣。伶倫輩稱鄭先生。皆知其爲德輝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九天珠玉。又謂其詞出語不凡。若咳唾落乎九天。臨風而生珠玉。誠傑作也。雜劇有十九種。今存傷梅香。周公攝政。王粲登樓。倩女離魂四種。德輝所

作王粲登樓一劇。其中迎仙客一支。極膾炙人口。詞云。「雕簷紅日低。畫棟綵雲飛。十二玉闌天外倚。望中原。思故國。感慨傷悲。一片鄉心碎。」至其所作情詞。亦自令豔可喜。如鬪梅香第一折寄生草。「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。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。」又六么序。「却原來羣花弄影。將我來誑一驚。」此等語何等蘊藉。又大石調初問口一支內云。「又不曾薦枕席。便指望同棺槨。」（叶稿音）只想夜偷期。不記朝問道。」又好觀音一支內云。「上覆你個氣咽聲吞的張京兆。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。」（叶跑音）語不着相。情意獨至。真得詞家三昧者。又第三折用越調小桃紅。卽爲南曲先聲也。詞中有云。「是害得神魂蕩漾。也合將眼皮開放。你好個熱莽也沈東陽。」又調笑令云。「擘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襄王。呀。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。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擋。都噴在那生臉上。嚇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。羞殺也傅粉何郎。請學士休心勞意攘。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。」正是尋常說話。略帶譏訕。中間意趣無窮。此便是作家手筆。又倩女離魂一劇。有聖藥王一支云。「近蓼花。纜釣槎。有枯蒲衰草綠蒹葭。過水涯。傍淺沙。遙望見煙籠寒水月籠沙。我只見茅舍兩三家。」如此等句清麗流便。全是本色。

金仁傑字志甫。杭州人。鍾嗣成云。余自幼時聞公之名。未得與之見也。公小試錢穀。給由浙江。遂一見如平生歡。交往二十年如一日。天曆元年戊辰冬。授建康崇寧務官。明年己巳正月叙別。三月其二子護柩來杭。知公氣中而卒。嗚呼惜哉。作淩波曲以悼之。詞云。「心交元不問親疏。契飲那能較有無。誰知一上金陵路。歎亡之命矣夫。夢西湖何不歸歟。魂來處。反故居。比梅花想更清癯。」仁傑作品。雖不奇麗。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。正音譜評其詞如西山爽氣。作劇七種。今存蕭何追韓信一種。

鮑天佑字吉甫。杭州人。錄鬼簿云。初業儒。長事吏。簿書之役。非其志也。跬步之間。惟務搜奇索古而已。故其編撰。多使人感動咏歎。余與之談論節要。至今得其良法。才高命薄。今猶古也。竟至崑山州吏而止。正音譜評其詞如老蛟泣珠。作劇八種。皆不存。其正宮白鶴子一支。見欽定曲譜。標目爲尸諫。衛靈公第四折之一。亟錄之。以見其鱗爪焉。詞云。「四邊風凜冽。一望雪模糊。行過小溪橋。迷卻前村路。行行裏心恍惚。前進也。意躊躇。我則道斷岸有舟橫。卻元來野水無人渡。」

周文質字仲彬。其先建德人。後居杭州。因家焉。體貌清癯。學問該博。資性工巧。文筆新奇。家世業儒。俯就路吏。善丹青。能歌舞。明曲調。諧音律。性尚豪俠。好事敬客。元統二年卒。有雜劇四種。教女兵。杜

韋娘。蘇武還鄉。唐莊宗均不存。所作散曲。見樂府羣玉。套曲見太平樂府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平原孤筆。今錄其思憶一套。「(雙調新水令)落紅風裏不聞聲。嘆東君漸成薄倖。卻豔冶。又飄零。葉底殘英。剛留住。惜花性。(喬牌兒)對景愁倍增。追思舊行徑。蘇卿偏識臨川令。俏心腸。忒志誠。(風入松)笑將風月好前程。輕付與俊書生。奈春晴庭院關不定。被東風吹滿宸京。隱隱仙姬去也。悠悠環佩無聲。(撥不斷)柳青青。竹亭亭。觀絕樓頭瀟瀟景。想盡花間怯怯情。添沉心上厭厭病。都只爲剖釵分鏡。(一定銀)寂寂黃昏戶半扃。猶立閑庭。誰道下一言爲定。俺執手到數千回。剗地孤零。(離亭歇指煞)相逢常約西廂等。到來不奉東牆命。無言暗省。秦樓何夕彩雲回。瑤琴昨日冰絃斷。碧天今夜孤星耿。露寒衣袂輕。風定簾籠靜。偏覺更長漏永。香消不暖夢蝶魂。月明應攪幽禽宿。燈青偏照離鸞影。誰將才子情。說與佳人聽。今夜裏休來俺夢境。從知道枕兒單。也填不得被兒冷。」其豔麗處。不減西廂。

吳仁卿。字弘道。號克齋。人以克齋先生稱之。蒲陰人。歷任府判致仕。其所作金縷新聲。及雜劇五種。均失傳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碧山明月。其佳可知也。今錄其越調詠元宵四支。「(紫花兒序)香馥

馥綺羅還往。密市市車馬喧闐。光灼灼燈月交輝。滿街上王孫貴子。相攜着越女吳姬。偏宜。鳳燭高張。照珠履果然豪貴。只疑是洞府神仙。閑遊在閨苑瑤池。（小桃紅）歸來梅影小窗移。蘭麝香風細。翠袖瓊簪兩行立。捧金杯。絳綃樓上笙歌沸。冰輪表裏。通宵不寐。是愛月夜眠遲。（金蕉葉）拚沉醉頻傾綠蟻。恣賞翫朱簾掛起。歌舞動歡聲笑喜。一任銅壺漏滴。（尾）須將酩酊酬佳致。樂意開懷耍喜。但願歲歲賞元宵。只這的是人生落得的。其描寫燈節景物。歷歷如繪。可喜也。

張可久。字小山。一作張伯遠。字可久。號小山。慶元人。以路吏轉首領官。生平不作雜劇。以散曲著名。著有北曲聯樂府三卷。外集一卷。補遺一卷。吳鹽一卷。蘇堤漁唱一卷。小山小令二卷。終元一代。作曲之多。無出其右。余最愛其一半兒調。清詞麗句。最擅勝場。茲錄之如下。秋日宮詞云。「花邊嬌月靜妝樓。葉底滄波冷翠溝。池上好風閒御舟。可憐秋。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。」又云。「數層秋樹隔雕簷。萬朵晴雲擁玉蟾。幾縷夜香穿繡簾。等潛潛。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。」又酬耿子春海棠詞云。「海棠香雨污吟袍。薜荔空牆閒酒瓢。楊柳曉風涼野橋。放詩豪。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。」又云。「梅枝橫翠暮寒生。花淡紗窗淺月明。人倚畫樓羌笛聲。惱詩情。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。」皆佳句也。正音譜評其

詞如瑤天笙鶴。又云。「其詞清而且麗。華而不豔。有不喫煙火食氣。真可謂不羈之材。若被太華之仙風。招蓬萊之海月。誠詞林之宗匠也。當以九方臯之眼相之。」其欽佩有如此者。

曹明善。衢州路吏。甘於自適。鍾嗣成稱其樂府華麗自然。不在小山之下。卽賦長門柳二詞者。詞云。「長門柳絲千萬結。風起花如雪。離別復離別。攀折更攀折。苦無多舊時枝葉也。」又云。「長門柳絲千萬縷。總是傷心樹。行人折嫩條。燕子銜輕絮。都不由鳳城春做主。」按以上二詞。見堯山堂外紀七十四卷。謂伯顏擅權之日。剡王徹徹都。高昌王帖木兒不花。皆以無罪見殺。山東憲吏曹明善。時在都下。作岷江錄二曲以風之。大書揭於午門之上。伯顏怒。令左右暗察得實。肖形捕之。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。居數年。伯顏事敗。方再入京云。

高克禮。字敬德。一說字敬臣。號秋泉。河間人。以蔭入仕。曾任縣尹。官至慶元理官。治政以清淨爲務。不爲苛刻。以簡澹自處。所作小曲樂府。極爲工巧。茲錄其黃薔薇過慶元貞一支。「燕燕別無甚孝順。哥哥行在意殷勤。三納子籐箱兒問肯。便待要錦帳羅幃就親。說得我驚急列。驀出臥房門。他措支刺扯住我皂羅裙。我軟兀刺好話兒倒溫存。一來怕夫人情性狠。二來怕誤妾百年身。」中多白話。此

元曲本色也。

張鳴善揚州人。任宣慰司令史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彩鳳刷羽。又云。「藻思富贍。爛若春葩。郁郁焔焔。光彩萬丈。可以爲羽儀詞林者也。誠一代之作手。宜爲前列。」所作雜劇二種。一爲包待制判斷煙花鬼。二爲黨金蓮夜月瑤琴怨。今不傳。小令除見輟耕錄及堯山堂外紀外。正音譜載有二曲。一北正宮脫布彩云。「草堂中夏日偏宜。正流金爍石天氣。素馨花一枝玉質。白蓮藕兩彎瓊臂。」二小梁州云。「門外紅塵袞袞飛。飛不到魚鳥清溪。綠陰高柳聽黃鸝。幽棲意。俗客幾人知。山林本是終焉計。用之行舍之藏兮。悼後世。追前輩。對五月五日。歌楚些弔湘纍。」此協律之曲也。

右爲省掾臺屬。除張可久等一二人外。皆雜劇名家。想其退食自公。屏居斗室。創爲悲歡離合之人事。吐其引商刻羽之雅詞。不亦令人生羨乎。表而出之。用誌一代文學之盛焉。

王鼎。字和卿。大都人也。與關漢卿同時。且相識。和卿數譏諼關。關雖極意還答。終不能勝。一日。王忽無疾而逝。而鼻垂雙涕尺餘。人皆歎駭。關來弔唁。詢其由。或對云。此釋家所謂坐化也。復問鼻懸何物乎。或又對云。此玉筋也。關云。我道你不識。不是玉筋是噪。咸發一大噓。(凡六畜勞傷。則鼻中常流

膿水。謂之嚔病。又愛訐人之短者。亦謂之嚔。或戲關云。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。死後還得一籌。關亦不與辨也。和卿滑稽。桃達。傳播四方。中統初。燕市有一胡蝶。其大異常。或以爲仙蝶。姚王賦小曲一支。和卿遂拈醉中天小令云。「揜破莊周夢。兩翅駕東風。三百處名園。一采一箇空。難道風流種。誑殺尋芳蜜蠶。輕輕的飛動。賣花人搨過橋東。」又妓有於浴房中被打者。訴苦於王。王作撥不斷一支云。「假胡伶。聘聰明。你本待洗腌臢。倒惹得不乾淨。精尻上勻排七道青。扇圈大膏藥。剛糊定。早難道假裝無病。」其所作諸詞。談諧雜出。多半類此。

高文秀。東平人。府學生。蚤卒。正音譜評其詞如金瓶牡丹。所作雜劇三十四種。今存雙獻功。譚范叔。遇上皇三種。所作散曲不多見。僅北宮詞紀卷五。有惜花春起早一套。餘則正音譜載其南呂草池春一支。聯叙古人名入曲。頗新奇。詞云。「自思忖。自議論。從混沌初分。耕田隱姓伊尹。聚螢讀書車胤。會稽擔柴買臣。淮陰乞食韓信。太公垂釣渭濱。伍員吹簫吳郡。孔子絕糧在陳。顏回甘貧守分。王陵沽酒待賓。相如題橋發憤。蕭何司吏出身。樊噲屠戶得運。高祖元是庶民。光武居在村鎮。自古來朝中賢人。關外將軍。登基明君。開國功臣。誰不生在白屋寒門。當日蘇秦。幾曾胎胞裏。便帶黃金印。千丈志。一

跳身。獨步青雲。須爲將相。定立功勳。」

王實甫名無考。大都人。事實不概見。正音譜評其詞如花間美人。又云。「鋪叙委婉。深得騷人之趣。極有佳句。若玉環之出浴華清。綠珠之采蓮洛浦。」所作雜劇十三種。今存二種。一西廂記。二麗春堂。西廂記之豔麗。臻於絕頂。金人瑞列之才子書中。以與左莊騷遷杜律相並。其名貴可知。無待贅述。（金多竄改。余別有論著。）而麗春堂亦甚佳妙。其第一折首數支。極冠冕堂皇。錄之如下。（仙呂點絳脣）破虜平戎。滅遼取宋。中原統建。四十里金墉。率萬國來朝貢。（混江龍）端的是走輪飛鞚。車如流水馬如龍。綺羅香裏。簫鼓聲中。盛世黎民歌歲稔。太平聖主慶年豐。正遇着蕤賓節屆。今日個宴賞羣公。光祿寺醞江釀海。尙食局炮鳳烹龍。教坊司趨踏妓女。仙音院整理絲桐。都一時向御苑來供奉。恰便似衆星拱北。萬水朝東。（油葫蘆）則見貝闕蓬壺一望中。從地湧。看了這五雲樓閣日華東。恰似訪天台。誤入桃源洞。端的便往揚州移得瓊花種。勝太平獨秀岩。冠神龍萬壽峯。則他這雲間一派簫韶動。不弱似天上蕊珠宮。」可見才人之筆。無所不能。同時若鄭廷玉吳昌齡王伯成。所作劇本。均名重一時。

費君祥。大都人。與關漢卿交。有愛女論行於世。作劇已逸。其子唐臣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山峽波濤。又云。「神風聳秀。氣勢縱橫。放則驚濤拍天。斂則山河倒影。自是一般氣象。前列何疑。」所作雜劇三種。斬鄧通。韋賢籙金已逸。惟貶黃州數支。散見正音譜。今日本西京大學。刻入雜劇三十種中。

楊朝英。字澹齋。青城人。曾選陽春白雪。太平樂府二集。爲散曲淵藪。邀貫酸齋作序。貫曰。我酸則子當澹矣。遂自號澹齋云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碧海珊瑚。茲錄其題吳彩鸞寫雲軒一支。（越調小桃紅）當年相遇月明中。一見情緣重。誰想仙凡隔春夢。杳無蹤。凌風跨虎歸仙洞。今人不見。天孫標致。依舊笑春風。」

劉庭信。爲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。俗呼曰黑劉五是也。有水仙子二支。今錄其一。「蝦鬚簾控紫銅鈎。鳳髓茶閒碧玉甌。龍涎香冷泥金獸。繞雕欄。倚畫樓。怕春歸。綠慘紅愁。霧濛濛。丁香枝上。雲淡淡。桃花洞口。雨絲絲。梅子牆頭。」細膩流麗。亦不愧小山東籬也。

周德清。字挺齋。高安人。著有中原音韻一書。平聲之分陰陽。自挺齋始之也。所作小令散套。綽有大家風格。嘗過廬山。賦朝天子云。「早霞晚霞。妝點廬山畫。仙翁何處鍊丹砂。一縷白雲下。客去齋餘。」

人來茶罷。嘆浮生指落花。楚家漢家。都做了漁樵話。此詞字字穩洽。移動不得一絲。固是斲輪老手。挺齋家况奇窘。時有斷炊之虞。戲詠開門七件事折桂令云。「倚蓬窗無語嗟呀。七件兒全無。做什麼人家。柴似靈芝。油如甘露。米若丹砂。醬甕兒恰纔夢撒。鹽瓶兒又苦消乏。茶也無加。醋也無加。七件事尙且艱難。怎教我折柳攀花。」其貧可想見也。

侯克中。字正卿。鎮定人。號良齋先生。幼喪明。聆羣兒誦書。不終日。能悉記之。稍長。習詞章。自謂不學可造詣。既而悔之。以爲刊華食實。莫先於理。原易以求。乃爲得之。於是精意讀易。著有大易通義。良齋詩集等書。正卿以散套得盛名。有客中寄情一套尤佳。茲錄其二支。（高過金盞兒）舉金杯。倒金盃。金盃未倒心先醉。酒醒時候更淒淒。情似織。招攬下相思無盡期。告他誰。（牡丹春）忽聽樓頭更漏催。別鳳又孤悽。暫朦朧枕上重歡會。夢驚回。又是一別離。

任昱。字則明。四明人。少年狎游平康。以小樂章流布裙釵間。晚乃銳志讀書。所作散曲。見於樂府羣玉者至多。今錄其上小樓題情云。「團圓未成。嬋娟空病。桂子虛庭。翠羽圍屏。雁足寒檠。巴到明。空自省。青樓薄倖。恨分開鳳釵鸞鏡。」又朝天子信筆云。「九霄早朝。曾赴金門詔。珠玉在揮毫。胸次誰

同調。談笑枚舉。風流溫嶠。恣疎狂直到老。儘教醉了。走馬長安道。

范康。字子安。杭州人。鍾嗣成謂其明性理。善講解。能詞章。通音律。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。乃編杜子美遊曲江。一下筆卽新奇。蓋天資卓異。人不可及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竹裏鳴泉。所作劇二種。杜甫遊春已逸。今存竹葉舟。錄其第二折中之二支。一新水令云。「我曾向五湖四海自遨遊。則我這拂天風兩枝袍袖。喚靈童探瑞草。供仙子上瀛洲。散誕優遊。嘆塵世幾昏晝。」又梅花酒云。「休待兩鬢秋。與天子分憂。嘆歲月如流。早白了人頭。待獻賦長楊臨帝闕。我乘彩鳳上瀛洲。俺三人是故友。一箇吹玉笛對巖幽。一箇倚銀箏步滄洲。一箇彈錦瑟上扁舟。」情節固佳。詞亦不弱。

曾瑞。字瑞卿。大興人。自北來南。喜江浙人才之多。羨錢塘景物之盛。因而家焉。神采卓異。衣冠整肅。優游於市井。灑然神仙中人。志不屈物。故不願仕。自號褐夫。江淮之達者。歲時餽送不絕。遂得以徜徉卒歲。臨終之日。詣門弔者以千數。鍾嗣成謂其擅丹青。能隱語小曲。有詩酒餘音行於世。今錄其散套催拍子一支。詞云。「愛共寢花間錦鳩。恨孤眠水上白鷗。月宵花晝。大筵排回雪。韋娘小酌會竊香。韓壽舉觴紅袖。玉纖橫管。銀甲彈箏。酒令詩籌。曲成詩就。韻協聲律。情動魂消。腹藁冥搜。宿恩當受。水

仙山鬼。月妹花妖。如還得遇。不許干休。會埋伏未嘗洩漏。(么)羣芳會首。繁英故友。夢回時綠肥紅瘦。榮華過可見疏薄。財物廣始知親厚。慕新思舊。簪遺佩解。鏡破釵分。蜂妬蝶羞。惡緣難救。痼疾常發。業貫將盈。努力承頭。冷殮重餽。口搖舌劍。吻拗唇鎗。獨攻決勝。混戰無憂。不到得落人機彀。」

徐再思。字德可。嘉興人。好食甘飴。故號甜齋。與貫酸齋齊名。有酸甜樂府行於世。其子善長。頗能繼其家聲。再思所作小令。余最愛其水仙子三支。(一)夜雨云。「一聲梧葉一聲秋。一點芭蕉一點愁。三更歸夢三更後。落燈花。棋未收。嘆新豐孤館人留。枕上十年事。江南二老憂。都到心頭。」(二)紅指甲云。「落花飛上笋牙尖。宮葉猶將冰筋粘。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。怕傷春不捲簾。捧菱花香印粧奩。雪藕絲霞十縷。鏤棗斑血半點。搯劉郎春在纖纖。」(三)佳人釘履云。「金蓮脫瓣載雲輕。紅葉浮香帶雨行。漬春泥印在蒼苔徑。三寸中數點星。玉玲瓏環佩交鳴。濺越女紅裙濕。沁湘妃羅襪冷。點寒波小小蜻蜓。」可謂語語俊。字字豔矣。正音譜評其詞如桂林秋月云。

沈和。字和甫。杭州人。能詞翰。善談詼。天性風流。兼明音律。所作瀟湘八景。歡喜冤家。皆用南北合套法。極爲工巧。後居江州。江西人稱爲蠻子關漢卿是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翠屏孔雀。作劇六種。今不

傳。

范居中。字子正。冰壺其號也。杭州人。父玉壺。前輩名儒。假卜術爲業。居杭之三元樓前。每歲元夕。必以時事題於燈紙之上。杭人聚觀。遠近皆知父子之名。居中精神秀異。學問該博。嘗出大言矜肆。以爲筆不停思。文不閣筆。諸公知其有才。不敢難也。善操琴。能書法。其妹亦有文名。大德年間。被旨赴都。居中亦北行。以才高不見遇。卒於家。有樂府及南北腔行於世。散曲有秋思一套。其（賽鴻秋）云。「想那人妒青山愁蹙在眉峯上。泣丹楓淚滴在香腮上。拔金釵劃損在雕闌上。託瑤琴哀訴在冰絃上。無事不思量。總爲咱身上。爭知我懶看書羞對酒也。只爲他身上。」一支中連用六上字爲韻。洵奇格也。

施惠。字君美。杭州人。居吳山城隍廟前。以坐賈爲業。巨目美髯。好談笑。鍾嗣成云。嘗與趙君卿陳彥實顏君常至其家。每承接款。多有高論。詩酒之暇。惟以填詞和曲爲事。有古今砌話。亦成一集。其好事也如此。所著有幽閨記一種。今尙傳播於崑劇中。

喬吉。字夢符。太原人。自號惺惺道人。又號笙鶴翁。美容儀。能詞章。以威嚴自飾。人敬畏之。居杭州太乙宮前。有西湖詞梧葉兒百篇。名公爲之序。胥疏江湖。垂四十年。欲刊行所作。竟無成事者。陶宗儀

輟畊錄云。「夢符博學多能。以樂府稱重於世。嘗云作樂府亦有法。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。大概起要美麗。中要浩蕩。終要響亮。尤貴在首尾貫串。意思清新。能若是。斯可以言樂府矣。」所作雜劇。有認玉釵。兩世姻緣。揚州夢。死生交。勘風情。金錢記。荆公遣妾。節婦牌。賢孝婦。九龍廟。黃金臺。十一種。臧晉元曲選。僅刻兩世姻緣。揚州夢。金錢記。三種而已。其小令。至有風情。嘗記其詠竹衫云。「并刀翦龍鬚爲本。玉絲穿龜背成文。襟袖清涼不染塵。汗香晴帶雨。肩瘦冷搜雲。是玲瓏剔透人。」又天淨紗小令云。「鶯鶯燕燕春春。花花柳柳真真。事事風風韻韻。嬌嬌嫩嫩。停停當當人人。」所作皆清俊秀麗。不愧大家。夢符又長於詩餘。其和黃子常賣花聲詞云。「侵曉園丁。道叫嫩紅嬌紫。巧工夫攢枝綴蕊。行歌佇立。灑洗妝新水。捲香風看街簾起。深深巷陌。有個重門開未。忽驚它尋春夢美。穿窗透閣。便憑伊喚取。惜花人在誰根底。」蓋杭城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。故夢符詞云云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鯨鼓浪。又云。「若天吳跨神鯨。噴沫於大洋。波濤洶湧。截斷衆流之勢。」所作雜劇十一種。今存三種耳。

睢景臣。後字景賢。揚州人。大德七年。至杭州。與鍾嗣成訂交。嗣成謂其自幼讀書。以水沃面。雙眸紅赤。不能遠視。心性聰明。酷嗜音律。維揚諸公。俱作高祖還鄉套數。惟景臣哨遍。製作新奇。皆出其下。

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。「人間燕子樓。被冷鴛鴦錦。酒空鸚鵡盞。斂折鳳凰金。」亦爲工巧。人所不及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鳳管秋聲。作劇三種。(一)千里投人。(二)鶯鶯牡丹記。(三)楚大夫屈原投江。其子玄明。擅散曲。有詠鼓一套。見太平樂府。茲錄其耍孩兒煞一支云。「迎宣詔將我身上掩。接高官回把我背上馱。棚角頭輓索是我隨身禍。一聲聲怨氣都言盡。一棒棒冤讎卽漸多。肚皮裏常飢餓。論着您腔新譜舊。顯得我恨滿言多。」

鍾嗣成。字繼先。號醜齋。大梁人。寄居杭州。爲鄧善之曹克明高弟。累試有司不遇。從吏則有司不能辟。亦不屑就。因作錄鬼簿二卷以寄意。上卷記前輩才子有雜劇者。略記姓字爵里及劇目。下卷則記並世才子。各作一小傳。記其劇目。又作凌波曲弔之。蓋亦風雅好事者也。正音譜評其詞如騰空寶氣。所作樂府小曲。大篇長什。傳之於人。每不留藁。故未能就編焉。如馮驩收券。詐遊雲夢。錢神論。斬陳餘。章臺柳。鄭莊公。蟠桃會等。皆不傳。太平樂府中載其自序醜齋一套。極爲談諧可喜。如梁州云。「只爲外貌兒不中擡舉。因此內才兒不得便宜。半生未得文章力。空自胸藏錦繡。口吐珠璣。爭奈灰容土貌。缺齒重頰。更兼着細眼單眉人中短。髭鬚稀稀。那裏取陳平般冠玉精神。何晏般風流面皮。潘安般

俊俏容儀。自知就裏。清晨倦把青鸞對。恨殺爹娘不爭氣。有一日黃榜招收醜陋的。准奪高魁。(餘略)

錢霖。字子雲。松江人。棄俗爲黃冠。更名抱素。號素菴。多游名公卿間。類輯時人之作。曰江湖清思集。其自作樂府。名醉邊餘興。皆失傳。今於樂府羣玉中錄其清江引一支。詞云。「夢回畫長簾半捲。門掩茶蘼院。蛛絲掛柳棉。燕嘴粘花片。啼鶯一聲春去遠。」真一枝寫景好筆也。

秦簡夫。字里無考。錄鬼簿云。見在都下擅名。近歲回杭。是與鍾嗣成同時。正音譜評其詞如峭壁孤松。作劇五種。今存破家子弟。趙禮讓肥二種。

蕭德祥。杭州人。以醫爲業。號復齋。凡古文俱槩括爲南曲。街市盛行。又有南曲戲文。雜劇有四春園。小孫屠。殺狗勸夫。四大王歌舞麗春園。包待制三勘蝴蝶夢。今僅存殺狗勸夫一種。散曲有秋懷一套。今錄其雙調夜行船一支。詞云。「一夜秋聲入井梧。碧紗廚枕剩珊瑚。秦鳳東歸。楚雲西去。舊歡娛等閒辜負。」

朱凱。字士凱。自幼子立不俗。與人寡合。小曲極多。所編昇平樂府。及隱語。包羅天地謎韻。皆鍾嗣成作序。而嗣成錄鬼簿。又士凱爲之序。二人之文字交誼。概可相見。凱所作雜劇二種。今祇存昊天塔

一本。

王暉。字日華。杭州人。體豐肥而善滑稽。能詞章。樂府臨風對月之際。所製工巧。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。人多稱賞。俱存樂府羣玉中。又有雜劇三種。桃花女。臥龍岡。雙賣華。今祇存桃花女一本。琵琶記。爲南曲之祖。明人以爲高拭所作。其實舛錯。蓋元末高明所撰。非高拭也。按高明字則誠。高拭別字則成。成與誠字形既相似。而聲又相同。且同爲永嘉人。所以貽誤至今。又按高明爲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。授處州錄事。辟丞相掾。方谷真叛。省臣於溫人知海濱事。擇以自從。與幕府論事不合。谷真就撫。欲寘幕下。卽日解官。旅寓鄞之櫟社。因作琵琶記。記成時。清夜按拍歌舞。几上蠟炬二枝。光忽交合。因名曰瑞光樓。明太祖聞其名召之。以老疾辭還。卒於家。所著有柔克齋集。見顧俠君元詩選序錄。

右所錄者。爲優游家術樂道守志之士。於讀書之餘。移宮換羽。搜奇索怪。以筆底之煙霞。供閒中之歲月。作此妙品。自成馨逸。彙而錄之。以殿斯篇。

第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

(二一六六七)

國學
小叢書
遼金元文學史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作者

吳

梅

主編兼
發行人

王

雲
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

上

發行所

商

上

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 楊伯屏 印頌文)

原件破損



5
60
60.